READERS

# 读者®

永远的朋友　二十岁的父亲　昌石硕梅　遥远的船

ISSN 1005-1805

9 771005 180158 07>

微《读者》　读者读书会

2019·7 四月上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684期

# 地平线上的风景

秘境香格里拉－白色藏房　摄影：田捷砚

云遮雾障又云开雾散，机翼下面是连绵的山川、晶莹的雪峰、广袤的原野、蜿蜒的河流和粼粼的湖光，还有村庄和城市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万物生灵……无数次，我希望以一种感恩的深情，将镜头对准他们，如精心地拣拾起一幅幅散落人间的天国画卷，热烈地表达着内心的激情和对大地的赞美、生命的讴歌。

——田捷砚

小伙伴们一起来读书啦
个人成长电子书分享群 97172793

（封面图由视觉中国供图）

卷首语

吹笛少年/[法]爱德华·马奈/布面油画/1866年

# 美好动物

◉熊培云

我上大学那年，弟弟只有六岁。第一次放寒假，我带回一个单放机和几盒磁带。有一天早上，弟弟钻进我的被窝。当时我正躺在床上听《梁祝》，于是取下耳机罩住他的耳朵。那是弟弟第一次听世界名曲，他满脸的惊喜之情我至今未忘。虽然弟弟只会说“真好听啊”，但我知道，在那一刻，这幼小的生命被美好的东西打动了。

《梁祝》为什么好听？六岁的弟弟答不上来，现在的我对此也一无所知。这个世界上有些美妙的东西是无法解释的，就像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怀念某个大雪纷飞的清晨或者黄昏。人生如寄，所幸还有音乐。音乐是我在人间感受到的最奇妙的东西。虽然我没有真正地创作过或者拥有过任何一首歌曲，但那些动人的音符一直在精神上滋养和丰富着我。那些源自心灵深处的寂寞、牺牲与欢喜，直接通向的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人的神性。而这种神性，正是基于深藏于人心中的美的激情。

而就在此刻，当我开始写作这篇文字时，耳畔交替响起的是阿炳的《二泉映月》和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几十年前，小泽征尔曾说过，《二泉映月》这支曲子他必须跪着听。而《如歌的行板》也让托尔斯泰潸然泪下。有关这两部作品的经典诠释是，它们都演绎了人类苦难的灵魂。然而，即使是托尔斯泰这样的大人物，也列不出一个公式来向读者解释，他为何会热爱这种悲怆之美。

人终究是一种美好的动物，这是我唯一可以断定的。所以，人总是沉浸于搜集并赞美各种美色、美音、美景、美酒、美好的人格……而如果有志同道合者，他还要追求美丽新世界。

（**洛阳桥**摘自新星出版社《慈悲与玫瑰》一书）

READERS
读者®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马建东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 恢
副社长 副总编辑 侯润章 袁勤怀 任 伟
·编辑部·
执行主编 张 涛 陈天竺
责任编辑 南衡山
编 辑 贾 真 李 霞 李秀娟 马逸尘 李永康
美术编辑 李艳凌
制 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总 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燚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 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颉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瑛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 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 任 王 祎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 酬 叶丽琼 8773351
邮 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周 丹 (010)64701208
副总经理 桂 洋 (010)64701208

# 目 录 2019年第7期

**文苑**

【卷首语】 1 / 美好动物 熊培云

【文 苑】 4 / **永远的朋友** 阿迪提·达斯·鲍米克
38 / 地中海幻想曲 王 蒙
56 / 异乡人 海明威
68 / 遥远的船 西蒙·范·布伊

【诗 笺】 72 / 天数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人物**

【人 物】 14 / **金钟罩** 祖一飞 喻思南
60 / 昌石硕梅 林那北

**社会**

【杂谈随感】 7 / 人生的非线性回报 连 岳
10 / 我们有时间变老 毛 尖
18 / 人世真局促 潘向黎
46 / 为何商业是最大的慈善 薛兆丰
53 / 在此岸，望彼岸 吉普赛

【话 题】 22 / **假自我中心主义症状** 石 勇

**人生**

【人世间】 40 / 别有用心的孝行 傅志远

【人生之旅】 8 / 仙堂戏院 林清玄
28 / 想做就去做 陆庆屹
54 / 父亲的字据 童庆炳

【婚姻家庭】 20 / 三种浪漫体制 万维钢
25 / 单身力迷思 欧阳宇诺

【两代之间】 12 / 二十岁的父亲 蔡 怡
71 / 百分百的孝子 毛 利

【青年一代】 64 / 迈出这一步 张佳玮

**生活**

【心理人生】 31 / 一对旧藤椅 岑 嵘

【经营之道】 34 / 如何探求品牌深度 沃尔夫冈·谢弗

【乐 活】 33 / 一顿八百年前的火锅 梵七七

（总第684期）四月（上）


**生 活**

【品 位】32 / 奢华的“不” 梁朝辉
48 / 美食不张扬 马家辉

**文 明**

【在海外】62 / 英语在法国 孔帆雨农

【知 识】66 / 椅子的年代 威巴·克里根-里德

【历史一页】50 / 美，拯救了巴黎 梁文道

【文化茶座】42 / 莫奈的光影印象 梁进
45 / 历史上的钢琴大师上课如何收费 周旭

**悦 读**

【言 论】17 / 言论

【漫画与幽默】36 / 漫画与幽默

【影 像】26 / 枪炮与玫瑰 乌尔·加伦库

【智 趣】52 / 凡·高都爱的数学题

**点 滴**

【意 林】59 / 针与盐 蔡志忠
59 / 长颈鹿 胡安·何塞·阿雷奥拉
59 / 识几个字 孙香我
59 / 可以居 刘墉

【点 滴】6 / 我没疯 萨尔瓦多·达利
11 / 只好说是缘 倪匡
19 / 一个司机的秘密 芭芭拉·安吉丽思
24 / 天趣 黄永武
30 / 琐事 芥川龙之介
35 / 手表 马未都
47 / 读书让我安静 李零
49 / 不执着 加藤惠美子
55 / 头脑清醒地糊弄 罗振宇
67 / 一条线的故事 贾平凹

**艺 术**

【封 面】倩影（摄影作品）



((( · 联系我们 · )))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1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读者》信箱 730030
**社 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掌阅书城等平台均有售，搜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10659000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读者微信 读者书房 读者iOS

· 读者读书会 ·

**执 行 长** 王 祎 (0931)8722496
**执行总监** 温 彬 (0931)8773703
**服务热线** (0931)8636587

· 印刷发行 ·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请致电：**(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
(0931) 4607222转527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100050，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e-mail：wenzhuxie@126.com。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 永远的朋友

◉〔印度〕阿迪提·达斯·鲍米克　◎王敬涛　译

星期一，镇上的中学像往常一样开课了。罗兹·玛丽老师走进教室。她是一位中年女士，教五到八年级。她的教学方式非常独特，讲课时总是举些生动活泼的例子，同学们非常期待她的课。

“早上好，老师！”孩子们齐声问候。

“大家早上好！”罗兹也跟大家打招呼。

“你们周末过得怎么样啊？”

孩子们对回答这个问题超级热情，每个人都讲述自己和家人过周末的情况：有人骑着车逛大街，有人跟父母种花草。罗兹耐心地听着他们讲述。她在孩子们身上流露出的兴致，让她成了他们最喜爱的老师。

她今天要讲的是古巴比伦诗歌《吉尔伽美什史诗》，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叙事诗。它讲述了吉尔伽美什和恩奇都之间的友谊。

当一名学生朗诵了全诗的四分之一后，她开始讲解诗人想要通过作品对世人表达的主要思想。话还没说完，她就看见墙角有人举起手来。

“好的，瑞维什，我能知道你有什么疑问吗？”罗兹问。

“如果我说错了，还请您原谅，老师。我只是想问一下，您觉得世上真的有真挚的友情吗？”

这个问题让她一怔。这意味着她不得不讲一个故事，一段在她心中埋藏已久的往事。

停顿了片刻，她说：“有的。我见过。”

“请给我们讲讲吧。”同学们请求说。

她朝窗外望了片刻，然后又扭头看着同学们殷切的眼神。接着，罗兹用一种轻柔的声音讲了起来。她说：“孩子们，这是一件真事，是我亲身经历的。”

当年，我在南美洲的玻利维亚教书，教三到五年级。学生们充满活力，就像你们一样。

一天，有一家人搬到了镇上。他们家看起来很富有。他们有个儿子叫约翰，七岁上下。这个孩子很粗鲁，没礼貌。他的父母是因为工作才搬来镇上的，两个人都是镇上一家有名医院的医生。约翰就这样跟了过来，并在我教的那所学校入了学。

他来的第一天就打破了教室窗户的玻璃。他还跟其他孩子打架，撕破别人的衬衣，推搡别人，打碎别人的物品。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周。我们当老师的本以为他过几天就会变好，所以每次在他胡闹之后，我们总是告诫他，不要再这样。但是，毫无效果，他的恶行没有一丝改变。

后来我们去家访，但他的



读书交流QQ群：97172793

父母好像忙得很，丝毫不理会我们的要求。

这让我觉得，约翰之所以这样，应该归因于父母关爱的缺失。他就是这样长大的。我想到一个帮助约翰的方法。我让他坐在班里最优秀的男孩身旁——马丁不但学习好，其他方面也都不赖。而且，他还特别有礼貌，特别谦虚。

他们两个坐到一起的第一天，约翰就把马丁餐盒里的午餐吃了个精光。他过去也常常这样做，当别人为此恼怒或者哭泣时，他会格外开心。马丁却微笑着说："我可以吃你的吗？我饿了。"约翰吃了一惊。他就像被这令人愉悦的请求摄去了魂魄一样，打开饭盒，递给了马丁。

第二天，约翰撕破了马丁的一张书页，他相信马丁一定会大喊大叫，跟他干上一仗。但是马丁仅仅去找老师要了胶带，然后把书粘了起来，并没有说一句难听的话。约翰再次目瞪口呆。

约翰对马丁的温和性情失去了耐心，他用各种办法来激怒马丁。他每天破坏马丁的物品，马丁却只是默默地把每件东西恢复原样。

一个月后，约翰停止了胡闹，问马丁："你哪儿来这么大的耐心，你为什么不反击呢？"

马丁笑着对约翰说："我不跟朋友打架。如果我知道自己能把东西修好，有其他办法解决问题，我干吗要伤害别人呢？"

"有些事情你是知道的，约翰。"马丁继续说，"我妈常说，如果你伤害了别人的感情，你就会遭到双倍的报应。"

马丁的话对约翰产生了神奇的效果，他坐下来，静静地注视着马丁。

马丁说："现在该我问你问题了。告诉我，约翰，为什么你总是损坏他人的物品？你把他们变成了自己的敌人，而非朋友。是什么让你这样做的呢？"

这个问题直击约翰的内心。他羞愧至极，眼里第一次涌出了泪水。他用双手捂住脸，然后用一种低沉压抑的嗓音说："爸妈从来不关注我，他们从不跟我打招呼，无论是早上还是晚上。我有个照顾我的保姆，但我想跟爸妈待在一起。有一回，我打碎了家里一个昂贵的雕像，爸爸终于站到我面前。他教训了我，可是我很高兴，因为他至少离我近了一些。又有一天，我弄坏了家里的电视，那天妈妈狠狠地抽了我耳光，可是至少，她接触了我。我想，只要我做了坏事，我就能有时间跟爸妈在一起。这一切就这样开始了。我觉得，如果要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就得破坏东西，那我最好就那样做。马丁，你不理解没人理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泪水沿着他的面颊流了下来。

"约翰，请原谅，我并不想伤害你。"马丁觉得很抱歉，他觉得是自己的问题把约翰弄哭的。"好了，约翰，你能向我保证一件事吗？"马丁关切地问。

"什么事？"约翰捂着脸问。

"如果我一生都和你在一起，不论艰难还是顺利；如果我保证能关注你，不论你是否需要我，你会停止胡闹吗？我可以保证，我会随时支持你。"马丁紧紧握着约翰的手说。

"会，我会停止我所有的恶劣行为。"他不好意思地笑了，擦擦眼泪，拥抱了马丁。

第二天，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约翰走到全班同学面前，为自己的错误行为道歉，并向大家许诺，他将会证明自己是个合格的好朋友。他又向我走过来，感谢我让他坐在马丁的旁边。看见这样一个改过自新、举止良好的约翰，我感到十分欣慰。

几年过去了，他们的友谊越来越牢固。从学习到打篮球，马丁方方面面都在帮助约翰，而约翰也确实需要他的帮助。马丁信守承诺，总是自己先学会，然后再讲给约翰听，让约翰把文化课学好。在马丁的鼓励和引导下，约翰还加入了学校的篮球队。

时光荏苒，我很高兴地看到他们的友谊在不断加深。马丁总是护着约翰，使他免遭一切可能存在的威胁。但不知怎么，在内心深处，我总觉得约翰并不像马丁那样无私。约翰的举止彬彬有礼，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的心底仍然隐藏着羡慕或嫉妒的情绪。

那是在冬天，日期是1994年6月9日（南半球此时正值冬天——译者注）。凌晨时分，我们感到大地在震

# 我没疯

◉〔西班牙〕萨尔瓦多·达利

◎陈荣生　编译

绘画是诚实的艺术，没有欺骗的可能，不是好，就是坏。

不要害怕完美，因为你永远也做不到完美。错误几乎总是一种神圣的自然，不要试图改变它们。相反，应该把它们合理化，彻底地理解它们。

第一个把年轻女子的脸颊比作玫瑰的人是一位诗人，而第一个重复这种比喻的人是一个白痴。

虚假记忆和真实记忆的区别就像宝石一样：看起来最真实、最耀眼的那些总是假的。

6岁时，我想成为一位大厨。7岁时，我想成为拿破仑。从那以后，我的抱负就一直不断地以相同的速度增长。每天早上我醒来后，最大的快乐就是自己，即我仍然是萨尔瓦多·达利。有时候，我觉得，我会因为太过满足而死掉。

我画肖像不是把其画得像被画者，而是该人长得像其肖像。

很多人活不到80岁，是因为他们在40多岁时花去了太多的时间。

我和疯子的唯一区别就是，我没有疯。

（**余长生**摘自《讽刺与幽默》2019年1月11日）

---

动，我们的床在晃。没人在意这些。早上八点，学校正常上课。十点钟，学校的楼房开始剧烈抖动起来。这是一次强震。我们呼叫孩子们撤离。鉴于高年级学生有一定的照顾自己的能力，我们就先把低年级的孩子带出教室。

余震不时袭来。绝大多数学生被带到校外以后，我们当中有几个人又跑回教室，确保没有人被落在教学楼里。当到达三楼时，我看见了约翰，他正趴在地上，靠柱子支撑住自己，伸手在拉谁上来。让我吃惊的是，居然是马丁悬在下面。边墙被强震摧毁，马丁从那里滑了下去。我也伸过手去，想和约翰一起把马丁拉上来。

马丁哭喊着说："不行，你们俩快救自己吧，快跑。"我说："我是你的老师，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死。"

约翰已经呜咽起来，他抽抽搭搭地说："如果我今天松开你的手，我将无法安度余生。是你带给我生而为人的感情，给了我爱与被爱的体验。你在我生命的每一刻都给予我支持，不论那时是悲伤还是欢乐，所以你现在怎么能指望我逃跑，把你扔在这样的绝境里不管不顾。而且你向我保证过，今生今世要和我在一起。我不会让你违背诺言，我的朋友。"

听他们这样说着，我的心都要碎了。我先前对约翰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约翰和我努力把马丁向上拉了一些，马丁抓住一根铁棒来悬吊住自己。他们俩都已经是大孩子了，对约翰和我来说，要把一个像马丁那样的大孩子拉上来是不可能的。我让约翰握紧马丁的手，又让马丁抓牢铁棒，同时呼叫更多人来帮忙。我匆匆跑下楼梯，找来一些老师。我们刚刚赶到三楼的尽头，从那里已经能看到约翰趴在地上。正当我们急速靠近他们的关头，余震再次袭来。我们抓住教室的门窗以保持自身平衡。等我们站稳脚跟，地板上已经看不见约翰了。从边墙上方看过去，我们看见了他们，两个人都坠落在地上。他们的头枕在血泊里，但手还紧紧握在一起。他们信守了诺言，直到最后，他们都没有离开彼此。

校长和老师们匆匆把他们送进医院，医生却说，他们在几十分钟以前就已经停止了呼吸，或许，就是在他们坠落在坚硬地面上的那一刻。

罗兹停止了讲述。她的眼角蓄满了泪水，仿佛重新经历了那场灾难。她没再多说一句话，离开了教室。

（**沾　巾**摘自《译林》2019年第1期，**李晓林**图）



读书交流QQ群：97172793

# 人生的非线性回报

◉连　岳

人生很难的地方，就在于要等。你的能力、你的美德，它们得到的回报，几乎都不在当下，而似乎在很远的未来。这是人生的非线性回报。从短期来看，做人好与坏、努力与懒惰，好像区别不大，但是到了某个瞬间，积累了品德与能力的人，层级突然就会有个大跃升。这就像好股票和好房子，它们不是每天均匀地加点价，而是在很长的时间内乏味地波动，但在一个很短的时间段，突然暴涨。

若天天要回报，忍受不了乏味的等候，自然也享受不了暴涨带来的惊喜。人生亦如此。

但这个道理真的很难变成信条，与人相关的道理，从字面上来看都不复杂，但要变成信条与行动，我们却要有切肤之痛。或许在十年、二十年之后，你见证了一些人实实在在的成功，也旁观了一些人的黄粱梦醒后，才会知道，平时的每一分作为，都有无形的记录，或减分或加分。从这点来看，你有苦可吃，有艰难一点的工作可做，其实是好事，因为你知道自己在做加分的事；而偷奸耍滑，行为越有欺骗性，对自己越不利，因为这些都是减分行为。

这个世界，终究是属于好人、属于美德、属于勤奋的，否则，人类早就灭绝了。不相信这一点的人，不过是在劝说自己作恶，并把作恶的原因归结于他人。

基于这个原则，我非常喜欢合作中的诚实原则。喜欢对方，就直接说出来，真诚地夸奖对方；对自己的要求，也可以坦陈。

奉行这种策略，会不会遇上坐地起价的人？诚实地告诉你：会。有一定比例的人，他们理解不了你的真诚，反而想，咦，来了个傻子，不宰白不宰。但这有什么关系？你我毕竟不是傻子，对大致的市场行情心里有谱，如果价格超过合理的波动区间太多，你会知道的。再说了，任何人、任何商品，并非是不可替代的，碰上不对路的人，不和他打交道就行了。多数人，当自己的努力、自己的产品被人肯定时，他们回报给你的眼光将充满善意，从而使彼此沟通的效率大大提高。若真被人占了点小便宜，吃一次亏，那也没浪费，这都是你识人的成本，将这些人拉入黑名单，你积累的合作者的品质将越来越高，这也是在升级你的系统。

真诚，但不傻，只选择会给你真诚回报的合作者。这既是进化的策略，也是人生的等候工作。你得等候自己的能量增长，所以你将遇到有更大能量的合作者；你得等候自己所处的这个系统升级，所有参与者的能量都在增长。一个希望自己变好的人，一定也会趋向于善良，他会希望自己所处的城市、所处的国家变好，希望整个世界变好；而抱怨者、诅咒者、算计他人者，反映出他正在变得更糟糕。

以不善良的手段暂时获利，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永远失去。善良可能会暂时给你带来一点点小损失，但如果你不是特别傻的话，很快便能止损，进入小获利的阶段。你会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生意，在非线性的人生中，等来自己的人品大爆发。只有相信这一点，你才能做到这一点。

（**彼岸花开**摘自微信公众号“连岳”，**小黑孩**图）

# 仙堂戏院

◉林清玄

仙堂戏院建成有三十多年了，它的传统还没有被忘记。那就是每场电影散戏的前十五分钟，看门的小姐会打开两扇木头大门，让那些原本只能在戏院门口探头探脑的小鬼一拥而入，看一部电影的结局。

有时候回乡，我会情不自禁地散步到仙堂戏院那一带去。戏院附近本来有许多酒家和茶室，由于经济情况改变均已萧条不堪，唯独仙堂戏院的盛况不减当年。所谓盛况，指的不是它的卖座，戏院内的人往往三三两两，根本坐不满两排椅子，而指的是戏院外等着捡戏尾的小学生。他们或坐或站，聆听戏院深处传来的响声，等待那看门的小姐推开咿呀作响的老旧木门，然后就像麻雀飞入稻米成熟的田中，那么急切而聒噪。

接着，展露在他们眼前的是电影的结局，大部分的结局是男女主角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得偿所愿；或者侠客们终于报了滔天的大仇，骑着白马离开田野；或者离乡多年的游子事业有成，终于返回家乡……许多时候结局是千篇一律的，但不管多么类似，对小学生来说，总像是历经寒苦的书生中了状元，象征着人世的完满。

等戏院的灯亮就不好玩了，看门的小姐会进来清理场地，把那些还流连不走的学生扫地出门。因为常常有躲在厕所里的、躲在椅子下的，甚至躲在银幕后面的小孩子，希望看下一场电影的开场和过程。但这种“阴谋”往往不能得逞，不管他们躲在哪里，看门小姐都能找到，并且拎起他们的衣领说：“散戏了，你们还在这里干什么？下一场再来。”

问题是，下一场的结局仍然相同，有时，一个结局要看上三五次。

纵然电视有再大的能耐，电影的魅力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从那些每天放学不直接回家，要看过戏尾才觉得真正放学的孩子脸上，就知道电影不会被取代。

仙堂戏院的历史，几乎是小镇的娱乐发展史。仙堂戏院是在日本刚刚投降的时候，在台湾成立的。那时的电影还没有配音，光凭影像一般人有时还不能了解剧情，因此产生了一种职业，叫“讲电影的”。小镇里找不到适当的人选，后来请到妈祖庙前的讲古先生。

讲古先生心里当然是故事繁多，信手拈来，通常还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电影上演的时候，他就坐在银幕旁边，扯开嗓门，凭他的口才和想象力，为电影强作解人。他是中西文化无所不通，什么电影到他口中就有了无限天地，常使乡人产生“说得比演得好”的感觉，竟浑然忘记自己是在看电影，以为置身于说书馆。

讲古先生也不是万般皆好。据我的父亲说，他往往过于饶舌而破坏气氛，譬如看到一对情侣亲吻时，他会说：“呃，现在这个查某要亲那个查某，查某的眼睛闭了起来，我们知道伊要亲伊了。哦，要吻下去了——哦，快吻到了——哦，吻了，这个吻真长，这外国郎吻起来总是很



读书交流QQ群：97172793

长很长的。吻完了，你看那查某还长长吸一口气，差一点就窒息了……”弄得本来罗曼蒂克的气氛变成哄堂大笑。由于他最爱形容这种场面，总被家乡长辈责骂成“不正经”。

说起来，讲古先生是不幸的。他的黄金时光非常短暂，当有声电影来到小镇，他就失业了。他回到妈祖庙讲古也无人捧场，双重失业，使他离开小镇，不知所终。

有声电影带来了日本片的新浪潮，像《蜘蛛巢城》《宫本武藏》等，都是我深埋在幼年记忆里的故事。那时，我已经是仙堂戏院的常客，天天去捡戏尾。有时为了贪看电影，我还会在戏院前拉拉陌生人的衣角，央求着：“阿伯，拜托带我进场。”

那时，戏院不卖儿童票，小孩只要有大人带着就可以免费入场。碰到凶巴巴的大人难免让我自尊心受损，但我身经百战，锲而不舍，要看的电影往往没有看不成的。

偶尔运气特别坏，碰不到一个和善的大人，就向看门的小姐撒娇，“阿姨”“姊姊”不绝于口，有时也能达到目的。如今，我想起来，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当时脸皮那么厚，如果有人带我看电影，叫我唤他一声“阿公”也是情愿的。

那时的我爱看电影，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时常到仙堂戏院门口去偷撕海报。有时月黑风高，也能偷到几张剧照。后来看特吕弗的自传电影，知道他小时候也有偷海报、偷剧照的癖好，长大后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导演。想想当年和我一起偷海报的好友，如今能偶尔看看电影已经不错，不禁大有沧海桑田之叹。

好景总是不常，有一阵子不知电影为何没落，仙堂戏院开始“绑”给戏班子演歌仔戏和布袋戏。这些戏班一“绑”就是一个月，遇到好戏也有连演三个月的，一直演到大家看腻为止。但我是不挑戏的，不管是歌仔戏、布袋戏，或是新兴的剧，我仍然日日报到，从不缺席。有时到了紧要关头，譬如岳飞要回京，薛平贵要会王宝钏，祝英台要死了，孔明要斩马谡，那些生死关头是不能不看的。我还常常逃课前往，最惨的一次是学校的月考我也没有参加，结果比岳飞挨斩还凄惨，屁股被打得肿到一星期在椅子上都坐不住，但我还是每天站在最后一排，看完了《岳飞传》。

歌仔戏、布袋戏虽好，然而仙堂戏院不再放电影总是美中不足的事，世界因此单调了不少。

我上初中的时候，是仙堂戏院最没落的时期，这时有了彩色电视机，而且颇有家家买电视机的趋势。乡人要看的歌仔戏、布袋戏，电视里都有。要看的电影还不如连续剧吸引人，何况电视节目还是免费的——这一点对勤俭的乡下人最重要。还有一点常被忽略的，就是能常进戏院的人到底是少数，看完好戏，但没有谈话和与之产生共鸣的对象是非常痛苦的。看电视则皆大欢喜，人人皆知，到处能找人聊天，谈谈杨丽花的英气勃勃、史艳文的文质彬彬，是多么快意的事！为此，仙堂戏院失去了它的观众，戏院的售票小姐常闲得拍苍蝇打发时间，老板只好另谋出路。

到我离开小镇的时候，仙堂戏院一直经历着惨淡的时光。幸而几年以后，观众发现，电视中的节目千篇一律，其实也和歌舞团差不多，又纷纷回到仙堂戏院的座位上看“奥斯卡金像奖”或“金马奖”的获奖电影——对仙堂戏院来说，也算是天无绝人之路。到这时，捡戏尾的小学生才有机会重进戏院。

三十几年过去了，仙堂戏院的外貌变了。竹子做的长条凳被沙发椅取代，铁皮屋顶成了用钢筋混凝土筑成的天花板，铁铸的大门代替咿呀作响的木门。它的许多历史痕迹都被抹去了。

当然，最好的两个传统被留了下来：一是容许小孩子去捡戏尾，二是失窃的海报、剧照不予追究。三十年过去了，人情味还留着芬芳。

我至今爱看电影、爱看戏，总希望每部戏都有圆满的结局，可以说是从仙堂戏院开始的。而且我相信这种传统一直保留下来，总有一天，吾乡说不定也会出现一个特吕弗，那时即使丢掉万张海报的代价也都有了回报——这也是我对仙堂戏院一个乐观的期待。

（**大浪淘沙**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林清玄散文精选》一书，**刘志刚**图）

贝克特

# 我们有时间变老

◉毛　尖

“二战”前夕，贝克特路遇一个流浪汉，流浪汉向他要钱，他没给，流浪汉为此打伤了贝克特。后来，贝克特去监狱看这个流浪汉，问他为何动手，流浪汉就回了一句：“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流浪汉启发了贝克特，但显然，“流浪汉”和“不知道”构成了《等待戈多》的关键词。1958年，该剧在美国上演时，导演问贝克特：“这个戈多到底代表什么？”他亦回了一句：“我不知道。”接着解释说，“我要是知道，早在戏里说出来了。”

大学一年级，当我第一次读《等待戈多》的时候，贝克特还活着，但已经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个年头。英文老师看我读贝克特，很是鼓励，说了一句：“戈多是个谜。”冲着老师这句话，我奋力地看了很多相关评论，自认为对此剧的荒诞本质还是有较深的体悟。

可是，2014年11月16日，我坐在安福路的话剧艺术中心，看爱尔兰圣拉扎剧团为上海当代戏剧节带来的《等待戈多》，25年前读此剧时所感受到的全部荒诞，却莫名其妙地变成一种感动。戈戈和狄狄的关系，在当年的所有评论中，都被诠释为“人和人彼此隔绝又冷漠的状态”，但是，舞台上的这两个流浪汉，胖胖的戈戈和瘦瘦的狄狄，虽然依旧茫然、浑浑噩噩地等待着戈多，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不仅不冷漠，还很有爱。

寒风中，戈戈睡着了，狄狄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披在戈戈身上，他自己在瑟瑟秋风中活动手脚取暖。熬不住，他弄醒了戈戈，对他说：“我觉得孤独。”戈戈告诉他：“我做了个梦。”那一刻，他们像站在天堂门口的两个贫穷的孩子，虽然穷得连上吊的绳子都没有，但同时也懵懂得连上吊都不需要理由。幕落前，戈戈解下他的裤带再次设法上吊，但裤子过于肥大，一下子掉到齐膝盖的地方。他圆圆的肚子和大腿暴露在舞台上，戈戈自己丝毫没有惊慌，观众也丝毫没有惊慌，他孩子般纯洁地面对着观众。裤带太脆没法上吊，狄狄让戈戈拉起裤子，幕落。

整出戏中，戈戈显得任性一点，狄狄理性一点，每次戈戈要离开，狄狄就提醒他：“我们在等待戈多呢。”在漫长而无聊的等待过程中，他们遇到了全人类的代表波卓和幸运儿。波卓和幸运儿彼此奴役，波卓霸道地讲哲理，幸运儿机械地讲废话。而在第二幕登场时，波卓瞎了，幸运儿哑了，哲理也好，废话也好，全都黯然退场。戈戈和狄狄又回到无涯且抽象的时空，回到第一幕的开头：乡间一条路，一棵树。在无休止的等待中，他们似乎又一穷二白地进入周而复始的荒诞境地。

且慢，第一幕里的枯树，在第二幕中长出了四五片树叶。而且，当狄狄再次弄醒睡着了的戈戈时，他说：“我梦见我很快乐。”在戈戈和狄狄忘记戈多的时候，两个流浪汉之间，有着动人的感情。因此，一点儿也不奇怪，今天会有读者在戈戈和狄狄的关系中，看到爱情。比如，狄狄对戈戈说：“整整一天，我的精神一直很好。”戈戈于是哀怨

舞台剧《等待戈多》的剧照



读书交流QQ群：97172793

# 只好说是缘

◉倪　匡

人与人之间的情谊，究竟是怎么产生的？这不是科学家研究的课题。科学家是说不出所以然来的，文学家最多也只能描述一些情意很深的人之间的情形，但道理何在，一样说不上来。

说起来，只有一个“缘”字可以解释。但是，缘又是什么呢？一样说不上来。

人们对缘，总是有一定认识的，虽然认识得模模糊糊，但有缘人才能相聚，这一点是大家都知道的。无缘，就算日日相见，也如同陌生人；有缘，一生之中只见过一次，回想起来，也回肠荡气、其味无穷。

情谊，倒不止于异性；同性之间，情谊浓起来，可以不逡多让。现代社会，有人说，人际关系中已没有情谊这回事了。其实一样有，只不过，现代生活使人习惯把自己掩遮起来，自然难以遇到有缘人。缘，是双方同时感到才产生的。两股电线相碰，才会有火花迸射；只有一股，始终只是一股。

不必说什么珍惜情义这类废话，有情谊的人自然都知道；没有情谊的人，对他们说了也等于白说。

（**安格尔**摘自山东画报出版社《情话绵绵》一书，**望穿秋裤**图）

---

道：“你瞧，我不在你身边你反倒更好。有我在你身边，你的心情就差多啦。”狄狄问：“那你干吗还回来？”戈戈说：“我不知道。”戈戈说有人欺负他。狄狄说：“要是我在，绝不会让他们揍你。”

接着，狄狄追问：“他们干吗揍你？”戈戈说：“我不知道。”在整出戏中，出现了无数个“我不知道”，戈戈说的次数尤其多。所以，以往的评论，认为这个老是把“我不知道”挂在嘴边的戈戈是“一个不由自主的人”“一个异化世界里的异化人”。但是，大半个世纪过去，这个“我不知道”已经褪去异化的外衣，成为我们进入世界的第一道口令。我不知道何去何从。我不知道为什么爱她。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爱他。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说出“我不知道”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不需要知道了。这就像岁月流逝，今天我们看《等待戈多》，没有人再追问戈多是谁，当年的荒诞，已经被岁月的魔法变成了抒情。这本身是更大的荒诞，还是一次治愈？我不知道。这个“戈多”隔着时间的荒原，从谜面变成了谜底。

但这还不是我看爱尔兰剧团的演出时最大的感受。整场戏最出彩的人物，其实不是戈戈，不是狄狄，也不是波卓，而是幸运儿。戏中的幸运儿，没有几处地方有台词，但他爆发时刻那冗长而激越的长篇发言赢得了全场观众的敬意。在那一刻，他用废话征服了观众，然后他戛然而止，退回到卑贱者的位置，退回到历史深处。1952 年，当贝克特写下《等待戈多》时，所有人都觉得“幸运儿”这个人物，名字就是他命运的反讽。但是，今天，舞台上的这个“幸运儿”获得了全场观众的最高敬意，散场时，大家都在谈论幸运儿。60 多年过去了，幸运儿获得了自己的幸运。也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历史的转折正在悄然发生。今天，站在诺贝尔奖领奖台上的，不再是描写人类主人公的贝克特，而是莫迪亚诺，专事描写主人公身边的、阴影中的小人物的莫迪亚诺。

时光荏苒，我们把目光投向和雪莱一起溺水而死的年轻船夫，投向和我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狄狄在思考自己和戈戈的生存状态时，说过一句话：“我们有时间变老。空气里充满了我们的喊声。”在原剧中，这句话充满了悲剧意味，但是，今天重新来说这句台词，也可以很抒情。

我们有时间变老，然后像幸运儿一样，获得历史的注视。

（**广陵梦**摘自中信出版集团《一寸灰》一书）

# 二十岁的父亲

◉蔡 怡

“爸爸，您几岁啦？”我问。听到我喊他一声“爸爸”，他面有难色地望了我一眼，好像对我这叫了他五十多年的称呼无法接受。一向温和、有修养的他犹豫了好一会儿，用疏远又客气的语气回答：“二十岁吧！”

他说的时候，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不，我应该说，他脸上露出天真无邪的笑容。那是三岁小娃娃才有的纯净、不带一丝污染的笑。

“您是做爸爸的哟，怎么才二十岁？”我一面提醒他，一面拿镜子给他，要他看清楚镜中的老人。

“瞧，您一头闪着银光的白发，不会是二十岁吧？”我给他第二个提示，再次试探他的记忆。

趁着父亲专心地望着镜子，我在一旁细细地打量他。他穿一件浅绿色短袖衬衫，洗得泛白了。本来我想帮他换上丈夫出差回来为他买的新衣，他却一直拒绝，直说没钱也不能穿别人的衣服。他穿一条黑色的、系着松紧带的长裤，以前这是条剪裁合宜的西裤，是他和母亲结婚五十周年纪念日那天穿的。

当时，他和母亲快八十岁了，我为他们宴请宾客。低调的父母不肯铺张，只请了几位至亲。说真的，健在的亲友也没剩下几个。当天，我用心地打扮他们俩，亲手为不化妆的母亲打粉底，画眉毛、眼线，还替她抹了腮红、口红。虽然母亲一直说别弄成妖怪了，倒也没真阻止我。照片洗出来，母亲左看右看，直说她一辈子从没这么漂亮过。

当天，穿着一身黑色西装的父亲更是神采奕奕、喜不自胜。我要经常争吵的他们在镜头前扮演一下恩爱夫妻，快门捕捉到的片刻是父亲手拿一把花，眼睛清澈有神地看着母亲。如今，父亲眼神迷离、精气无存，双眼像是两扇虽然开着却因记忆被逐渐删除而空了的视窗，瞻望无何有之乡。

失智多年的他开始包尿布了，为方便照顾，我只好忍痛把他漂亮的西裤腰间纽扣与拉链的部位改掉，换上松紧带。整条裤子显得蓬松休闲，再也帅不起来了。

当我欢喜地为父母庆祝他们结婚五十周年时，从没想过，两年后父亲失智，七年后母亲去世，而结婚五十周年的金婚照之一成了母亲的遗照。我们选择用母亲最灿烂、最漂亮的笑容来怀想一生被躁郁症折磨、满面愁苦的她。也因为母亲的去世，我将失智的父亲接到自己家里奉养，转眼已有三年。

父亲细白的手腕上没戴手表，因为他早就不会看时间了。他刚搬来我家时，手上戴着多年前丈夫送他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纪念表。他喜滋滋地指着外表镀金的手表，说它是块金表，舍不得摘下来。他每天很骄傲地看着它，跟我报时间。

随着脑细胞的逐渐死亡，那块漂亮的腕表让他陷入时间的迷宫，走不出来。虽然他每天仍习惯性地戴上它、看它，



读书交流QQ群：97172793

但不停变换位置的长短指针，与十二个闪着亮光的数字，成了他难解的天书。他总是迷惑地看了又看，无法解读“魔幻拼图”所代表的意义。如果说时间与空间的组合是完整的记忆，那父亲的记忆已经破了大洞，并持续地流失。曾经让他骄傲的金表现在是多余的累赘。他应该很纳闷，自己手上为何整天戴着个他看不懂的东西。为避免衍生更多的挫折，我趁他熟睡时将它摘下来，妥善保存于众多他曾经珍爱、但已无暇顾及的用品中。没过多久，他就把手表这件东西忘到九霄云外了。

还在揽镜自照的他坐在靠窗的椅子上，明亮的阳光透过窗纱，如流金洒在他眼角的鱼尾纹和老年斑上。他脸上的皱纹并不多，法令纹也不深，鼻梁特别高挺，薄薄的嘴唇微微上扬，唇边完全看不到该有的“年轮”，谁都看不出他是快九十岁的人了。难道失智症不仅让他心智倒退，连外貌也跟着变得年轻？

他总担心没钱，不知这是老年人的通病，还是失智老人独有的忧愁。出示写着他大名的存折，并大声念出折子里的存款，是我每天的功课，但都无济于事，每隔十分钟，他就要出门找教书的工作赚钱。他一面说，还一面摸上衣口袋，于是我赶紧在他的口袋里放上几百块钱，但这些没能真正解决问题。

他的焦躁让我心疼，不停地解说也很累人，雇佣的外籍看护尤其担心我不在家的时候，中文不流利的她该如何应付父亲，更担心父亲因急着找工作而趁人不备溜出大门。他曾经很神奇地打开四道不同的锁，搭电梯下到一楼，所幸被已经打过招呼的警卫拦了下来。

感谢上苍在我连续祷告时恩赐灵感，让我为解决他的“工作狂”心态想出一条妙计。我用父亲的口吻在一个纸板上大大地写着：“我，蔡某某，已经教了四十多年的书，现在领退休金在家养老，还有儿女奉养，生活无忧无虑，不需要再去工作赚钱了。”

没事时，我就请他翻来覆去地大声朗读他自己的幸福。每读一遍，他紧绷的神经就松弛一些，脸上浮现出笑容。但读完立刻忘记，所幸，他会自动重读一遍告示牌上的好消息，每天读成千上万遍也不厌倦。而我和外籍看护趁他在快乐朗读时，处理家中其他事务。

不知道是这种暗示有效，还是他更加退化，他觉得自己已不再是要工作养家的中年人，而是在我家做客的外人。他常扯着我的衣袖，一再地点头赔笑：“谢谢你的招待，请送我回家吧！”

我疲于应付父亲每日抛出的不同的球，也知道某些解释无效，只能忍住眼泪，期许用紧紧搂抱所传达的爱与关怀，把他留在我经营的陌生“民宿”里。

此时，父亲在镜中端详自己后，很自信地对我说：“头发虽然白了，但我就是二十岁！”

“您是我的爸爸，不能比我年轻嘛！”我撒着娇，不死心地拉着他的手，像是紧紧拉住他随时间之神逐渐远去的灵魂，想要唤回他深处的记忆与流失的岁月，想要唤回原来深爱我的父亲。

没想到他头一扬，嘴一撇，生气地说：“我——为什么——要当你的爸爸！”

我的心好像被戳了一个洞，一阵寒风刮过，冷到心底。眼前是永无止境的灰暗，而自己就在这弥漫的灰暗中，用力追赶父亲的背影，还口口声声地喊着“爸爸”“爸爸”，但奇怪的是，走在我前面的父亲并不回头。待我终于追上背影，仔细一看，才发现我追错人了，他，只是个和父亲长得一模一样的陌生躯壳，并不是我的父亲。

在永无止境的灰暗天地间，其实只剩下我自己。

这样的追逐、失落、追逐、失落，每天循环往复，形成巨大的旋涡。我和父亲都在这旋涡里浮浮沉沉，摸不清谁的生命更枯朽。

父亲的一句话更将我凝冻在过去与未来的荒芜里，让我找不到出口，好久才回过神来。我吞吞口水，把寒冬藏在心底，换上一副春暖花开的语调，好似新生命正要热闹开锣。我兴高采烈地宣布：“好啦，就让您当二十岁的爸爸吧！”

（**夕梦若林**摘自南京大学出版社《烤神仙》一书，**李晓林**图）

# 金钟罩

◉祖一飞　喻思南

人们常说，老一辈科学家普遍对钱不看重，82岁的钱七虎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拿到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800万元奖金后，他仅用不到一周的时间便将其“花”了个精光，而且是一次性“花”完。

2019年1月8日，钱七虎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发表获奖感言时，这位满头白发的科学家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面对荣誉，钱七虎谈的依旧是责任与担当：“我作为军队的一名科学家，要始终把科技强军作为毕生的事业去追求，并为此奋斗一生。这是我的事业所在，也是我的幸福所在……”

钱七虎在实验室进行科研项目数据分析

与往年不同的是，2018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奖金由500万元提升至800万元，而且奖金全部由个人支配。钱七虎很快就行使了自己的这项权利：收到奖金没几天，他便主动提出将全部奖金捐出，纳入他此前设立的公益基金，重点资助西部和少数民族的贫困学生。消息传开后，无数网友为之动容。

由于所从事工作的特殊性，在这次获奖之前，钱七虎的公众知名度其实并不高。但在中国的防护工程领域，他向来是一位让人仰之弥高的领路人。60多年间，钱七虎不仅创立了我国防护工程这一崭新学科，还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将中国的防护工程研究推向国际先进水平。

军事抗衡中，有“矛”必有“盾”。坚船利炮有了，导弹核弹有了，如何铸就坚不可摧的“盾牌”，是钱七虎毕生钻研的课题。

## 猛“虎”冲进蘑菇云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西北的戈壁深处传出一声巨响，荒漠上空随之升起一团蘑菇云。烟雾还未散尽，一群身着防护服的科研人员就迅速冲进核爆中心展开勘察，钱七虎便是这群勇士中的一员。

当时，钱七虎受命改进空军飞机洞库的防护门。为了发现原有设计中存在的问题，他特意申请到核爆实验现场去。通过观察，钱七虎发现，核空爆后洞库虽然没有被严重破坏，里面的飞机也没有受损，但防护门因为严重变形而无法开启。“门打不开，飞机出不去，就无法反击敌人。”钱七虎说。

那个年代，飞机洞库防护门的相关设计计算都靠手算，计算精度差，效率很低。为了设计出能抵抗核爆炸冲击波的机库大门，钱七虎决定变一变。彼时，有限单元法作为一种工程结构的计算方法刚刚兴起，钱七虎便大胆决定运用它来计算，这在当时的中国尚属首次。

设计计算需要用到晶体管计算机，但国内只有少数几家单位有这样的设备。而且他们自身的研究任务也很重，设备使用率很高。钱七虎就利用节假日和别人吃饭、睡觉的空隙，打时间差“蹭”设备用。

时间好不容易抢来了，如何使用又是一个难题。面对巨型计算设备，钱七虎团队拿到的只有一本操作手册。由于从来没有接触过，团队中的很多人看它就像看“天书”。钱七虎虽然自学过计算机的基础理论，但从未上机操作过，他也只能硬着头皮现学。

连续两天时间，钱七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啃“天书”。当他再次站在团队人员面前时，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可以上机操作了”。他不仅看懂了操作手册，而且已经开始编写大型防护



读书交流QQ群：97172793

结构的计算程序。

由于科研任务重，钱七虎常常睡在办公室里，赶任务时啃馒头、吃咸菜是常有的事。有一段时间，他付出了不少心血，实验却一次次失败。“气动实验做了几十次，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失败后总结一下教训，就接着准备下一次实验。”

任务攻坚的两年间，钱七虎没有气馁过，他把每一次失败都当成学习的机会，最终解决了大型防护门变形控制等设计难题。为了缩短开关防护门的时间，他还创新提出使用气动装置升降洞库门，成功研制出当时我国跨度最大、抗力最高的地下飞机洞库防护门。拿到成果鉴定书后不久，钱七虎也接到一份“十二指肠溃疡和胃溃疡”的医疗诊断书。那一年，他才38岁。

钱七虎既没因为成果鉴定书而高兴得止步，也没被医疗诊断书吓倒。两张纸都被他放到一边，他趁热打铁，总结起实践经验。

经过10多年的研究，钱七虎和他的团队为抗钻地核武器防护工程的设计与建设提供了诸多理论依据，在实践中为我国战略工程装上了打不烂、炸不毁的“金钟罩”。

钱七虎院士

## 永在一线的斗士

随着侦察手段的不断更新和高技术武器与精确制导武器的相继涌现，防护工程常常“藏不了、抗不住”，“矛”与“盾”在对抗中不断升级。面对挑战，钱七虎带领团队开展抗深钻地武器防护的系统研究，并创造性地提出建设深地下防护工程的总体构想。

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钱七虎总是亲自去各类深地下工程实地考察。在一次学术会议结束后，他专程坐车赶到200公里外的一座大型煤矿，深入到地下上千米深的作业面实地考察。煤矿的支巷里潮湿、闷热、粉尘遍布，温度高达40℃，时年70多岁的钱七虎在这样的环境中坚持了1个多小时，通过观测获得了许多宝贵的信息。

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钱七虎却比以前更忙了。他曾说：“忙是我这个人一生的特点。”作为多个国家重大工程的专家组成员，他要为决策部门出谋划策。此外，作为顾问，他还经常受邀到工程一线指导项目建设。这些事情，换作是他的同龄人可能会适当推掉一些，但钱七虎来者不拒。

一家研究单位曾邀请钱七虎参加科研项目论证会，会议前两天，他因长年钻坑道落下的关节炎突然发作，腿疼得连走路都困难。主办方听说后，劝他在家休养。钱七虎不肯，执意要去，最后硬是带着止疼药、坐着轮椅参加了项目会。

“钱院士来了，我们做事情心里就踏实、有谱了。”在许多工程师眼中，钱七虎就像一艘大船上的压舱石。工程项目所在地通常交通不便，有时还要深入地下数百米，钱七虎却总是亲自去指导，“现场调查是工程建设的基础，只要时间能安排得开，就一定去”。

## “兴趣广泛”的战略科学家

除国防工程之外，钱七虎把科研应用延伸到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个方面。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关于城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城市水涝等许多城市病的新闻和讨论不时见诸报端。钱七虎利用自己研究地下工程占有大量国内外学术资料的优势，率先提出开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的战略。

2000年，钱七虎参与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关于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方面的专著——《中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后来又主持了北京、深圳、南京、青岛等十几座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的评审工作。经过20多年的持续关注和不

解研究，钱七虎已经成为城市地下空间规划领域的权威专家。时至今日，他的那些关于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地下快速路、地下物流等理念依然处于世界前沿。钱七虎的一些理念已经在中国“未来之城”——雄安的建设中被采纳。

2018 年 10 月，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这背后同样离不开钱七虎的贡献。港珠澳大桥包含一段长约 6 公里的海底隧道，其中海底沉管对接是工程施工中的难题。钱七虎综合考虑洋流、浪涌、沉降等各方面因素，提出合理化建议方案，帮助管道顺利完成对接。

近年来，钱七虎又提出核废物深地下处置、国家能源储备方案等重要建议，得到相关管理部门的采纳。每天晚上的《新闻联播》，钱七虎通常不会落下。除了看电视，他还从各类报刊上获取信息，无论是国家大事还是民生问题，他都习惯与自己的研究领域对上号。“钱学森除了研究航天、火箭和导弹，研究领域也很广泛，比如他曾经提出发展沙产业、建设山水城市等一系列超前理论。”钱七虎以他为榜样，看到哪些事情对国家和人民有利，就把兴趣和爱好投向哪里。

在北京建筑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戚承志看来，钱七虎不仅仅是科学家，更是一位战略科学家。“不是每个科学家都可以成为战略科学家的。为什么是他？我觉得是因为他的心里装着国家，想着国家安全，不然他很难站在国家的高度去考虑问题。”

## 在战火中出生，在军营里报国

钱七虎之所以对国家安全如此重视，与他幼年的经历不无关系。1937 年 8 月 13 日，淞沪会战爆发，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血腥的战争逼近江苏昆山县城。钱七虎就是母亲在逃难途中的渔船上生下来的，他在家中排行老七，因此得名“七虎”。

每当回想起童年，有两个场景一直萦绕在钱七虎的脑海中：一个是侵华日军将杀死的游击队队员的尸体放在小学操场上示众，还逼迫镇上理发店的师傅下跪磕头，不从就砍头；另一个是他在上海读中学时，美军残暴地打死三轮车车夫。亲历过那个年代的钱七虎，对国破民弱的时代心痛不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依靠政府的助学金，钱七虎完成了中学学业。强烈的时代对比，让他自小就在心里埋下了报党、报国的种子。13 岁时，钱七虎就报名参加军干校，但因身体原因落选。14 岁，他申请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共青团支部书记和宣传委员。

在上海中学读书期间，正值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钱七虎梦想着成为一名工程师。因为有目标，他学习起来格外努力，成绩十分优异，6 门课中有 4 门拿了 100 分。当年上海代表团去朝鲜慰问志愿军时，其中一个慰问品就是钱七虎的成绩单。

毕业时，一些优秀的学生可以直接被选送到苏联留学，品学兼优的钱七虎也在其中。但当时我国急需培养军事人才，学校领导找到钱七虎，希望他放弃出国，到新成立不久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一边是难得的出国深造机会，一边是国家的需要，钱七虎毅然选择了后者。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没有党和国家，我连中学都上不起，哪能想那么多，组织叫我干啥，我就干啥！”

大学就读期间，6 年时间，钱七虎假期只回过一次家，每个假期他都主动留校学习。毕业时，他是全年级唯一的全优毕业生，因此被保送至苏联莫斯科古比雪夫军事工程学院深造。

对待学术的严谨精神，钱七虎一直保留到今天。作为国家防护工程重点学科的带头人，他的名气不必多说，但很多学生提起他时都“心有余悸”，因为都曾有过“痛苦却有收获的煎熬”。钱七虎对论文中的每一个数据都要反复试验，每一个判断都要仔细论证。

考虑到钱七虎的年龄和精力，有学生提议帮他代上一些专业基础课，他听完就火了：“我们不搞代师授徒那一套，把人招进来就得全心全意地把他们培养好！”

如今，耄耋之年的钱七虎依然活跃在教学研究的一线。工作之余，他坚持每周游泳两次，每次游 500 米。说起原因，这位“80 后”老科学家笑着说：“遵循毛主席指示——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

（关山雪摘自《环球人物》2019 年第 3 期）



读书交流QQ群：97172793

孩子、青春、工作、美食。

——美好生活的“四大件”

---

工作两年，如何有5年的工作经历？

——网友的回答是，加班

---

从外卖小哥到外卖小车。

——你和勤劳之间还差了科技

---

有了它生活多姿多彩，离开它生活黯然失色。

——避免“屏幕依赖”，遵循健康的生活方式

---

头“婚”眼花。

——指头一次结婚缺少经验，选错了人

---

穷则理性消费，富则海外消费。

——网友点点这样总结当下的一些消费观念

---

小时候会假哭，长大后会假笑。

——随着成长，人的面具越来越厚

---

戴上耳机，避免“尬聊”。

——耳机，当代青年的“金钟罩”

---

状态3天可见，交情全靠点赞，不熟不要关注。

——当代人的社交

---

我快没电了，天色渐暗。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2019年2月13日宣布，“机遇”号火星探测车于2018年6月10日发回上述最后一条信息后，与地球失去联系。它原计划工作90天，结果工作了14年

---

上联：书出不去，一年四季皆淡季；下联：人进不来，店员常比客人多；横批：门真的没坏。

——台北市一家书店门口张贴的对联

---

如今已不再是打卡的年代，越打卡，问题越多。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亚太及大中华区主席赵柏基称，从2019年2月开始，普华永道将在中国全面实行“灵活工作”制度

---

能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要加班；抗压能力强=能加班；工作有激情=能自觉加班；弹性工作制=加班但无加班费；不提倡加班=加班是因为你的工作效率低，而非工作安排得多。

——我们都需要懂的工作真相

---

有的人活的是造型，有的人活的是“人设”，而我活的是本事。

——电影《飞驰人生》中的台词

---

你大哥，你大叔，你大爷。

——男人老去的标志

---

你真的是在拜神求佛，而不是在拜求自己的欲望吗？

——日本某寺院布告栏上的一句话

---

春困、秋乏、夏倦、冬眠，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床上。

——给懒惰一个十足的理由

---

精致穷。

——一种普遍出现在年轻人群体中的生活方式，指虽然收入不高，但并不放弃追求精致

---

犬式社交。

——因为抗拒应酬各种不熟的人而产生的社交需求，向往散步、偶遇，不安排，不刻意，见到的每一面都顺其自然

---

我们的时代，偏爱图像而不信实物，偏爱复制品而忽视原稿，偏爱表现而不顾现实，偏爱表象甚于存在。

——法国学者居伊·德博认为，现代社会中，景观成为最新的拜物教

# 人世真局促

◉潘向黎

我爱茶又爱诗，因此读了茶诗无数。最令我心醉神往的，就是这两句了："乳瓯十分满，人世真局促。"

这是苏东坡的诗句。这两句诗的意思可以理解为：茶器里的茶汤可以注到十分满，人生在世却有种种欠缺，不可能这样圆满。或者，可以进一步解释为：满是茶汤的小小茶杯真是广大，杯外的人世反而狭小局促。但是，这十个字的含义似乎远不止这些。说不清，但能体会到，真是——醍醐灌顶。

茶芳洌清神，其清入骨，除了实用和享受层面的益处，还有一些精神层面的特殊功能。"艺术修养高的人，借助茶的媒介，使自己获得一种特殊的时空感，取得内心的平静。"王从仁的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

有人则是在桃花源品茶之后，漫步竹径，细雨清风之中，竟觉得说不定在这小径深处，会意外遇上解甲归田的陶渊明。茶兴、茶爽，使时空发生了转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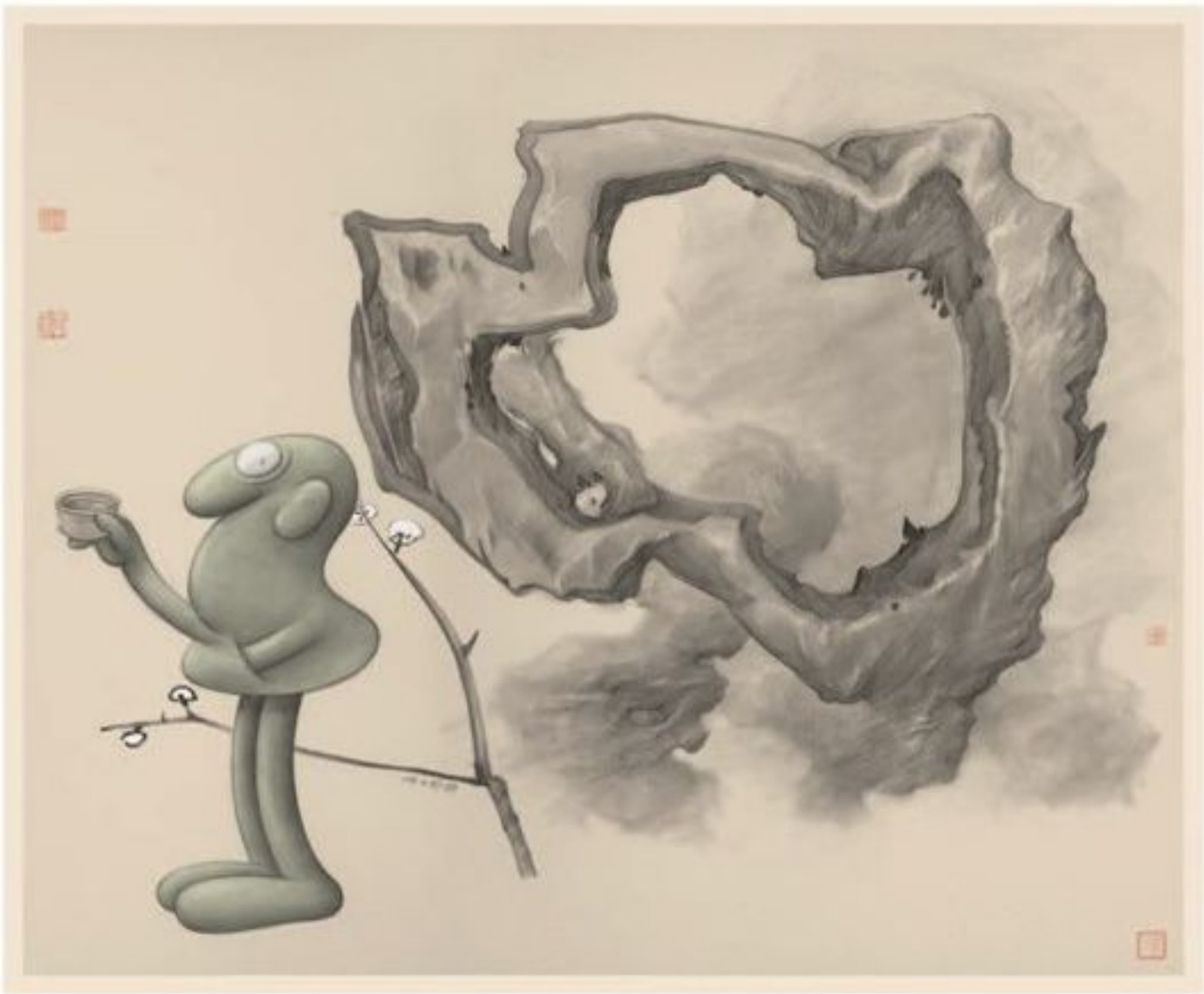
类似的感觉，苏州人说得更透彻、更天经地义。"在园林里是能遇上古人的，或者他们将自己就当成古人了。他在拙政园泡好茶，好像唐伯虎已经到北寺塔了，唐伯虎也是闲来无事，出了桃花坞的门，散步着一路走来……"这是苏州人陶文瑜的版本。这样的异想天开，实在是茶带来的乐趣和幻梦。

说到幻梦，梦与真实的边界有时是模糊的。苏东坡于元祐四年（1089年）到杭州，作《参寥泉铭》，铭曰：

在天雨露，在地江湖。
皆我四大，滋相所濡。
伟哉参寥，弹指八极。
退守斯泉，一谦四益。
余晚闻道，梦幻是身。
真即是梦，梦即是真。
石泉槐火，九年而信。
夫求何信，实弊汝神。

所谓"真即是梦，梦即是真。石泉槐火，九年而信"，说的是苏东坡亲身经历的一件奇事。熙宁四年至七年（1071—1074），苏东坡任杭州通判，与诗僧道潜（号参寥子）很投缘。元丰三年（1080年），东坡谪居黄州，一天夜里梦见参寥子携诗相见，醒来后只记得其中两句："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梦中东坡问道："火固新矣，泉何故新？"答曰："俗以清明淘井。"九年后，苏东坡再度来杭州，在寒食节那天去参寥子卜居的孤山智果精舍相访，"舍下旧有泉，出石间，是月又凿石得泉，加冽。参寥子撷新茶，钻火煮泉而瀹之"。这和九年前梦中的情景完全相符，谈诗论茶之梦，九年后居然应验，苏东坡大为惊奇。

茶秉天地至清之气，一般嗜茶之人可以以之清心养志，忘忧出尘，忘记身处何时、何地、何种处境。像苏东坡这样文化修养极深厚、感悟力极强的人，可以借助茶获得非现实





读书交流QQ群：97172793

# 一个司机的秘密

◉〔美〕芭芭拉·安吉丽思
◎黎雅丽　译

一天下午，我搭的出租车在车水马龙的纽约街头动弹不得，出租车司机便和我聊起天来。当他发现我是个作家，而且正着手写一本关于如何过有意义的生活的书时，他高兴地大叫："于我心有戚戚焉！"然后他开始告诉我他的故事。

"你知道吗？我以前不是开出租车的。"他解释道，"我以前是做业务的，那时候当然也开车，不过一个星期总有大半时间是在外地，所以我很少看到我的太太和小孩，可是我赚的钱不少哦。"

"大约是10年前吧，有一天，我的小儿子过马路时被车撞了。哦，当然，他现在没事了，不过事发当时情况很严重，最糟的是我太太找不到我。我正在外地跑生意，一直到儿子出车祸的第二天，我才打电话回家。电话接通，我太太一听是我，整个人就像疯了一样。她说我们的儿子可能撑不过去了，而在发生这种事的时候我居然完全不见人影，她说她再也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了。

"我立刻飙车回家，只用了7个钟头就从俄亥俄州回到了纽约。当我冲进医院的病房时，看到我的小儿子全身裹着白纱布、插满了管子躺在那里，我差点儿昏倒。我太太憔悴得像个鬼，我的小女儿在旁边哭个不停。那一刻，我领悟到，我们一家人这样生活是不对的。所以，我当时立刻做了一个决定——不管付出多大代价，我都要回归我的家庭。就在那个时候，我把工作辞掉，买了一辆出租车。过去的这10年，可以说是我这辈子最棒的10年：我看到孩子们的成长，他们3个人都很争气；我的婚姻也保住了；我们存够了钱，在纽约州的一个湖边买了一栋小别墅，虽然房子不是很大，但每个星期五，我们都可以开车去度假。我现在的感觉棒极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我遇到了一个真正快乐的男人。他曾经迷失过，像我们很多人一样，然而他让自己重生，为自己找到了回家的路。

（**楚关柳**摘自文化发展出版社《活在当下》一书）

---

的时空感觉，并且通过对人对己的心理暗示将它实现。这可能是这个趣闻唯一合理的解释。

"乳瓯十分满，人世真局促。"只有对茶、对人生都有着很深体会的人，才写得出这样的诗。我认为，这触及了茶饮的终极意义。也可以反过来说："人世真局促，乳瓯十分满。"正是因为人世有太多的龌龊，所以需要茶的清洁；正是因为人世有太多的缺憾，所以需要茶的圆满；正是因为人世有太多的局限、仓促、无奈，所以才需要茶的圆满丰盈、舒缓从容、无边自在……饮茶带来的特殊的时空感，是虚幻的，又是真实的，它无限广阔，澄清无尘。

日常是灰暗，茶是鲜明照眼。

人生是干枯，茶如秋水盈涧。

现实是暗夜，茶如明月当头。

世道是炎热，茶如清风拂面。

身临其境，似有我，若无我，身外之物化作烟雾散去，似乎天地间只剩下一个我、一盏茶，刚刚找到自己又飘然忘却此身。"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茶烟轻扬，茶香缭绕，茶甘在喉，当此际，说忘也就忘了。

也许，人们对茶恋恋不舍，归根结底，不是因为百般功用，不是因为千般风雅，而是这种在短暂的人生、局促的人世中找到片刻自在的感觉。

（**临安月**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梅边消息——潘向黎读古诗》一书，**刘　宏**图）

# 三种浪漫体制

◉万维钢

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你会跟谁结婚》，文中提到经济学家的数据显示，现在美国的婚姻中“强强联合”的现象越来越明显——高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结婚，高学历者和高学历者结婚。

经济学家很无奈，我们对此也很无语。在发表那篇文章的网络留言区，我们搞了个行为艺术，只放出一位读者的留言——“我只和我爱的人结婚”。

我们表达了态度，但是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婚姻大事，到底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你属于哪个浪漫体制》。

布鲁克斯是我喜欢的作家之一，《社群动物》《品格之路》这些书就是他写的。

他首先写道，有一个从小在俄罗斯长大、16岁移民到美国的女作家叫波利娜·阿伦森，她对美国人的爱情观和婚姻观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阿伦森说，俄罗斯人认为，爱情是上天注定的，爱情来了你就无法抗拒，人们为了爱情愿意做出牺牲，甚至可以承担痛苦。总之，所有事情都应该为爱情让路。

但是，美国人不这么认为。阿伦森发现美国人特别讲究“选择”。美国人寻找恋爱对象和结婚对象时，会特别理性地权衡比较——对方能不能满足我的各种需要？我在这段关系中，能不能舒服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就好像是在挑选一件适合自己的商品一样。

阿伦森对美国人的这种婚姻观持批判态度。她认为，美国人过分强调自我，有很强的边界意识，特别不愿意依赖对方。阿伦森追问，美国人这种“自立自强”是不是太夸张了，人在婚姻中不就是应该互相依赖吗？

布鲁克斯对此有感而发，他把俄罗斯人的婚姻理念称为“命运体制”，把美国人的婚姻理念称为“选择体制”。

说到这里，我真的很想补充一句。其实除了这两种体制，某些中国家长的婚姻理念也是一种体制，也许应该叫“指标体制”。这些家长给子女挑选对象，都是按照一系列量化的硬指标来的：工资多少、学历多高、身高多高、年龄多大。美国人虽然讲理性，但至少没有这么直白，而中国家长

读书交流QQ群：97172793

则直接把人指标化了。

当然，大多数中国人也不是这个态度。那么俄罗斯体制和美国体制，哪个体制好呢？

布鲁克斯说，都不好。“命运体制”太草率，但是“选择体制”又太现实了。美国人真的把婚姻当成了“市场”，挑选适合自己的，同时也被别人挑选——如此理性，可是结果并不理想。很多人挑花眼之后，干脆不结婚了，在不到30岁生了孩子的女性中，超过一半是未婚妈妈。

布鲁克斯说，你去考察那些携手走过大半辈子、婚姻幸福的老夫妻，会发现，他们的婚姻既不属于“命运体制”，也不属于“选择体制”，而是属于“契约体制”。

在“契约体制”下，婚姻是一个承诺。为了兑现这个承诺，双方都需要改变自己。

你不需要在婚姻市场里精心挑选另一半。“契约体制”认为，婚姻有一定的偶然性，你可能偶然遇到一个特别令你心动的人，说结婚就结婚了。但是请注意，这一步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第二步，也就是双方如何把婚姻关系维持下去。

布鲁克斯说，你们两个人要建立“我们”这个概念。从此之后，在生活中的优先级别，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排在第一位的，排在第二位的是对方的需求，而你自己的需求只能排在第三位。

“契约体制”认为，双方结婚以后，不应该过分强调个人的独立性，而应该互相依靠。

那么，这个“契约”中最关键的一点是，一旦婚姻出现危机，双方都要明白不能轻易退出。解决危机的办法是，再深入一步去挖掘双方的关系。

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呢？我生活得自由自在，何必非得结婚，受这个契约的束缚呢？

布鲁克斯说，婚姻并不仅仅是两个人在一起，还有更高的目的。显然，更高的目的就是孩子，照顾孩子必须要两个人共同努力。

但是，还有一个比孩子更重要的目标，那就是我们要通过婚姻关系去增加自己的“可爱度”。“可爱度”这个词在这里并不是指小孩子的那种聪明可爱，而是“值得被爱”的意思。

说白了，就是一个结了婚的人，会慢慢变得不那么自私。他会学着去爱别人，自己也就变得更加值得被爱，从而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归根结底，“契约体制”的出发点，就是爱比自私更有价值。做事永远都只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这种生活其实没什么意思，搞不好还是一个自我窒息的过程。学会爱别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我还看到过一篇研究性文章，是华南师范大学的王智波和李长洪的一篇经济学论文《好男人都结婚了吗——探究我国男性工资婚姻溢价的形成机制》。这篇文章使用统计方法，把各种可能的相关因素（比如年龄之类）都排除在外，发现处在婚姻状态的男性，比没有处在婚姻状态的男性，工资高了6.8%。

你可能会说，肯定是挣钱多的人才能找到老婆——而这项研究恰恰证明并不是这样。事实上，结婚3年以内的男性并没有这种工资溢价，是在3年以后，处于婚姻状态的时间越长，男性的工资越高。研究者甚至发现，这个溢价不能用“结婚以后有人照顾自己”来解释，也不能用“男人结婚以后责任感更强”来解释。

真正左右这种溢价的，是他的妻子的素质。研究者的结论是，一位高收入和高学历的妻子，对丈夫有“相夫效应”。说白了，就是男人跟她结婚以后，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所以才获得更高的收入。因此，不是好男人都结婚了，而是结了婚才变成好男人。

这是经济学家搞的统计研究，只能使用可观测的变量，所以谈的都是收入、学历这些“硬指标”。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认为，这项研究其实就是布鲁克斯所说的“婚姻的更高目的”。

我认为“契约体制”并不仅仅是一种婚姻观，对任何严肃的事业而言都应如此。整天问自己喜欢什么，永远都在做选择，没有常性，这种生活其实并不愉快。自己亲手创造一个更好的关系、一份更好的事业，乃至一个更好的自己，这种理念才最值得追求。

（**嵩云曲**摘自电子工业出版社《高手：精英的见识和我们的时代》一书，**喻　梁**图）

# 假自我中心主义症状

◉石　勇

如果现在还有某位知识分子想对别人“启蒙”，不用等别人嘲笑，他自己都会觉得搞笑。

看上去，这个社会被各类“权健”所骗的人一抓一大把，尤其是各类知识大保健、娱乐大保健，主宰了很多人的生活，社会平均智商的基准线并不高。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按照自己愿意相信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当别人从理性的角度提醒一下，他们都是一副“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的表情。

呈现在很多人脸上的，不是谦卑的气质，而是自我感觉似乎不错。从中，我们能够捕捉到一种假自我中心主义的症状。

## 再没什么神圣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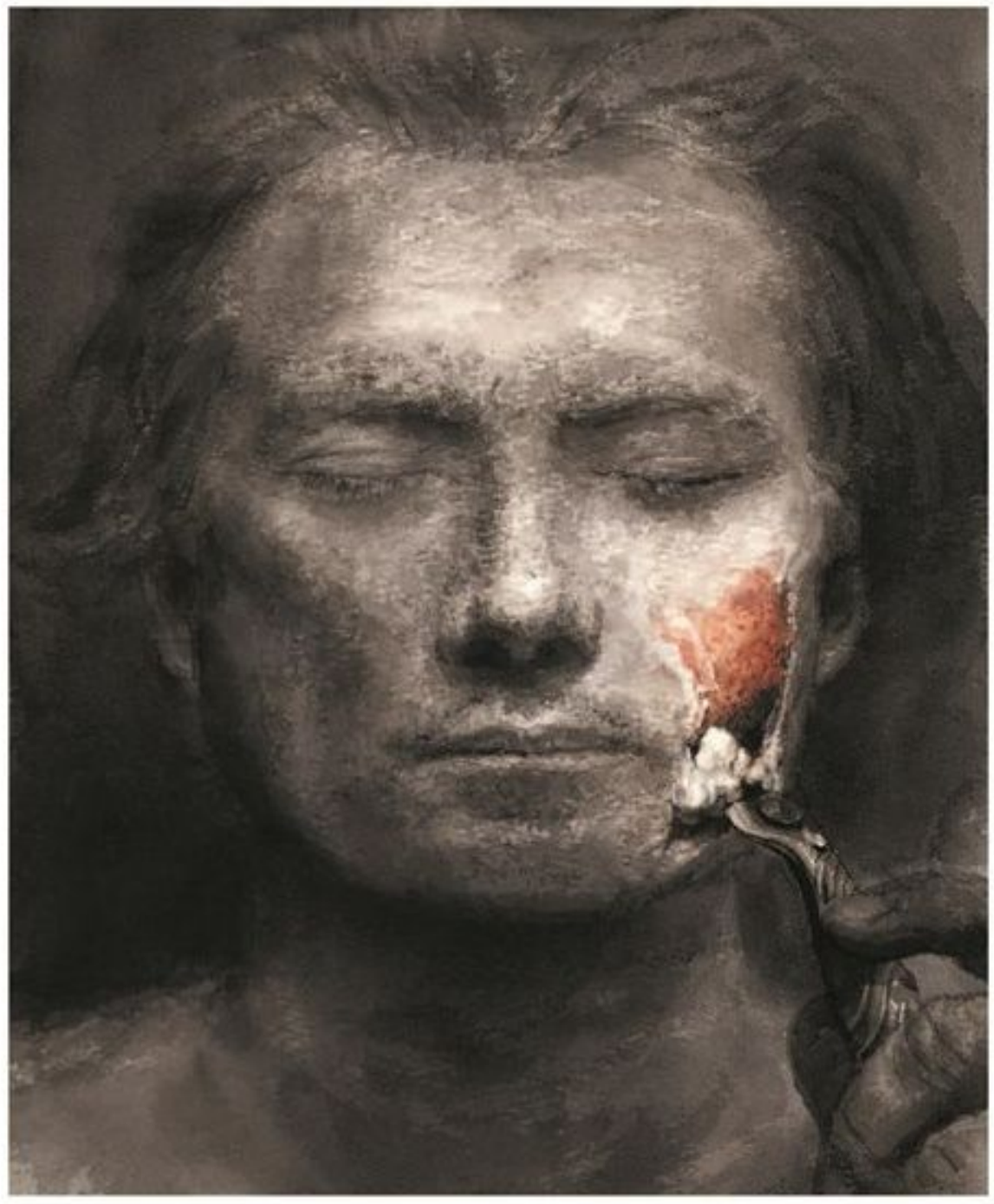
启蒙为什么不行了？答案藏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写的《启蒙辩证法》中的一句话里：“神话把非生命变成生命，启蒙则把生命变成非生命。”

这句话很晦涩，我翻译一下。

神话，意味着这个世界是有神性的，当然，作为其对立面也预设了有神魔或鬼怪的存在。所以，神话对应的是一个鬼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孙悟空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蛇可以变成仙女，一棵树也有生命。

这个世界，正是“把非生命变成生命”，其极端的说法就是“万物有灵”。

从人类诞生之初，一直到“现代性”这尊大神出现之前，在极为漫长的历史时间里，人类都是生活在这样一个被造魅的世界。对这样一个世界，人是有敬畏感的，无论是敬畏风雨雷电、上帝或天神，巫师、牧师或儒生所掌握的知识，还是老人、权威，以及法律、道德和人的生命。



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在中国的农村和城市，都还有这样一个世界的残留物。抛开其他因素，这也是当时的启蒙能够进行的社会土壤，但同样也是它半途而废的一个原因。

但“现代性”出现后，慢慢地把鬼神给驱散了。这根源于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在社会控制上的技术差异：传统靠造魅，通过精神诱导来进行社会整合，而现代社会靠科技、理性的各种控制手段。它倾向于“客观化”，不惜走火入魔，把很多东西都变成好像可以认知、控制的“物”，而且还要用各种数值来表示。这就“把生命变成了非生命”。

人本主义哲学家、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弗洛姆在进行社会病理学分析时，说一个人，哪怕是没法用金钱衡量其生命价值的人，都可以用“值一百万美元”来衡量它。这也是现代社会经常出的老千：总要把一种范畴偷换成另一种范畴。比如把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用“多少多少身家”来衡量，如果钱很多，



读书交流QQ群：97172793

当然走上了人生巅峰；但如果破产了，这个人在逻辑上似乎可以自杀了。所谓的学术研究也是如此，比如“心理学研究”就被偷换成生物学研究，用基因来解释人的心理和行为。

这已不只是祛魅了，而是涉及人的自我对世界体验的重新设计，以及自我和世界关系的重新调整。把生命变成非生命，生命就不可能有神圣性和道德性可言。它们只是可以用数字表示的抽象的东西，能够被纳入一个社会的利益链里进行计算。

## 他律不再

就此而言，不要说出现基因编辑婴儿之类的事不奇怪，各种突破道德和人伦底线的恶性事件的出现，似乎也有它的社会逻辑。

有敬畏感，意味着人还渴望在精神上有所提升，那么启蒙就不成问题；没有敬畏感，人的精神指向恰恰是平行或向下的，他想满足的不过是功利心和低级欲望而已，它们只会让一个人倾向于突破底线。

“启蒙”这两个字，预设了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好像A要教育B。但为什么在过去，B可以让A教育，现在却不行了呢？

这就涉及假自我中心主义的一个本质：一个人要放大他的假自我，他的假自我是自高自大的，世界只是满足其胃口的资源，不会预设精神上的提升。并且，最重要的是，他并没有预设一个价值基准线，倾向于否认有一个价值的等级和对错的分野。一个人的假自我似乎就是判断价值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他的欲望，以及他想要获取的心理优势。

列举各种失去敬畏心的社会现象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从贪污腐败到作奸犯科，从突破道德底线到锤杀父母，从在社交媒体上的轻佻到对生命的冷漠，从大言不惭到自我感觉良好，其本质已不仅仅是社会现象，而是人和世界之间已有一种新的关系模式了。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在文明的源头，都预设了一种价值的差等。

“礼不下庶人”，意味着对贵族和老百姓的要求还是不一样的，对有知识、有身份的人，在价值上的要求更高。这里并没有平等主义的设置，而是在社会中确立了一种价值的等级，要处于价值序列高端的一部分人来引领整个社会。至于这种价值等级，会推导成各种身份的不平等，维护一个具有剥夺性的社会结构，是另一回事。

苏格拉底的观点和孔子的相差不是太多。很多人都知道苏格拉底并不赞成民主，他的视角恰恰也是民主会因为平等主义而导致价值的沦丧，“以轻薄浮躁的态度践踏所有理想”，“不加区别地把一种平等给予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

在这里，苏格拉底差不多等于说，如果让一个无知的人和一个有智慧的人平等，那无知的人就可以藐视了一切智慧。他会倾向于把一个社会的各种美德、各种较高的品质，拉低到适应他们的档次。

这也是很多思想家所看到的现代社会的一个死穴，你没办法从美德的角度去要求人，只能希望一个人保持道德底线即可。因为现代社会的本质是公平和权利。但问题是，既然人们倾向于在精神上下行，那突破底线就是逻辑归宿，是迟早会发生的。

确立一个价值标准，让处于价值序列高端的人可以垂范、教育、引领一个社会，意味着在人自身之外，是有“他律”的，无论负责他律的是神、天、传统、有智慧的人，还是别的什么。正是他律体系的存在让人心怀敬畏。就像孔子所说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但现代社会将这些都祛魅了，解构一空，连生命都可以解构成基因，除了法律等可以让人忌惮，他律体系已经脆弱不堪。

## 虚假的自律

如果他律体系脆弱不堪，不再让人敬畏，人就可以突破各种底线了吗？

那也不是，没有神、天、传统、有智慧的人等，一个人还有他的自我，还有自律体系。

这个自律体系包括道德良心、自知之明和自然情感等。他仍然会保持谦卑，仍然尊重这个世界的价值标准，仍然对

古人读文章，读到“空翠湿衣”“月明生渚”两句，不禁叹道：“真有天趣！”并把叹赏的四个字批到书眉处。后来有人读到这两句及眉批，觉得天趣有点玄，就去问明代的小品文大家王思任：“怎样才能辨识‘天趣’呢？”王思任答道：“如果能辨识萧何是如何奇赏出韩信的，就懂得要怎样辨识‘天趣’了！”

王思任的回答，好像是给了个谜语要你猜，不过，这个谜语好像也带点禅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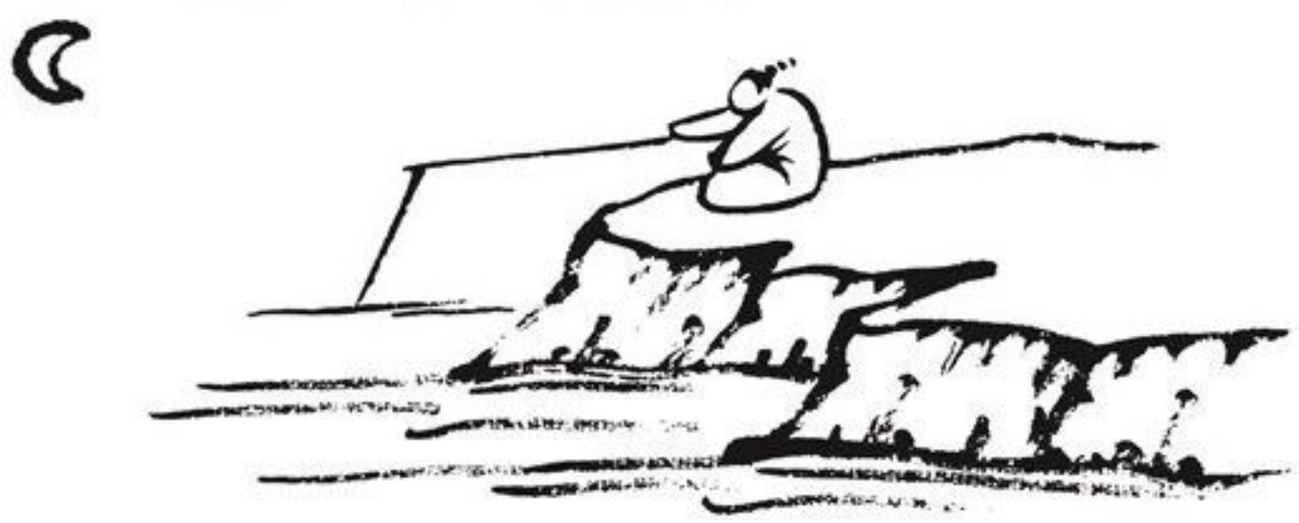
天趣是什么？当然，看着奇伟的夏云，一变而成万妙；望着清清的秋水，一动而成万皱，应该是天趣。月在水中荡漾，上上下下，风瑟瑟地吹过，波上又起了纹理。光影如梦，波痕是诗，风、月、水三者一聚首，就是很妙的天趣。但是，王思任不从这些角度回答，远远地离开露湿衣裳、月照洲渚等刻板印象，意外地用“萧何怎样奇赏出韩信”这样的例子，要你明白：天趣带有原创性，不是人云亦云，也不是有人指着山水花鸟就能传授给你的。

有些人一书不读而多诗意，一花不识而多画意，一佛不拜而多禅意，一杯不饮而多酒意，仅靠天赋的直觉就能感应微妙的美。英雄识英雄，就在旁人还浑然不觉时，能一眼挑出那卓尔不群的美，辨识天趣。

（**华林霜**摘自台湾九歌出版社《山居功课》一书，**吴浩然**图）

## 天趣

◉黄永武



神圣的东西有所敬畏。

但是，这个自我，必须是真自我。只有真自我，才符合自然、人性、道德、理性、逻辑等。它和他律体系中的很多东西是对应的。实际上，他律体系中的很多东西是真自我的一种折射，而真自我恰恰也是从他律体系的很多东西中获得实际的内容和理念支撑的。

所以，从他律体系到自律体系，只是在形式上有一个转向而已——从外界回到自身。

但问题在于，现代社会，人与人的主流关系模式是角色、角色再加上假自我，很多东西是不依赖真自我的。以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在很多场合，尤其是涉及利益的场合，很多人根本不会敞开真自我，就像博弈游戏一样，谁敞开真自我谁就会吃亏。无数善良、真诚的人受伤，恰恰是因为用真自我出牌，和社会运行的游戏规则不符。

在很大程度上，真自我是被压抑的。

所以，很多欲望，无论是消费欲望还是权力欲望，实际上来自假自我的需求。但人们并不知道这是假自我，也不愿意承认是假自我。哪怕假自我本身的一个特点——焦虑——已经提醒，也没有多少人理会。焦虑似乎只有通过制造了焦虑的行动才能获得治疗，解决问题的药方一直是制造问题的根源。

假自我无法独自生存，它有天然的焦虑，和世界有心理竞争，总想获得优势，有时还有攻击性。它本质上是对自然、人性、理性、逻辑的一种违背。所以，假自我天然就缺乏敬畏。

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的自律体系中的自我是假自我，那么他根本就无法真正做到自律。它倾向于扩展成一种自我中心主义，进而发展成假自我中心主义。在这种假自我中心主义里，价值判断并不存在，很多东西会从精神高度被拉低到工具层面、欲望层面。假如一件事在利益和心理上有利于一个假自我中心主义的人，他是不会管什么底线的，因为他的心中并没有价值标准。

这就是假自我中心主义的症状。失去敬畏，只是一种重要的症状而已。

（**郢中歌**摘自《南风窗》2019年第4期，**王　青**图）



读书交流QQ群：97172793

# 单身力迷思

◉欧阳宇诺

在美国作家普拉姆·赛克斯的一部小说里，达芙妮要为女主角举办一场订婚派对，但是女主角的未婚夫情绪很糟糕，在派对前一直在工作、看电视新闻、收发邮件，冷落了女主角。女主角向达芙妮哭诉，想取消订婚派对。达芙妮说："不能取消！我老公布莱德利已经让公司的飞机把切克餐厅的食物空运来了！关于他不理睬你这一点，别担心！布莱德利几乎从来不和我说话，男人言简意赅、沉思不语的时候最性感了！"当派对在达芙妮位于比弗利山的西班牙风格的大房子里举办时，女主角又啜泣着告诉达芙妮，未婚夫没有给她买订婚戒指。此时，达芙妮告诉她："听着，布莱德利到尼尔巷去给我买订婚戒指，可是在好莱坞，每个人都去那儿买，这说明不了什么。朱莉娅·罗伯茨有大概15枚从那里买来的戒指，但是你看看，她那些未婚夫都跑哪儿去了。你知道布莱德利怎么表达对我的爱吗？我生病卧床的时候，他给我端茶送水，即使那个病像'非典'那么容易传染。看男人要从细节着眼。"

虽然达芙妮不是小说里的主要人物，但她真是令我印象深刻，因为她拥有一份"婚姻中的强大单身力"。达芙妮在情感上不过分依赖布莱德利，就算布莱德利几乎不和她说话，在达芙妮看来也没有什么。她有主见地从自己在乎的细节着眼，去体会布莱德利表达爱意的方式：就算达芙妮患上传染性极强的病导致卧床不起，布莱德利依然为她端茶送水。

前不久，我看了一部电影，女主角从事家政服务养活自己，认为人生中只要有威士忌、香烟和男友就足够了。她的男友也很穷，为了看场电影，两个人一起去献血领票券。在房东上涨房租后，女主角也不肯放弃威士忌和香烟，只是打包行李，退掉房子，去找以前一起组乐队的老友。在同住的请求被现实无情击碎，男友也要去国外工作后，女主角依然坚持自我，在酒吧里喝完一杯酒价也无情上涨的威士忌后，回到自己的住所：立交桥下的一顶红色帐篷。这位女主角身上具备的自我生活能力及坚持力，应该算是单身力中的强大核心。

在恋爱或婚姻中，无论男女，如果感觉不够幸福，大部分的原因都可以归纳为：缺乏单身力。反复验证对方爱不爱你，过度依赖对方的外在表达，这是情感上缺乏自信的表现；指望对方在经济上给予你更多的付出，那多半是你自己的经济实力和你的购买欲望不成正比；当对方劈腿或提出分手时，沉迷于痛苦无法自拔，那是因为你缺乏说再见的力量和开始一段新恋情的勇气……要知道，就算我们恋爱或结婚了，我们每个人依然是独立的个体，我们依然要持续拥有单身生活的能力，将自己照顾妥当，让自己快乐。

（李金锋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38期，王　原图）

# 枪炮与玫瑰

◉〔土耳其〕乌尔·加伦库

很少有这样的合成图片，每一张都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

土耳其艺术家乌尔·加伦库因深切感受到和平世界与战乱地区的强烈反差，创作了一系列令人心碎的拼贴照片。美好和混乱、幸福与苦难，就这样直白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读书交流QQ群：97172793

陆庆屹

# 想做就去做

◉陆庆屹

2016年春节，我参加了高中同学聚会。饭后去KTV，同学包了一个有舞池的多功能厅，几十个中年人在彩色的闪光灯下纵酒放歌，声响巨大，震得人有些恍惚。我走出门，坐在沙发上抽烟。两个同学——天鹏和郝飞，上完厕所晃晃悠悠地走来，问我怎么闷闷不乐的。我说："没有，随便想想。"他们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想未来。"他们扑哧笑了，说："我们还能有什么未来啊？"我说："你们没有，我有。"他们俩对视一眼，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我想做中国最好的导演。"天鹏腿一软，扶着我的肩膀说："你啊，还是考虑做我们独山县最好的导演算了。"我说："拭目以待。"他们俩顺着我的话说："好，好，拭目以待。"说着，一人抓起我的一只手，像搀着病人似的，推门进去说："走走走，唱歌去。"

那天散席后，走在雨后的霓虹灯下，整条街通体发亮。我低着头，看到路面上积了许多漂亮的小水洼。在光斑迷离的倒影里，我的脚机械地入画、出画。衣服沾了湿气，感觉比往日滞重。就这样脚步飘飘地回到家，轻轻地把门打开，蹑手蹑脚地回到房间，上床缩在被子里，我开始思考和同学的对话，心里变得十分严肃。

回顾这40多年的生活，年轻时在矿山的日子又浮现在眼前。我去矿山是在1999年，那时候，我已离家在京10年了，受一位离京远赴广州的朋友的影响，我也想尝试另一种生活方式。当时，我厌倦了北京的喧闹拥挤，逆反地想找一处与世隔绝的地方，于是就去了罗甸县罗悃镇的矿山采矿，成为一名"从城里来的"矿工。

那段时间，我注意到许多以前没留意过的东西。其中一个是星星，太纯净了；然后是天空，星星越看越多，刚开始只能看到几颗明亮的，后来眼睛适应了黑暗，星星就布满了整个天空。星星是每天都可以看见的，但它让我想到一些很远的东西，永恒的东西。这种"永恒"到底是什么，我也说不明白，但也由此意识到了人的渺小和短暂。

那年10月的一天，风雨过后，晚霞持续了很久，有5到10分钟。我坐在矿洞外的石头上看着晚霞。漫天的火烧云，我之后再没见过那么红的云，自己仿佛都要被那红光熔化了。原来世间还有如此美景，只是留它不住，也不可复制，多么让人怅惘。我由此感到，光阴是可贵的。

年后的一天，雷管爆破以后，大家在洞口等着灰落下去。那天，我不知怎么，仿佛被某种力量牵引着，也不等其他人，点上蜡烛就一个人钻了进去。矿洞里黑洞洞的，我只能看到烛光照亮的狭小范围。我摸索着走了几十米，其他声音都消失了，只听到自己踩着碎石和呼吸的动静，带着一点点微弱的回响。在寂静里，人的感官变得更加敏锐，我隐约由眼角察觉到某处有些异样，便举着蜡烛找过去。黑暗中，石壁上炸开了一个十几厘米的小口，里面是一窝晶莹的水晶，一根根指向圆心。我握着蜡烛伸进去轻晃，亮晶晶的光透过水晶闪烁着，从各个方向钻进我的眼睛，熠熠生辉。一瞬间，我被一股感动的浪潮席



读书交流QQ群：97172793

卷了。这种世间的极品，埋藏在山体里，竟没有人知晓，而它们仍然朝着最纯净、最完美的方向生长着。我忘掉了身边的一切，世界只剩下我和眼前这一捧水晶。我用眼光抚摸着它们，仿佛听到体内血液沸腾的声音。我突然明白，如果没有自我净化的决心，一直渴望的个人自由，乃至在生活中艺术化的自我放逐，不过是无聊的自悲自怜，是逃避责任的借口。心中长鸣的唏吁，并非我个人独有，而是每一个人心中与生俱来的悲歌。若只是廉价的自我感动，在这茫茫人海中便毫无意义，在这缄默的天地间更没有任何价值。也许，我从未考虑过别人的感受、父母的担忧。我开始对放肆的人生失去了兴趣。生而为人，总该有些具体的价值，哪怕只是让关心我的人放心。我出于迷茫来到这里，难道还要在迷茫中继续蹉跎光阴吗？在那件事发生一个月之后，我便离开了矿山。

出矿山后，我开始觉得人生应该主动点。不管做什么，有什么困难，如果自己主动去克服，那么心境就很不一样，不会有被蹂躏的感觉，要蹂躏也是自己蹂躏自己。

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的长处和短板渐渐清晰。我花了很久的时间去思考、分析自己的能力和愿望，去想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也尝试过许多不同的工作。但我从未想到过电影，因为它距离我太遥远了。可是冥冥之中，命运之手似乎在以缓慢的力量把我往这个方向推动。

2012 年，我在豆瓣网上传了一个相册——《回家》，存放春节回家时拍的家庭生活照片，还有老家的景象。这些都是很日常的场景，但每张照片下的讨论都很热烈。这促使我重新审视老家那逐渐消逝的小城生活。因离家多年，我的审美、思维、习惯已被重构，这种距离使我变成家乡的旁观者。在不需要与生活角力之后，我有了新的视角去观望故乡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美好的东西从一片琐碎中浮现出来。我几乎是贪婪地将所看到的全都记录下来。但照片毕竟只是瞬间的定格，没有时间流淌的印迹，因此，我觉得十分有必要拍摄视频。恰好在年底回家前，我在工作上需要添置相机，便顺理成章地买了有录影功能的机型。从 2013 年春节开始，我在家的每一天都拍得很疯狂，什么都想拍摄下来。几年过去，我积累了大量的视频素材。

2015 年，《刺客聂隐娘》上映，我看到一篇对侯孝贤导演的访谈。有电影学院的学生向他说出自己的困惑：虽然在学导演，却不知道怎么开始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侯导回答说："想拍就去拍，你不去拍怎么知道如何开始！"这句话在我心里引起很大的震动。拍摄父母生活之初，我只是想制作一部对家庭有纪念意义的影像作品，正如我父亲多年前拍摄的那样。侯导的话无形中为我揭示了另一种可能：既然已经有了那么多素材，为什么不能做成一部真正的电影呢？一旦有了这个念头，我便带着学习的意识去了解电影是什么。我开始从豆瓣影评里寻找，那些碎片化的信息一点点地构成了我对电影的概念。

在这期间，我也曾怀疑过。我是很容易自我怀疑的，不是怀疑自己的能力，而是怀疑自己的人生选择。我时常想，在这个世界里，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在过往的人生阅历中，我并未找到确切的答案。我喜欢表达，哪怕只是对着自己。我觉得每个人的诞生都是随机且不可复制的，每个存在都有独特的价值，都应该有与世界相处的独特体验，都可以把这些体验表达出来。

当侯孝贤的那句话帮我掀开遮住那条道路的壁板之后，我看到了这种可能，而且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电影就是最适合我的表达方式。我买了很多书来学习电影知识，从各方面增进对电影的理解。我开始意识到人和环境的关系，这改变了我的拍摄构想。带着超越日常表达的意识，我能够观察得更细致，能够更深入地了解父母身上闪耀的那些普通人的光辉。我想拍一部真正的电影献给父母。

2016 年春节，回到家中，看到父亲衰老得如此之快，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开始剪辑了。当时，我连用什么剪辑软件都不清楚，需要从头学起，至于要花多长时间，最终能否剪出来，更是没有完全的把握。正是在同学聚会过后那

个彻夜未眠的夜晚，我暗暗下定了决心。

2016年4月，我回到北京，花了一个月时间看素材，对于如何开始，却仍一头雾水。我买了两本Final Cut的教程，回家边学边剪。

我喜欢面对困难，但自己又不是很聪明的人，每做一件事，进入状态都很费劲，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影响我的注意力。考虑之后，我决定把网断掉，谢绝了所有的客户，也拒绝朋友来访。除了扔垃圾和买菜，我几乎足不出户。一年多的时间里，我见到的人不超过15个。我每天和清风明月相伴，与花草为伍。工作台就在床边，累了我就躺下看剪辑的书，直到睡着；醒来洗完脸，我又坐在电脑前。为了能长期保持状态，我上好闹钟，确保每天工作不超过16个小时。

经过20个月的剪辑，片子终于完成了。经朋友联系，北京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愿意为片子安排一场放映，时间是在2017年12月，正是北京最冷的时候。放映前，我回贵州去接爸妈。妈问我："怎么这个时间回来了？"我说："来接你们去看我的电影。"她大吃一惊，问："是在电影院看吗？"我说："是啊。"她说："天哪，我一直以为你在开玩笑呢。"记得有一次，她在腌菜，我端着相机在一边拍。她说："都是同样的事情，你拍拍拍，拍那么多干什么？"我说："做纪录片啊。"她问："纪录片是什么？"我说："是电影的一种。"她呵呵一笑，上楼晾腌菜去了。我继续跟着拍，她晾着晾着回过头来，叹了一口气，摇摇头，朝我笑。她觉得我是痴人说梦，但从不打扰我的兴致，甚至在我想放弃的时候，鼓励我继续拍摄。拍亲戚时，他们也总是嫌弃我拍了不给他们看，我说会有那么一天的，他们撇嘴表示不相信。如今我突然说完成了，妈为我高兴的同时，心里仍然疑问重重。

2017年12月31日，放映结束后，我像做了一场梦。我终于兑现了给父母、家庭，还有亲戚们的承诺，也是给自己的人生一个交代，没有浪费这几年的时间。在映后交流中，我语无伦次，经常无意识地神游。我妈说："祝你梦想成真。"我爸说："今天我在大银幕上看到自己了，感谢我的儿子。"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2018年7月27日，在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上，《四个春天》获得最佳纪录片奖，颁奖嘉宾是我很喜欢的周浩。他向我伸开双臂，拥抱他的那一刻，我控制不住地颤抖了。有人说，在发表获奖感言时我哽咽了，我不确定，只记得当时脑中一片空白。领完奖，我去后台留影。在穿过一小段黑暗，厚厚的隔音门合上的瞬间，声音骤然变小，一浪一浪地，抚过我的背脊，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上回荡，显得抽象而遥远。几秒钟里，我仿佛跨越了两个世界。恍惚中，我走下台阶，坐在走廊的墙脚。看着手中的奖杯，往事一幕一幕地快速闪过，配合着身后的欢笑声，充满这空寂的走廊。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眼前的场景与那个KTV的门口有些相似。我想，至少在这个夜晚，在这一刻，在某个领域里，我做到了最好。

（暮　云摘自南海出版公司《四个春天》一书）

## 琐事

◉〔日〕芥川龙之介

◎林少华　译

为使人生幸福，必须热爱日常琐事。云的光影、竹的摇曳、雀群的鸣声、行人的面孔——须从所有日常琐事中体味无上的甘露。

问题是，为使人生幸福，热爱琐事之人又必为琐事所苦。跳入庭前古池的青蛙想必打破了百年忧愁，但跃出古池的青蛙或许又带来了百年忧愁。其实，芭蕉（日本著名诗人松尾芭蕉——编者注）的一生既是享乐的一生，又是受苦的一生，这在任何人眼里都显而易见。为了微妙地享乐，我们又必须微妙地受苦。

为使人生幸福，我们必须苦于日常琐事。云的光影、竹的摇曳、雀群的鸣声、行人的面孔——必须从所有日常琐事中体悟堕入地狱的痛苦。

（月移花影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罗生门》一书）



读书交流QQ群：97172793

# 一对旧藤椅

◉岑　嵘

“心理账户”，是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查德·泰勒在1985年的一篇名为《心理核算和消费者选择》的论文中率先提出的。通俗点说，“心理账户”就是人们在获得收入或进行消费时，总是会把各种不同的收入和支出列入不同的“心理账户”，比如“家庭日常开支账户”“消费娱乐账户”“孩子学习账户”……如果是“买彩票中奖的钱”，我们就比较容易大手大脚地使用；“朝九晚五挣来的辛苦工资”，我们则会精打细算。

有一次，我应邀去做一个讲座，话题就是关于“心理账户”的。有个“70后”的朋友特地赶过来听了讲座。再次碰到她时，她对我说：“我想讲讲我们家的故事，也许这也和‘心理账户’有关吧。”于是，她对我讲了这个故事。

1980年，母亲又怀孕了。然而，一来家中经济条件不是太好，再要个孩子父母怕负担不起；二来父母工作太忙，实在没有精力再抚养一个孩子。考虑良久，父母决定不要这个孩子。

很快，父母领了独生子女证，按照当时的政策，还可以享受27元的独生子女奖励。当时父母一个月的收入也只有20元左右，因此，这笔钱对我们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因为家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于是母亲打算添置点东西，想来想去，最后拿这笔钱买了一对藤椅。椅子带有藤制品特有的光泽，靠背和扶手上还编有精美的花纹，母亲又给它们配上自己做的垫子，它们就成为当时家中最奢侈的家具。

母亲也常常念叨起那个没要的孩子，她常常对我说：“也就是多了双筷子，如果我们当时咬咬牙辛苦一点，现在你就有个弟弟或妹妹了。”说完，她就看着那对藤椅出神。

藤椅被我们用了很多年，它坏了修，修了又坏。几次搬家明明母亲已经把藤椅放到门口准备扔掉，但最后还是拿了回来。

一晃十七八年过去了，这期间家里也发生了很多大事，包括父亲的去世。

因为这两把椅子实在破得不像样子了，最后母亲下决心把它们丢掉。吃完晚饭，我和母亲一人提着一张藤椅，来到小区的垃圾站。因为体积太大，无法塞进垃圾桶，我们只好把椅子摆在垃圾桶旁边。临了，母亲又依依不舍地抚摸了椅子好久。

终于，我们开始缓缓往家走，母亲边走边不停地回头看，终于到了拐弯处。我忍不住随着母亲驻足，回头看去，这两把椅子孤零零地站在垃圾桶旁边，像是被遗弃的小狗，绝望地蹲在原地；还像走丢的孩子，站在路边低声哭泣；又像是家中要远行的亲人，在暮色中向我们告别……

“为了一对旧藤椅，母亲回家竟然哭了一场。”朋友说。

（**枕江居**摘自《羊城晚报》2018年12月13日）

# 奢华的『不』

◉梁朝辉

真正能塑造一个人的是界限，而非自由。你不做什么，才最终定义了你是什么。

欧洲有一句谚语说："咳嗽和贫穷是无法隐瞒的。"名利场的规则从来不是你要去做什么，而是你不要去做什么。不要轻信那些商人的谄媚，他们说，当你购买什么，你就成为什么。显然，这是典型的"油漆商理论"，以为刷上一层油漆就能改变内在的本质。

奢华，不是几双新鞋、几件定制西服。奢华是教养和品位，是一个人努力赢取社会财富后身上的气质和他日常的作为。尊严是在生存有余裕时才能提及的奢侈品。

奢侈品的表层含义是：最没用的东西就是最重要的。因此，奢华从来就不仅仅是获得一件物品，无论这件物品在美学设计上多么完美。奢华是一整套生活方式的组合，是高级的审美和对细节的打磨，是浑然一体的搭配。任何一件单品不过是一块带刺的积木，穿着者越是扬扬得意，旁观者越是觉得刺眼。

高级的奢侈品，属于奢华特性的不仅在于它的设计和搭配，还在于它适合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约会，更有替换的频率、鞋柜的干湿度保持、日常的保养、定期的修复。要经过时间的浸染，和拥有者磨合出彼此细致到千分之一毫米的熟悉度。

奢华不只是能跟上新潮的节拍，也要有足够的衣柜深度，总是能搭配出合乎氛围的穿着，而搭配本身却和时间的历练有关。奢华是穿了十年的皮鞋、二十年的西装，依旧一尘不染、笔直挺括。

努力了很久买几件和自己日常生活习惯不搭的奢侈品，虽然也是一种积极栽培奢华幼苗的方式，然而，竹笋和竹子终究不是一回事。就像很多新贵相信，努力砸钱就是奢华，只要自己足够富有，就可以跨越原本的阶层鸿沟。殊不知，他们只是迈过了物质的门槛，缺的却是态度和对细节的打磨。毕竟，奢华的反义词不是贫穷，而是浮夸的做作。

罗马的伟大，不在于奢华，而在于城市建筑的每一个姿态都经过艺术巨匠精心地设计，每一种设计都使时间和空间安详对视，每一回对视都让其他城市自愧不如。

奢华向外求胜，教养向内求安。和他人攀比倾慕奢华，和自己对话提高修养。律己要耐得住寂寞，通过与他人攀比平衡心理，品位就输给了奢华。

奢华不是你拥有什么，而是要牢记不要做什么，其中的微妙尺度，有时恰恰是需要根据别人的嘲讽来验证的。

可以奢华，却不能浪费，这是一个通用法则。懂酒的喝五万元一瓶的红酒一滴不剩可以，但你要了满桌的菜每个盘子只吃三口却不行。奢华的永远不是价格，而是价值。



读书交流QQ群：97172793

# 一顿八百年前的火锅

◉梵七七

一连数日阴雨，不得出游，我窝在家中读《山家清供》，甚觉有趣。正巧住在福建茶园的朋友松青打来电话，她说天气冷了，若我去武夷山，她一定要请我吃兔肉火锅。我大吃一惊，反问她："崇安竟还有兔肉火锅?"松青有些不解："很常见啊！以前交通不便，靠山吃山，村落里还有猎户。我小时候冬天打来野味，就地生火涮着吃，又暖和又新鲜。"

我喟然叹道："你们的火锅很可能是800年的活化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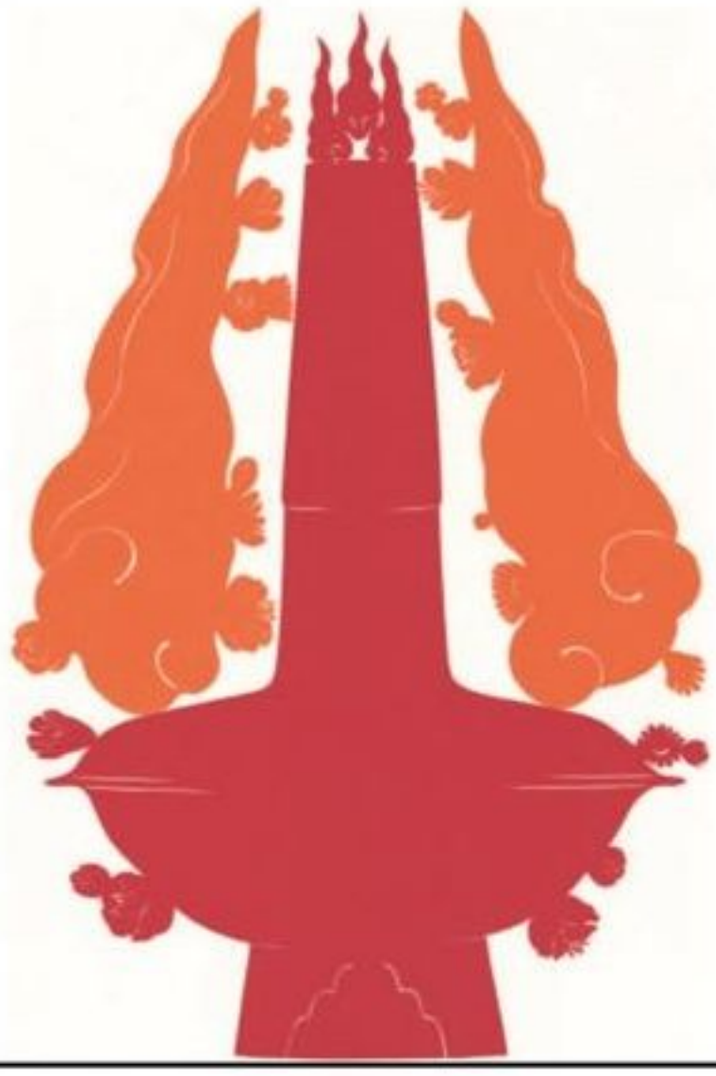
800多年前的一个雪天，南宋士大夫林洪到武夷山拜访隐居的道士止止师。道士住在武夷九曲中第六曲的仙掌峰上。积雪的岩石又滑又腻，就在林洪冒着风雪往峰头攀登时，一只野兔慌慌张张地奔入岩洞，失足落下，为林洪所得。

当时士大夫奉行"君子远庖厨"，纵是天赐美味，厨师没有跟在身边，林洪也一定是茫然的，只好提着兔子去见止止师。止止师说："我们山里人，把兔子肉切成薄片，用酒、酱、椒料腌制一下，再取一只防风小炭炉，坐半锅水，等水烧开了，各自夹着肉片，去汤里晃荡晃荡，涮熟了吃。"

二人坐在炭炉边，生火煮水，推杯换盏，一会儿就吃得满头大汗。肉红菜绿，风紧雪急，颇有山林野趣。釜内咕嘟翻浪，釜底炭赤如霞，上下皆可成诗。

五六年后，林洪来到京师，偶然间在杨泳斋的筵席上又见兔肉火锅。他身在临安富丽堂皇的官宦府邸，心却飞回武夷山顶的茅庐，眼前蒸腾的白雾、舌尖翻涌的滋味，念念不忘却又模糊得像前世一梦。因而，他给这道菜起名"拨霞供"，又作诗纪念："浪涌晴江雪，风翻晚照霞。醉忆山中味，都忘贵客来。"

林洪可能是第一个记录涮锅的人。比起西周笨重的鼎，魏文帝赐给钟繇的鸳鸯锅"五熟釜"，这种即涮即吃的小涮锅，方便至极。



在《山家清供·拨霞供》一文的末尾，林洪还说，兔肉不可与鸡同食；"猪、羊皆可"。可是，自林洪之后，将兔肉"自夹入汤摆熟，啖之"的吃法，似乎从江南文人笔下消失了。

1984年，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出土了一幅辽初壁画。画面中，3个契丹人围坐在一起吃涮羊肉。传说，忽必烈打仗时突然想吃羊肉，厨子十万火急，将肉片在沸水里涮熟了吃——这段故事流传甚广，却未曾见于正史或稗记。《清稗类钞》中却有："京师冬日，酒家沽饮，案辄有一小釜，沃汤其中，炽火于下，盘置鸡鱼羊豕之肉片，俾客自投之，俟熟而食。有杂以菊花瓣者，曰菊花火锅，宜于小酌。以各物皆生切而为丝为片，故曰生火锅。"不仅如此，清代御膳房的档案中，亦有乾隆办"千叟宴"中使用"野意火锅"的记载。

北方的涮羊肉是否借鉴了林洪的"拨霞供"，我们无法准确判断。如今，"拨霞供"仍流传在止止师隐居过的武夷山，这一趣闻比口腹之欲更令人回味悠长。

（**赤城霞**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2期，**赵希岗**图）

---

奢华不只是晚上9点后的礼服酒会，奢华还是下午两点在公园里独自散步，穿了多年的皮鞋，板型依然标准。强大的内心，让人显得自然得体。

奢华来之不易，像历尽沧桑的陈年葡萄酒。终究，好多人即使拥有奢侈品，却只是像个奢侈品的推销员。

（**寒溪晓**摘自《时尚先生Esquire》2019年第1期，**邝　飚**图）

# 如何探求品牌深度

◉〔德〕沃尔夫冈·谢弗 ◎李逊楠 译

丹尼尔·卡尼曼的畅销书《思考，快与慢》中，对于市场营销和品牌神话的缔造，我们获得了两个重要启示：其一，顾客对于品牌信仰的个人自信，大部分基于他们在品牌故事中能够看到的意义——尽管这些意义有时候聊胜于无；其二，记忆式的品牌故事为将来保留了强有力的参考价值。

我们的记忆与品牌故事彼此连接，我们想要记住的东西也与我们自己所做的决定密不可分。为了把故事讲得更好，让它听上去更加真实，我们会不断地对它进行修改、填充和重塑。举个例子，我们经常把戏剧和悬疑的成分加入品牌故事中，让故事的高潮部分和结尾部分更加吸引人。我们的工作，在本质上与好莱坞的电影编剧一样。

对品牌来说，这样的故事无疑是完美的。不过，如果品牌故事里有很多难辨真伪的悬疑情节，即便消费者一开始会觉得印象深刻，但等到他们进行理性消费时，情况就堪忧了。

鼹鼠皮笔记本公司是米兰的一家企业，它在关于消费者印象的品牌营销方面，拥有大量的成功经验。每一个鼹鼠皮笔记本在出售时都会夹带一张单页，用长诗的形式记录着品牌建设的详细历史。这些长诗讲述了凡·高、海明威以及其他艺术家和作家用鼹鼠皮笔记本记录他们的手稿、笔记、采访和灵感的故事。当然，介绍中还提到美国作家布鲁斯·查特文，他的著作《歌之版图》中有一整个章节是写在鼹鼠皮笔记本上的。介绍中还讲述了鼹鼠皮公司是如何把曲高和寡的神话品牌带入现实生活，为大众提供平易近人的实用产品的。

如果鼹鼠皮公司不是如此努力地缔造品牌神话，那它也就不会成为顶级品牌了。举一个例子，2010 年，鼹鼠皮公司在热那亚节这天推出了一款新式笔记本，里面记载着查特文和他妻子的往来信件。为了抓住年轻一代消费者的心理，鼹鼠皮公司还推出了很多手机应用和模板，鼓励年轻人积极创新，并以此推广自己的品牌。

构建品牌故事的另一个用途是丰富品牌背景。在现今品牌泛滥的市场中，拥有品牌背景显得愈加重要。对此，维也纳大学哲学系教授雷斯曼这样解释：“许多品牌都丢弃了自己的尊严，丢弃了自己的务实精神。”

货架上不断出现新的产品，但是它们的生产与我们的联系已经越来越少了。也许很多人至今仍记得那时候的场景——那个年代机器生产还没有占据我们的生活，我们知道做一双皮鞋所需要的材料，也知道做皮鞋、皮包和皮坐垫所学的手艺要有所不同。

如今，我们并不知道自己购买的商品是在哪些地方生产出来的。对我们而言，生活中的很多事物都没有以前那样有

读书交流QQ群：97172793

# 手表

◉马未都

我实在记不清自己有多久没戴手表了，大概是因为手机有计时功能，我就不愿意再戴手表了。本来手腕上多个累赘就别扭，更别提表带松紧都不是，紧了勒，松了掉，反正没舒服过。当手机可以作为计时器后，手表就被我放在抽屉里了。

我年幼时看大人手腕上戴块表觉得十分神气，至于时间，好像没那么重要。我就见过大人新添置手表后，一天老是问别人几点了，边问边显摆自己的新表。如果别人笑他几句，他就说："我只是对一对我的表准不准。"

日子穷时，手表是个人最重要的财产。当时全国的商场里卖得最贵的商品就是手表了，北京商场里卖得最好的手表是"上海"牌的，这让北京人很丢面子。我小时候质量较好的商品都是上海生产的，连奶糖都是上海大白兔的最好。我就不明白，难道是大白兔产奶吗？为什么奶糖不叫大白牛，偏叫大白兔呢？

"上海"牌手表在50年前120元一块，这在普通人每月挣三四十元的年代，算是天价，所以能买得起手表的人非常少。记得20世纪60年代末，南京出了一款"紫金山"牌手表，价格超便宜，只要32元，我老爹不知走了什么关系买了一块。这块手表也挺漂亮，走起来一天最多就差个几分钟。

那时的手表每天都要上弦，这是我最爱干的事情。父亲告诉我上弦要悠着劲，千万别用力过猛将弦上断。我天天小心翼翼地为手表上弦，好像从来也没有将发条上满过。终于有一天，我上发条时感到手劲打滑，才知道，将手表的弦上满是这样一种感觉，如此神妙。多年以后，当我自己买了一块自动上弦手表时，先是一阵快乐，后是一阵甩动胳膊，终于不用惦记给手表上弦这件事了，但那种简单的乐趣也在不知不觉中永远地失去了。

（**若　子**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视觉中国**供图）

---

活力了——因为它们失去了意义和灵魂，也不再具有务实的特性。这就是很多人都喜欢手工产品和本地产品的原因——它们能让我们追根溯源。从食材开始，我们逐渐对各个领域产生了同样的要求。有来源的产品，才能与我们的生活产生联系，同时看起来也会更加完整。这样的产品才称得上是商品。

对信誉品牌来说，建立品牌与个人之间的联系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信誉品牌所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答案是，通过讲述品牌故事来刺激消费。

很多信誉品牌在这一方向上的探索相对较晚，那些与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相关的信誉品牌更加后知后觉。在这一方向上，成绩最为突出的反倒是那些小型品牌，例如法国的拉吉奥乐。它的宣传手册上，与开瓶器和餐刀有关的文字足足有二十页，这充分展示了品牌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此外，手册上还记载着关于品牌的奇闻趣事，以及对工匠精神的详细介绍。原本，阅读这种包含着无数细枝末节的宣传手册，会令人烦躁不堪。但是实际上，那些文字朴实无华、发自肺腑，就像是父母称赞孩子时的由衷话语，不断地吸引着消费者的眼球。

人们愿意被优秀的故事吸引，故事会暂时收买我们的心灵，麻痹我们的头脑。故事让我们暂时中止无休止的思绪，让我们顺着它的引导展开联想——当然，这样的过程一般不涉及深刻的思考。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香奈儿拍摄过一部讲述品牌历史的广告短片，通过小段故事的拼接，用黑白影像的表现形式，由凯拉·奈特莉深情演绎，迅速抓住了人们的心理——把观众成功地放到了故事见证者的位置上，并进一步把观众转变为故事的参与者。

（**远人烟**摘自古吴轩出版社《品牌思维》一书，**黎　青**图）

## 电梯侠

电梯里人员将满，进来一个胖姑娘，超载警报响起，她尴尬地退出。这时，一个瘦姑娘挤了进来，见电梯没超载，她满脸得意。简直是仗“瘦”欺人！我悄悄地按住故障求助键，电梯“嘀嘀嘀”响个不停，瘦姑娘以为超载，沮丧地退出。在电梯下降过程中，从电梯的对讲机中传出声音问道：“刚才谁按的求助键？”我把头凑过去说：“是我，电梯侠。”

## 坏　人

一个女孩去面试一家公司的行政岗位，岗位要求是应聘者英语得过六级。考官问她：“HR 是什么意思？”女孩答：“坏人！”

## 养老院

两个老人去养老院。70 岁的老人住进去了，90 岁的老人被拒绝入住。工作人员说：“对不起，大爷，我们不接收儿女健在的老人。您的资料显示，您有一个儿子。”90 岁的老人说：“刚刚进去的就是我的儿子！”

## 佛门戒律

有一天，悟空直接问唐僧：“师父，你动不动就要开除我，为什么从没想过要开除八戒和沙僧？”面对悟空的质问，唐僧轻声说：“因为师父是佛门中人。”悟空不解地问：“这跟佛门有什么关系？”唐僧回答：“佛门中人是不能乱开‘沙戒’的。”

## 羡　慕

不知有多少父母羡慕许仙和白娘子，这两口子孩子一出生，一个被关在塔底下，一个出家，都不用带孩子，也不用辅导作业。再相见时，孩子都中状元了！

## 裹　脚

老师问：“古代的女人为什么要裹脚？”学生大声回答：“怕她们逛街。”老师接着问：“为什么现在不裹了？”学生：“现在有了网购，裹了脚也没用。”

## 眼　熟

空姐在飞机上发盒饭，不知为何没给我。当空姐路过时，我轻声问了句：“你是不是把我给忘了？”空姐满脸疑惑地说：“有点眼熟，但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 威　胁

我记得小时候爸爸妈妈吵架，吵得非常凶，而我只能在一边傻傻地看着。然后，妈妈拿起一瓶敌敌畏对爸爸说：“你竟然打我，你根本就不爱我！我要让你尝尝失去亲人的滋味！”说完，她拿起敌敌畏就往我的嘴里灌……

## 虚拟与现实

“老公，对不起，我们离婚吧。”“为什么啊，老婆？难道我做错了什么吗？”“不是，老公，你对我很好，送我的锦衣我也很喜欢。你在游戏里对我的照顾让我很开心，但是，我现实里的媳妇要生了，我要去看孩子了。”

## 熊孩子

小王下班回到家，发现自己的模型又坏了，就问他妈妈：“是不是我表弟又来了？”妈妈说：“唉，你小舅舅命苦啊，结婚晚，孩子才 4 岁。”

小王一听就不乐意了，说：“年纪小怎么了，这种熊孩子就要狠狠地揍一顿才行！”妈妈又说：“当年你小舅舅盖好了新房准备结婚，可一场大火全给烧没了，婚事就被耽误了。”

小王更生气了：“说这些干什么，那熊孩子……”妈妈打断他说：“那场大火就是你放的，你当年也差不多 4 岁。”

## 礼　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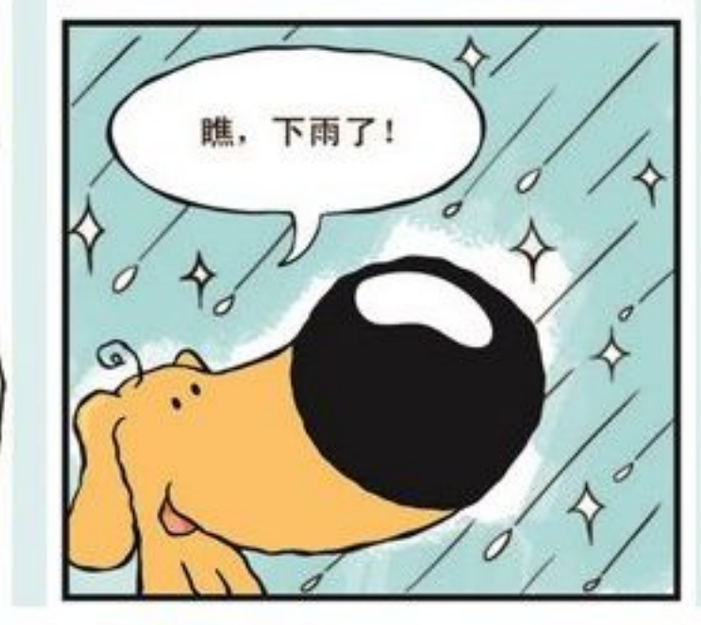
小李第一次去女友家，女友带着他到附近逛逛。女友说：“你看到山边的那块大空地了吗？我妈说，只要你娶了我……”小李兴奋地说：“那块地就是我的？”女友摇摇头，说：“你的礼金就拿来给我弟在那里盖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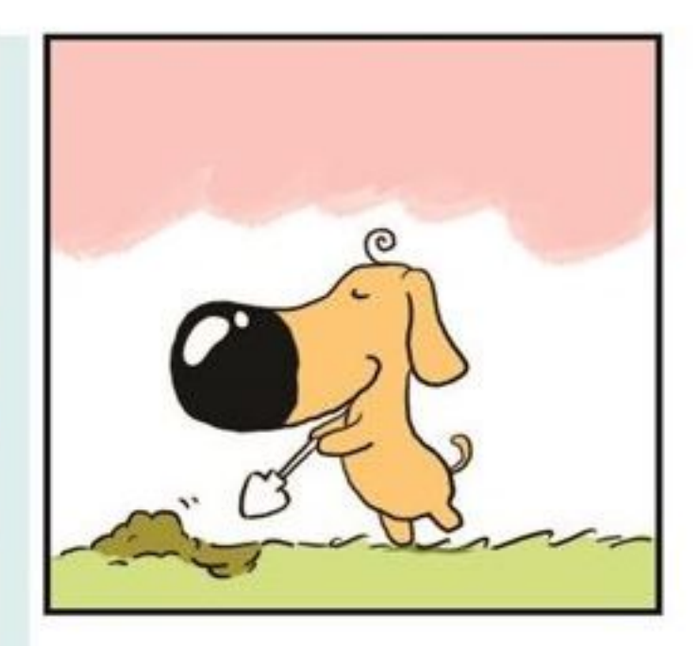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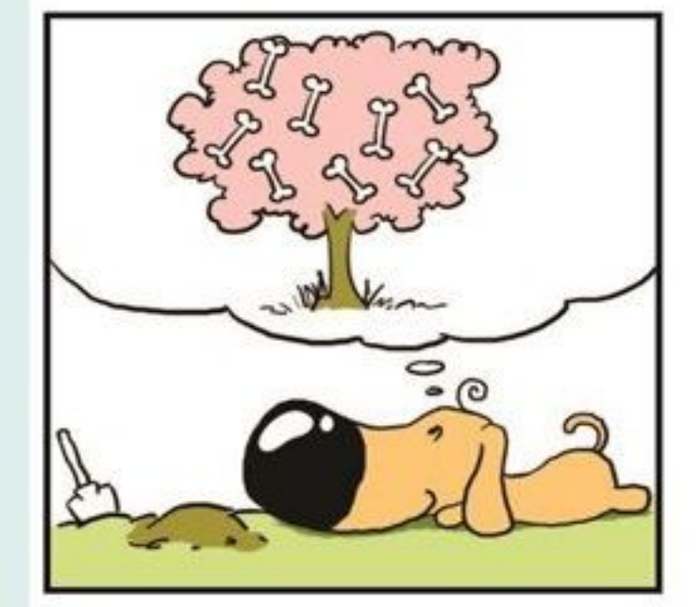
读书交流QQ群：97172793

# 雅皮的心情日志

◉欧阳宏利





# 地中海幻想曲

◉王　蒙

温柔的地中海是让人无法拒绝的，蓝紫色的海波编织着执拗无望与从容淡定的花纹，雪白的浪花映照着转瞬即逝的笑容。带有圆圆的周边弧线的海洋，由于一无所有而显得一切尽收眼底，地球也好像变小了些。我甚至计算着，绕海面游一周的公里数、时间，还有新作的此篇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她”，要不要跳下去试着游一游。而原来看着十分伟岸的邮轮，由于它的安静无声，也由于它的超强定力与减震设施，显得谨慎与委屈。一片海，一艘可以装载数千名游客的超豪华邮轮，被包含了懒惰、愚笨与贪婪的人类收拾得俯首帖耳、悄无声息。空间与时间就这样在大海上聚合与离散，扩大与缩小，积存与失落；而体验、感动与忘却，就这样如落花流水，欲诉无言。想起时间与空间，生命与感叹永远这样移动着、变化着、消逝着，我流泪了。

好的，假设在这篇耄耋之年的作者所写的大龄青春小说里，她是一个39岁而且心猿意马的美女，身高1.73米，体重56.4千克，长着广州人的眼睛、青岛人的身材、米脂人的脸庞，还有湖南人的意态；她具有北京的学士、加州的硕士、海德堡的博士学位；有做院士的父亲、当工商联主席的爷爷、在梅兰芳门下学过戏的母亲。早在许多年前，她陷入了公主与王子的感情旋涡，然后遭遇痛彻心扉的失望。后来，她用学历、学位与超强体力训练报复了生活。接着……她走向40岁。

3年前，她结识了比她小5岁的声乐教师小李，小李在圣彼得堡与那不勒斯的比赛中都取得了好名次。这终于使她恢复了美丽、笑容、狡黠，还有在大海上旅行的美梦。

在一个月前，他们之间产生了隔膜。他们二人已经确定了结婚日期，预订好举行婚礼的酒店。她热切地希望小李为她做一件事。做一件什么事呢？请大家猜一猜：例如小李约她一起看一部伊朗影片；例如小李为她网购一瓶匈牙利产的以30筐葡萄为原料的金色甜葡萄酒；例如小李替她与她的一个闹了点误会的好友通一个电话，说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对于这些小小的请求，小李居然置之不理。对了，就是类似的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使她伤心欲绝，取消了婚事，仅仅是预订酒店的费用，她与小李就损失了8000块。她的父母为此痛心疾首，说了她一顿。她则严正指出：她不可以为了结婚而结婚，她不是一件亟待处理的、即将过期的罐头。一想到自己要做一件改变自己的生活、命运与身份的事，她便很痛苦，心有不甘。她宁愿一辈子不结婚，她愿意独身一辈子。然后父亲摔了一把罕见的坭兴（不是宜兴）陶



读书交流QQ群：97172793

茶罐，母亲哭出了声。过了两周，她从北京飞到慕尼黑再转罗马，最后上了这艘“地中海幻想曲”号邮轮。

第5天，她与数千名游客上了希腊的圣托里尼岛。她在岛上吃了小吃，并要了一瓶干白葡萄酒。她觉得是追求养生的傻劲儿使得多年来红葡萄酒在我国大行其道，然而，她只喝干白。圣托里尼的干白一瓶只卖10欧元。这种用本地葡萄家酿而成的酒，说酸不酸，说甜也不甜。有酸有甜而且有一种高贵的凝结，有一种保留和恬淡，有一种敲击和嘲笑。这种干白好像对消费者绷着小脸，它并不追求可口，它微微地保护着陌生感，并不为了讨好任何人，它有着冰雪般的聪明与清爽的口感。

她在小小的神奇的岛上，喝了一整瓶，喝得如醉如痴。

傍晚上船以后，她在阳台舱房倒头便睡。后来她梦见自己果然登上了邮轮，梦到自己喝了琼浆玉液，梦到自己在地中海与大邮轮上飞翔。她贴着海面飞，贴着舰舱飞。她与海鸥一起飞，与海鸥一起降落到海面上，她也与海鸥一起戏水，并且寻找小鱼作为食物。她觉得有点凉。有风。头有点重。喝多了。不该喝这么多酒。这时候有人敲她的舱门。

“我也在这条船上。我也在。我也上了这条船。上了船的也有我。”

像是在读《弟子规》与《三字经》。像是9月1日的小学开学典礼。像是在唱诗。像是在念经。她哭起来了。

她飘到第11层甲板的咖啡厅。她走到第12层甲板的红色跑道。她轻盈地跑了一圈。她飞到第13层的迪厅，又转到了泰国餐室。她没有看到任何人，她失望了。同时她开始更加清楚地听到声音：“当然，我是小李。我也上了这条船。我就在你的旁边。你喝得太多了。你待会儿就看到我了。我给你买了30箱标准的‘多卡农’酒。我已经联系好了，回国后马上去电影资料馆看伊朗影片《天堂里的孩子》，还有印度大师卡比尔·汗导演的《小萝莉的猴神大叔》。我已经与你的闺蜜通了电话，她说下周五请我们二人到她家吃莲藕。还有，还有，还……”

还有什么呢？天啊，她睁开眼睛，小李穿着邮轮的文化衫——黑色的图案，“MSC”的字样赫然入目。他拿着一个经过他的粘贴修理完好如初的坭兴陶茶罐——广西的坭兴正在学习江苏的宜兴，发展自己的特色工艺品——然后小李哭了。她也哭了。

一小时后，她开了电灯，在安静的船舱里，她感觉到些微的凄凉。她仍然相信自己内心的强大。她看了看手机，是凌晨3点。她去卫生间洗漱。她穿上一件风衣，脖子上围上一块纱巾。她悄悄地从第11层往上走。她发现，在这个时间起身散步的竟也有六七个人，已经有人用英语向她问好。

此口的清晨，她应该在雅典卫城登陆。她坐了3个小时，提前在餐厅用了早餐，她轻松愉快地进入自己的666号舱间。坐下来后，她喊了一声。

她看到，沙发面前的茶几上，摆着深色的坭兴陶罐——坚硬、有光泽，如墨化了的赤铜，灰、黑、赤褐，逐步变化，再慢慢归一，如金属，如玉石，又如玻璃。这正是被父亲在愤怒与怜爱中摔了八瓣的那件上品茶具。

请设想：她终于明白了，信息中会有信息的隔膜，传播时会有传播的故障。小李在她的暴怒与伤心中只说过一句话：“我没有收到，没有收到，没有收到你的微信啊！”

她喜欢这次旅行。她喜欢希腊的小岛上，悬崖峭壁上的上圆下方的蓝顶白屋子。她喜欢那不勒斯的桑塔露琪亚港，黄昏时分，一只鹰在海港的上空飞翔。小李给她唱过而且还会给她唱《桑塔露琪亚》。她甚至坚信，如果余下的几天，她不能在这艘邮轮上找到小李，那么小李3天后一定会在罗马附近的奇维塔韦基亚码头，要不就是北京的首都国际机场，拿着一束产自荷兰的玫瑰等她。桑塔露琪亚的另一边就是庞贝，因维苏威火山爆发埋葬于公元79年。一面是岩浆，一面是火山灰。历史上有过那么多的悲苦恐惧。她终于赶上了幸福。她祝愿自己与亲友过得幸福。

“必须的。”宋丹丹说。

（**海客谈**摘自《上海文学》2019年第1期，**李　旻**图）

# 别有用心的孝行

◉傅志远

很多人都是在医院里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虽然“久病床前无孝子”的故事屡见不鲜，但也有许多病人是在儿孙的陪伴下离开的。只是子女的照顾与陪伴，是否都出自对至亲的孝心？

一位休克昏迷的老先生由外院转来本院，检查的结果是肠坏死，需要立即接受手术。我从CT上确认了这个致命的诊断，同时也看到病人肝脏上有许多阴影。陪老先生就诊的家属有十几个，大家对病情都相当关心，每个人都有不少问题要问，但我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清楚地说明需要做手术的理由，以及肠坏死这种疾病的高死亡率。在解释病情的最后，我提到了他肝脏上的阴影。

“肝脏上有许多阴影，从影像上来判断，有可能是肿瘤，请问老人家有肿瘤的病史，或是做过相关的检查吗？”家属们面面相觑，似乎都对这个意外的发现感到吃惊。

我接着说：“现在做手术是为了救命，肿瘤的问题固然重要，但当务之急是解决肠坏死问题！”家属们还在七嘴八舌地讨论，为了抢时间，我们已开始做手术前的准备。

除了把坏死的肠子切除，手术中所见的也如先前CT扫描显示的一样，整个肝脏到处都是肿瘤。在不可能把肿瘤完全切除的情况下，我取了一些组织给病理科化验，确认肿瘤的形态，以决定后续的治疗方案。

虽然手术前病人的情况相当危急，但通过及时的诊断和治疗，还是捡回了一条命。术后，病人恢复得相当顺利，只可惜肝脏肿瘤的化验结果是，癌细胞已向远端转移。

于是，我和肿瘤科的医生进行会诊，我认为在外科手术已经无法医治的情况下，或许还能靠化疗来减缓癌细胞的扩散。但肿瘤科医生评估的结果是：病人的年纪与体力并不适合接受化疗，而且从肿瘤的形态与癌细胞扩散程度来看，预期化疗的效果也不会太好。因此，在手术复原之后，我们的治疗方向转趋保守，既然治愈肿瘤已不可行，只好实施以不增加病人痛苦、改善他临终前生活质量为原则的方案。

当病人的进食与活动几乎恢复正常时，我开始安排病人的出院事宜。我的想法很单纯：既然时日无多，倒不如趁着现在能吃能走，赶紧回家与家人多聚聚，享受最后的天伦之乐。

住院期间，病人的三个儿女经常来探视，对老先生的各项护理工作也都事必躬亲，每次来访总带着各种点心和补品。我很羡慕他有三个孝顺的儿女。

我本以为子女们会为父亲出院感到开心，也很乐意接自



读书交流QQ群：97172793

己的父亲出院，却没想到，他们商议之后的结果，是送父亲去养老院。

有一次查房时遇到了病人的小儿子，我诚恳地告诉他："以你父亲目前的健康状况，大概撑不了多久，我建议你们早点接他回家，还可以和他有多一点的相处时间。"

"我们知道，已经在安排了！我找到南投一家风景很不错的养老院，一准备好就会接他过去！"

既然家属这么说，那我当然尊重他的决定。只是这一等，又一个星期过去了，病人家属似乎还是没有要病人出院的意思。

又过了几天，我遇到病人的女儿，同样的话我又说了一次。

"医生，你的好意我知道，我也很希望接我父亲回去住。只是我哥哥嫂嫂和我弟弟有很多意见……"看她面露难色，我也不好意思追问下去。

一天又一天，老先生还是在病房里住着。直到某天早上的门诊时间，病人的大儿子与媳妇突然来诊室。"我们决定今天接我父亲回家！能不能请您赶紧帮我父亲办理出院手续，我们要尽快离开！"

他们的态度令我相当不解，为何先前不肯出院，今天又突然改变心意，而且来得又快又急？但为了给家属方便，我还是请助理赶紧帮他们办手续。

当天下午，我按照惯例去病房查房，我本以为他们已经离院，却发现这位病人的名字还在住院病人名单里。

"他们不是急着出院吗？怎么还没走？"

"我照你的指示帮他们办理了出院手续，可没过多久，另一个儿子赶到医院，在病房和他哥哥大吵一架，然后就说不出院了。"助理的说法让我感到相当意外，可是身为外人，整件事情没有我们评论的余地。

就这样，病人又住了下来。这是一个四肢健全躺在床上，不需要吃药、不需要打针的病人；也是一个处于癌症晚期，已经没有多少日子可以好好活，需要家人在他临终前陪伴的孤单老人。

出院变成一件遥遥无期的事，每次遇到病人的子女，我总是得不到正面的回应与肯定的答复。

某一天下午，病人的女儿独自来到医院，主动提出要帮父亲办理出院手续。我半开玩笑地问她："最后你们决定接父亲去哪里住？这次该不会又临时变卦吧！"

她叹了一口气，告诉我整件事的原委："不出院实在是不得已的决定，上次临时改变已经决定了的事，我们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大家都想接父亲回自己家里住，只是地点一直决定不下来。"

"那很好啊！你父亲能有你们三个这么孝顺的儿女，他应该感到很欣慰吧！"

在医院里，我见过太多病重的父母被子女当成烫手山芋而互相推诿的事，因此他们先前的表现让我以为又是这样的情形。但此时，她的回答令我觉得这位老先生真是好命。

"从一开始我就表示要照顾父亲的最后一程，但我父亲有几块土地，还有一些存款……所以我哥哥与弟弟一直防着我，认为我想把父亲的钱骗走，所以始终不让我接父亲回我家住。

"上一次我哥哥嫂嫂来办出院手续，就是为了这些土地和存款。他们想把父亲藏在汐止的山上，不让我们有机会接近，结果被我弟弟发现才没得逞。

"其实我弟弟要接父亲去南投住，打的也是一样的主意……"

她的回答，让我对人性的黑暗感到失望与害怕。

"那你今天怎么有办法自己来办出院？你的兄弟没有意见？"照她的说法推断，难保不会又突然杀出其他有异议的家属。

"他们的车正在楼下等，就是要确定我会送父亲回家。律师晚点儿也会来，趁我父亲还清醒的时候，把财产与土地产权转移的手续都办妥，接下来就会送他去养老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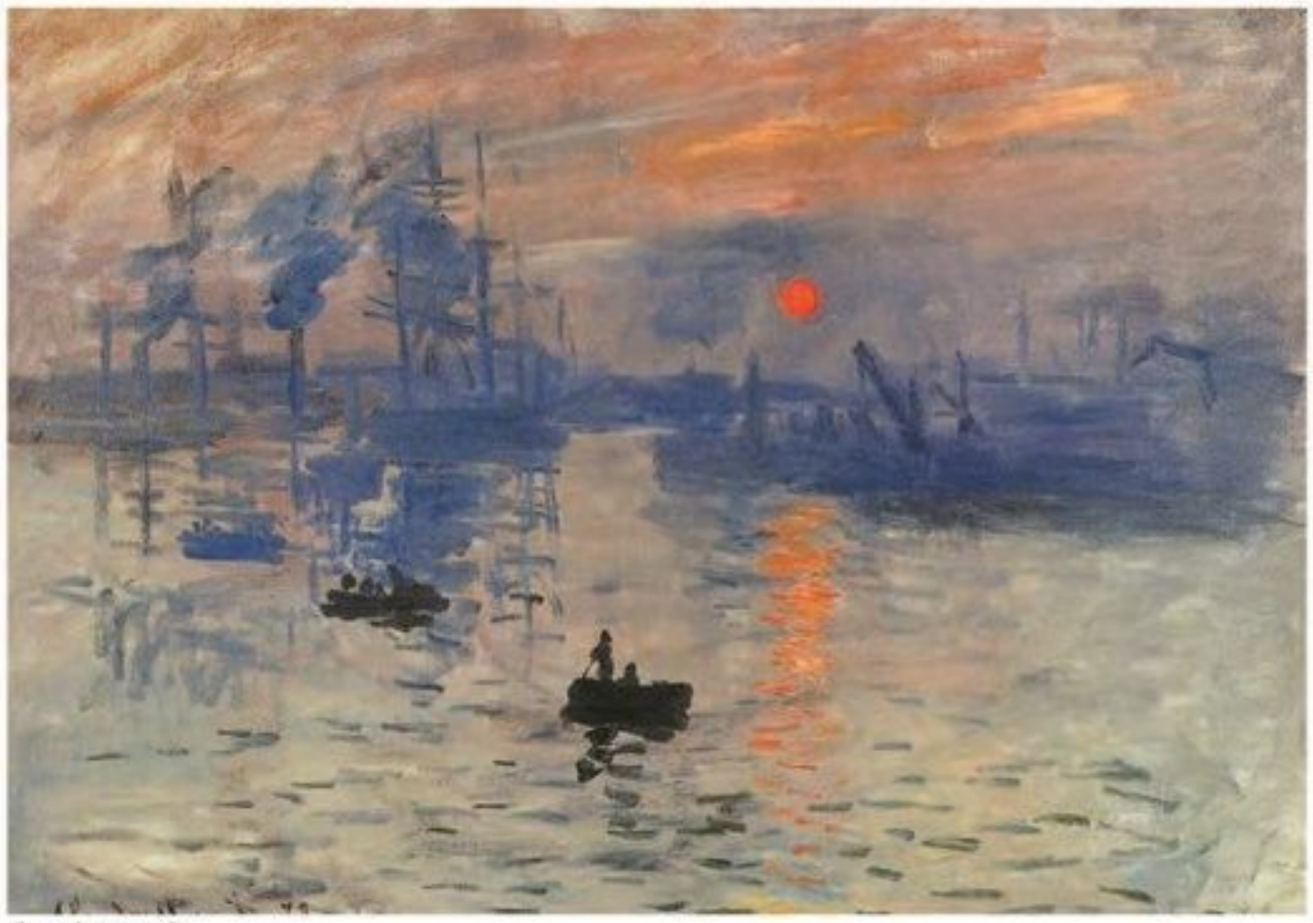
我几乎已经预见，没有钱、没有土地，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的癌症晚期老人，最后在养老院的日子。

满堂儿孙孝顺的背后，也可能是别有用心。医生这份工作，让我看到太多病床边的人性。

（**夜　客**摘自中信出版社《医生，不医死》一书，**沈　璐**图）

# 莫奈的光影印象

◉梁 进


《日出印象》

印象派的名称来源于莫奈在1874年一个另类画展中受到嘲讽的一幅画作——《日出印象》。这幅画描绘的是塞纳河港口的清晨，太阳刚刚升起时的情景。画家在很短的瞬间，将早晨的美景在光线还没有变化前画成作品。学院派的老古董认为这幅画很粗糙、太随意，并嘲笑这幅画是画家脑袋进水时在画面上泼了糨糊，或者完全就是凭印象胡乱涂出来的；其他人也附和说，这类画家统统都是“印象主义”。没想到，这些酸溜溜挖苦的话，反而成全并造就了“印象派”。后来这个称号也成为这个充满生命力的画派的象征。莫奈也成了印象派的先驱和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在这幅画中，除了三艘轮廓依次变得分明的小船，海港和岸边的细节并不清晰，给人一种整体模糊的感觉，好像是睡眼惺忪时看到的清晨港口的朦胧景象。唯一那轮红红的、处在画面黄金分割位置上的朝阳及其投射在水面上的光影点醒了画面，让观众得以真真切切地分享那种早起推窗、呼吸晨曦、沐浴朝霞、身临其境的感觉。

《持阳伞的妇人》

莫奈长期探索光与空气的感觉效果，特别擅长光与影的表现技法。他对色彩的把握和运用相当细腻，他用许多相同主题的画作来实验色彩与光的表达方式。他认为色彩的变化是随着观察位置，因光的状态和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的，也会受到画家主观情绪的影响。他常常变换条件，对同一对象进行多次描绘，从自然光色的千变万化中捕捉感觉。这时，绘画对象的细节已不再重要，而画家通过描绘对象并不清晰的姿态和其微妙细腻的光线变幻，表现了更为丰富的情感内涵和层次，从而使其作品有了更强烈的感染力。

在处理模糊印象方面，艺术走到了数学的前面。数学一直以处理问题精准清晰而著称。在印象派横行的年代，画面已经“印象”了，但数学家们还不知对生活中大量的模糊概念该如何处理，一直在和准确较劲。直到一个世纪后，在实际中处理大量界限不分明的模糊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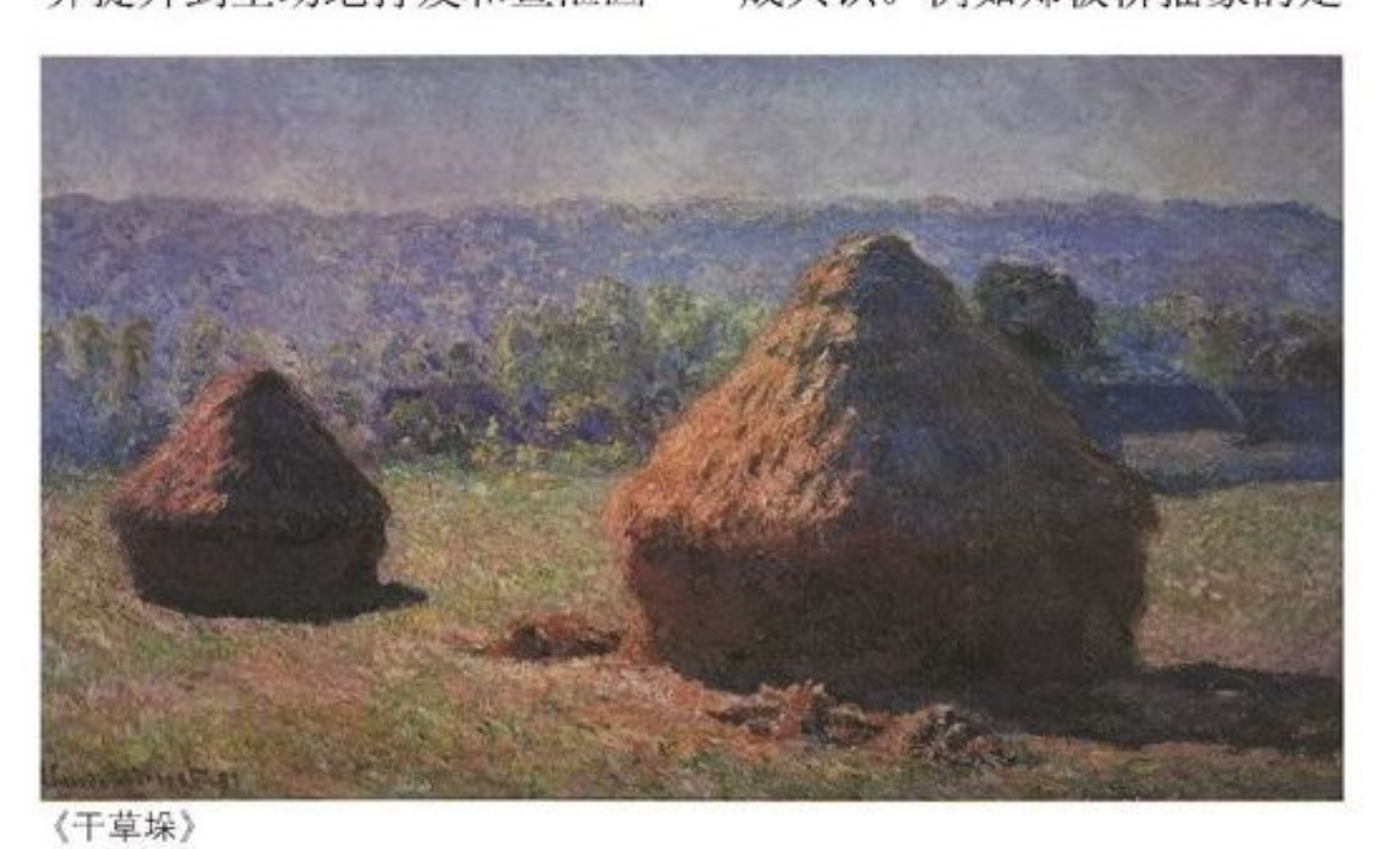
读书交流QQ群：97172793

的迫切需求，使模糊集合、模糊逻辑的理论发展起来，随后延伸到模糊拓扑、模糊测度论、模糊代数学、模糊分析学、模糊群、模糊图论、模糊概率统计等数学领域。1965年，美国控制论学者罗特法利·阿斯卡·扎德在《信息与控制》杂志上发表论文《模糊集合》，标志着模糊数学这门新学科的诞生。很快，对模糊性概念有了模糊集的描述方式，人们可以用模糊数学来识别、判断、评价、推理、预测、决策和控制模糊过程。这样，它在模糊信息处理、模式识别、人工智能等方面有了广泛的应用，使得数学在各个领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当然，模糊数学与印象派不同的是，前者仍然是客观的。

我们来欣赏莫奈的画作《持阳伞的妇人》。画中的妇人面部藏在伞中，轮廓模糊，但整个画面色彩的基调明亮，红、黄、绿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使我们感到画面中人物的年轻美丽。云飘忽不定，动感极强，加上草和头巾的舞动，使人有沐浴在阳光里，和风袭面的感觉。画中天地不分，背光给人物镶上了金边，视角由下而上，头巾和天空的颜色一致，伞跟裙子和大地的颜色调和，让人觉得少妇和大自然融为一体，富有强劲的生命力。而作品充满青春气息的氛围使得人物的美丽给观者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从而也将画的空间从方寸之域拓展、延伸到一个观众与画家共同创造的空间里。

《圣拉扎尔火车站》

印象派最成功之处是将画家的感觉融进了画布，它脱离了以往艺术形式对历史和宗教的依赖，摒弃了传统的创作观念和手法，将重点聚焦在纯粹的视觉感受上，而内容和主题变成了陪衬。印象派艺术家着重于描绘自然的刹那景象，使一瞬间成为永恒，并将这种科学原理运用到绘画中。他们通过感觉映射，建立了一座和观众交流的情感桥梁。于是，将作品从原来被动地反映客观世界提升到主动地抒发和宣泄画家的主观情感的境界。画家试图在客观实体和主观意念之间找到一个打上作者烙印的映射函数。用数学的话说，就是通过画家把古典空间的映射推广到广义空间，将现实物体与情绪感觉建立起联系。印象派观察、直接感受和表现色彩变化的奇妙画风，对后来的现代艺术影响非常深远。而且他们还特别喜欢针对一个主题用不同的色彩表现不同的情绪。绘画从实描走向抽象，中外的艺术家以不同的方式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例如郑板桥抽象的是


《干草垛》

竹的神韵，凡·高抽象的是向日葵的情调，莫奈抽象的是睡莲的光感，等等。

《圣拉扎尔火车站》是莫奈画作中时代感最强的一幅。工业革命后，机械化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方便，但也产生了污染、噪音，并开始破坏自然美，这让坚守传统的人悲观哀叹。然而真正的艺术家并不完全同意，在他们的眼里，美存在于任何地方。摒除杂质，发现美只需具有非凡穿透力的眼睛和善于挖掘的画笔。工业也是美，只是美的形式不同罢了。这幅画直接让绘画历史上从来未出现过的工业革命的象征——火车入画。画面的处理方式完全是“印象式”的，升腾的烟雾、模糊的远景、忙碌的身影、似透未透的穹顶以及待发的火车，都把火车站的气氛刻画得生动、喧闹，也暗喻着机械大时代的生机勃勃和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

莫奈很喜欢画系列画，《干草垛》就属于这样的系列画。该图是藏于法国罗浮宫的其中一幅。画面很简洁，远近的背景都很模糊，只有两个大小不一、几何形状鲜明而颜色混沌的黄色草垛立于画中。对于这么简单的物体，画面好像没有表达什么，然而艺术批评家并不这么认为。法国作家奥克塔夫·米尔博说：“这就好像人的脸庞，我们可以看到和感受到细微的变化，感受到内心的激情、灵魂的震撼，还有狂喜、忧郁、痛苦，人内心的一切。”画家康定斯基则认为，可以从草垛中获得某种启示。这种以简喻繁的方式让这一系列绘画记录了现代绘画发展的重要时刻。

莫奈最有名的系列作品是《睡莲》，他将同一池塘里的睡莲在不同时间、不同季节、不同光照下的不同姿态以画家不同的感觉画出来，展现出睡莲层次丰满的外形和内涵。实际上他通过一系列的映射，将睡莲按时间轴的变化，通过在二维画布上多加一维离散的时间轴表现出来，而每一幅画都是这个轴上某个时刻的一个截面。由于莫奈对光和色特别敏感，他往往能发掘出人们忽略的一些转瞬即逝的感觉和情绪。不仅如此，莫奈找到的是睡莲的状态和人的情绪之间的映射，这使得观众能和他笔下的睡莲产生强烈的共鸣。这种映射使得他笔下的色彩并不完全“忠实”地反映客观世界，而是更加迎合人的情绪。这些《睡莲》好像是莫奈对印象派画的注解：真正的生活就像睡莲，而想象和感受就像池塘里的水，随着季节、天空的变化反射出绮丽幽幻的色彩。所以他的画惊艳而耐品，往往是各博物馆争相收藏的“宠儿”，他的粉丝多年来一直有增无减。

《睡莲》（1916 年）

《睡莲》（1919 年）

我们来欣赏莫奈的两幅《睡莲》。上面的一幅是他在 1916 年画的，梦幻而空灵，深蓝的池水如静谧的夜空，莲花点点若星辰，荷叶片片似云朵。烟雾般的紫色和绿色到底是岸边柳树的映象，是水底下鬼魅的影子，还是天上妖娆的晚风？下面的一幅是他于 1919 年画的，神秘而多彩，水面明丽，霞光流动。荷叶似盈盈绿波，莲花如星星红火。整个画面还抹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膜。

你能感觉出这些画描绘的是什么季节、什么时候吗？它们能与你的什么情绪产生共鸣呢？

（**白石岩**摘自科学普及出版社《名画中的数学密码》一书）



读书交流QQ群：97172793

# 历史上的钢琴大师上课如何收费

◉周 旭

在钢琴表演艺术史上，诸多演奏大师同时亦是卓有成就的钢琴教育家，他们的教学思想和授课内容一向是艺术史研究者极其感兴趣的课题。但是师从这样的大师学习，学费究竟需要多少，就很少有人论及了。

美国经济学家F. 谢勒在其著作《四分音符和钞票——18及19世纪的音乐创作经济学》中，讨论了18世纪至19世纪的一些著名钢琴教师的收费情况，读来颇有意思。其中提到当年很多著名教师每天都花费大量时间进行教学，如克莱门蒂每天的授课时间竟长达16小时，车尔尼每天也有12小时，他们因繁重的教学工作而积聚了可观的财富。从每小时的收费标准来看，克莱门蒂和海顿等人在伦敦的大师课每小时收费可高达1基尼（17世纪至19世纪英国的金币单位，18世纪以后合21先令），相当于当时一名英国手工业者工作一周以上的收入。这大概是18世纪最高的大师课收费标准，比莫扎特在维也纳的收费的4倍还多，也比几十年后肖邦在巴黎的收费（每小时20法郎）要高一些。由此可见，单凭教学收入，这些音乐家足以跻身高收入者的行列。不过，并非所有的大师课都收费，这种高收费往往是针对家境富裕而才智平庸的学生的，对于确有天赋而无力承担学费的学生，很多大师都乐意慷慨地给予免费辅导，甚至生活上的资助。比如李斯特的大师课就是不收费的，而李斯特自己在车尔尼那里学习钢琴也没有交学费。

相对于这些成名的大师而言，普通钢琴教师的收费就要低得多。比如19世纪中叶，维也纳地区的普遍价格是每小时1枚佛罗林银币，这大约是大师们收费标准的1/10，但是仍算一份收入尚可的工作。当时很多不知名的艺术家都仰仗私人授课糊口，比如青年时代的小约翰·施特劳斯就靠这样的收入来养活自己，并继续学习音乐。

20世纪以后，许多东欧的钢琴大师纷纷移民美国。在美国高度商业化的环境下，从事钢琴教学就成为他们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这一时期，大师课的收费情形可以从李斯特的高足A. 西洛蒂1925年前后在纽约为女学生比垂斯·庞代斯科上课时留下的收费单据上窥见一斑。比垂斯·庞代斯科每周来西洛蒂家单独学习一次钢琴，以支票形式付费，每次课的学费达25美元。在大萧条前的美国，货币仍然以金本位的形式存在，25美元的购买力远非今日所能够想象。金本位下的25美元，约可兑换35克纯金，这样算下来，一堂钢琴课折合现在的价格是1000多美元。由此可见，即使西洛蒂没有其他工作，仅靠每周指导四五名学生，其收入也相当可观，能够轻易地过上十分优渥的生活了。

在人类历史上，艺术一向是小众群体才有机会企及的，而能够与伟大的艺术大师生活在同一时代，则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幸运。不过，如果打算跟随这样的大师学习，获得精神上的升华，那么在经济上也要具备坚实的后盾才行。

（洞 箫摘自《音乐爱好者》2019年第1期，勾 犇图）

# 为何商业是最大的慈善

◉薛兆丰

纽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威廉·伊斯特利曾经在世界银行工作了16年，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要知道，世界银行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银行，而是国际扶贫机构，其宗旨是给世界上的贫穷国家提供援助，帮助那里的人民脱贫致富。

对于这个扶贫组织的业绩，伊斯特利写过一本书——《白人的负担》。他在书里说，在非洲，如果每个儿童能拿到12美分打上一针疫苗，死于疟疾的人数就会减少一半。但过去50年，西方对非洲的援助高达2.3万亿美元，却没做到这一点。

然而，伊斯特利接着说，就在2005年7月16日这一天，英美两国却把900万册《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送到了读者手里。伊斯特利问道：从来也没有什么《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的马歇尔计划，这只是一项娱乐活动，英美两个国家却非常有效率地做成了；而救助非洲儿童这么严肃的事情，效率却非常低下，原因在哪儿呢？

不能说世界银行官员缺乏爱心，把事情办砸了；更不能说英美出版商的爱心特别大，把事情办得很有效率。人的爱心其实差不太多。事实上，原因不在于爱心的大小，而在于行善与商业这两种模式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

在实践中，至少会有4个方面的原因让行善扶贫难见成效。

1. 缺乏反馈机制。最重要的一点，是市场有很好的反馈机制，而扶贫行善则没有。

比如在市场上，一碗牛肉面10元钱，顾客吃完后有两个选择：下一次继续吃，或者不再光顾。看到顾客离开后，作为商人，也有两个选择：要么提高质量，要么降低成本，否则生意就没法做下去。但是，慈善事业没有这样的反馈机制。白送一碗牛肉面，不管质量如何，肯定有人会要。下一碗还是白送，要不要？一般人都会说，还要。但做慈善的人并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

在商业领域，很容易挑选出谁是善于经商的人，因为标准非常明确：有10个人，给每个人2万元出去做生意，半年之后回来，只要看一看每个人赚了多少钱，就能够判断出谁是会做生意的人。

反过来，如果给10个人每人2万元去做善事。半年之后回来，没有什么明确的标准能判断谁是最会做善事的人。

2. 委托代理问题。许多负责具体行善事宜的人，由于花的不是自己的钱，认真程度就会大打折扣。



读书交流QQ群：97172793

# 读书让我安静

◉李零

书对我很重要，可以让我安静，让我冷静。现在，闹心的事很多，比以前多得多。别的不说，手机就很闹心。有人老是问我，你为什么不用手机？我说："非宁静无以致远，故陶然而忘机。"我觉得书这个东西有一大好处，就是它很安静，不安静就没法"致远"。我跟古人"打电话"，主要靠书，所以把手机给忘了，干脆不买。

我爱读书，"读书"这两个字，我最喜欢。写书只是读书的副产品，你要当个作者，首先要当个读者。不读书，俩嘴皮子一磕，大喷，能喷出什么来？我最喜欢的头衔，不是"专家"，也不是"教授"，而是"读者"。我喜欢以读者的身份说话，从读者的角度看问题，不是居高临下、指指点点，而是自娱自乐、不负指导之责。

我爱读书，不是因为我家书太多。我并非出身于书香门第，小时候虽然家里有书，但不太多。书太多的话，比如把你搁在图书馆里，你就被吓回去了。高玉宝说："我要读书！"是因为他没钱上学。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的院子里长大，周围有书，也有读书人，这些像一块磁石，吸引着我。

饥饿是最好的厨师。我觉得，书的诱惑全在于少，就像在沙漠之中，身边只有一壶水，你会珍惜每一滴水。我生于书比较少，开本也比较小的年代，很多书都是翻过来倒过去地看。我对书一直有好奇心。书太多，对人的好奇心是个打击。

对我来说，书有很多用处。有人说，白天上班，可恨之人太多；下班回家，看武侠小说，别提有多痛快——一把剑，把这帮人全杀了。我的体会正好相反。15岁那年，我发了毒誓，一定要把自己管住，别再打架，赶快把处分的帽子给摘了。我的暴力倾向主要是被书控制起来的。

插队时，寂寞如山压心头，时间太多，没处打发，因此，我特别感谢书。对我来说，书最大的用处是消遣，一可以消愁解闷，二可以遣兴陶情。有些闲书，我是放在枕边厕上反复读的。

书可以镇压邪魅，帮我入眠。我看了好书，就不再做噩梦。

（从　容摘自新浪网，123RF供图）

---

3. 所托非人问题。

4. 养懒汉效应。持续的扶贫会造成人们的依赖，增加人们的惰性，人们不愿意自己去努力，也不愿意再去奋斗。相反，人们努力的不是力争上游，而是力争下游，争取的是怎么才能保住贫困地区的称号，怎么才能持续获得援助。

由于存在上述几个问题，行善扶贫的效果往往会大打折扣，无法实现预期目标。而商业行为，由于市场机制协调和鼓励人们分工合作，大幅、持续而且高效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环顾周遭，我们每天的衣食住行，都依靠商业支撑，商业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曾经蹿红的"共享经济"，也离不开背后的资本支撑，原本的顺风车还有过顺路免费的项目，但是久而久之，市场上还是只留下了"专职司机"。

从这个角度来看，商业才是最大的慈善。

（六月的雨摘自中信出版集团《薛兆丰经济学讲义》一书，喻　梁图）

# 美食不张扬

◉马家辉

上海忽然下起雪来，许多城市也都有降雪，除了北京。

冷归冷，北京这几天依然干干净净、天色微灰，像笼罩着一层薄纱，人在纱布下起居坐卧。上海的朋友调侃道："东南西北都在瞒着北京下雪，北京人太没面子了。"

前两周到过上海，那阵子无雪，但刚降温，正适合跟朋友们碰面聚餐——何况是出席詹宏志先生花了四天时间准备的"宣一宴"。

詹宏志的太太王宣一，是小说家，亦是美食家，三年前不幸在意大利某小城的火车站旁因心肌梗死猝逝。内地近日出版了她的旧作散文《国宴与家宴》，内有詹先生的新文章，记录过去三年他如何亲自下厨，"复刻"亡妻的几道拿手菜，广招朋友，共同在味觉享受里怀念王宣一。他戏称这是山寨版"宣一宴"，既表明所有菜式都出自宣一从前的烹调技法，他并没有创新或改良的意图，亦表示自己的复制有待进步，模仿与学习恐怕还不到位，若有味道上的差池，责在他而不在她。

文章末段甚是动人："这是一个带着感伤的惊喜宴席，参与者睹物思人，当然不无一点感怀，但看到昔日熟悉的料理重现于席上，也不免有点惊奇与欢欣，如果模仿的菜式真能接近原作，那更是死而复生的奇迹了。客人多是宣一的旧友，吃过她的菜很多年了，也担心着我的未来。这场宴会围绕着一位逝去的友人与一段逝去的时光，欢语与感叹之间，它也是有信息的，它仿佛是说，是的，我们已经失去了她，不过她还在我们心中，那些滋味也都还在，我们不会忘记。而且，大家也不要担心，我虽然比较孤单，但会好好活着。你看，现在我也有能力让生活过得像从前一样，谢谢你们。"

这回，詹宏志在上海举办"宣一宴"，邀请了蔡康永、庄祖宜、毛尖等几位朋友，我也在座。谈笑间，吃喝间，也确似王宣一仍在詹宏志身边——见多识广的他不断说着故事，她含着笑望向他，微微点头表示支持和赞同。人不在，菜式在；前者是天意，后者是人为。天意愈是无情与无奈，人为便愈要咬紧牙关地付出和努力，为的不一定是"胜天"，而是不向天意投降。也唯有如此，才能让逝者和生者都存在，也继续存在得更有尊严。

我戒了四年牛肉。这夜，在上海，在"宣一宴"上，我用筷子把王宣一生前的拿手菜红烧牛肉送进嘴里，舌头和心里都滚烫。破戒，值得。

我破了戒，是为了怀念故友。不得不承认，第一口的感觉颇有腥气，但跟烹调技术无关，只因我的味蕾已不适应昔日觉得无与伦比的肉香，像分手多年的恋人，欲"旧情复炽"，总需要一些时间。

嗬，我需要的时间其实非常短，只有一分钟。

第一口有腥气，第二口和第三口也有，但到了第四口，



读书交流QQ群：97172793

腥气已减至最弱的程度，涌进喉头的便是浓烈的肉香，仿佛与老友重逢，跟我的舌头有说不完的温馨话题。

但我仍暗暗担心。听戒吃牛肉却又破戒的朋友说过，舌头适应得快，肠胃却不一定，重新吃了牛肉，他拉了三天肚子，上吐下泻，还发烧，最后看医生打针始能止住。我怕重蹈覆辙，所以勒住马头，不敢过于放肆，只吃了几块牛肉，但狼吞虎咽地扒下整碗肉汁捞饭，仿佛哪怕只留下一粒米，亦是对不起王宜一。

王宜一从母亲那里传承下来的红烧牛肉，只选前腿花腱部分，再配上比例约一半的牛筋。花腱和牛筋都横切成大块，从花腱的横切面就可以看到一层层美丽的肌理纹路，纹路愈清楚，表示肉质愈好。

然而，再好的肉质亦要经历三天的反复炖煮方能变成好菜。开火、冷却；再开火、再冷却，不加胡椒或五香，只添点酒和姜，也加豆瓣酱油和冰糖。这么制作出来的红烧牛肉连吃法也值得坚持，如王宜一在《国宴与家宴》中所说："牛筋和冰糖造就了黏稠的胶质，最适合下饭。如果有人要下牛肉面，只能下干面。若有人说他加水煮成牛肉汤面，或是再加萝卜去烩煮，就会被我家姐妹大加挞伐，从下次赠送的名单之内删除。我们认为这大大枉费了我们的心血，因为他们不懂欣赏其中滋味。"

王宜一主张自己的"独门牛肉"一定要就饭吃，吃剩下的汤汁，送进冰箱冷冻，再直接当"肉冻"切来吃，这才是对所费苦心的最大尊重。

"吃要三代"，代与代之间于厨艺承传的过程里，也留下了生活的哲学。王宜一宴客，偶尔偷懒，把材料直接上碟——海参切大块、香菇全朵、干贝不撕破，"母亲看到就斥责我，这么粗鲁，好料要藏在里面，哪能这样招摇？难看死了，像暴发户。她的做菜理念永远是《红楼梦》中做茄鲞的理念，一口吃下去，所有的功力不言而喻，那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吃得讲究是对生活的认真，里面充满美感，因此，好的食物被唤作"美食"。肉体便是精神，形上形下，不离不弃。

（**晚如烟**摘自《旅行家》2019年第1期，**刘程民**图）

# 不执着

◉〔日〕加藤惠美子　◎王蕴洁　代芳芳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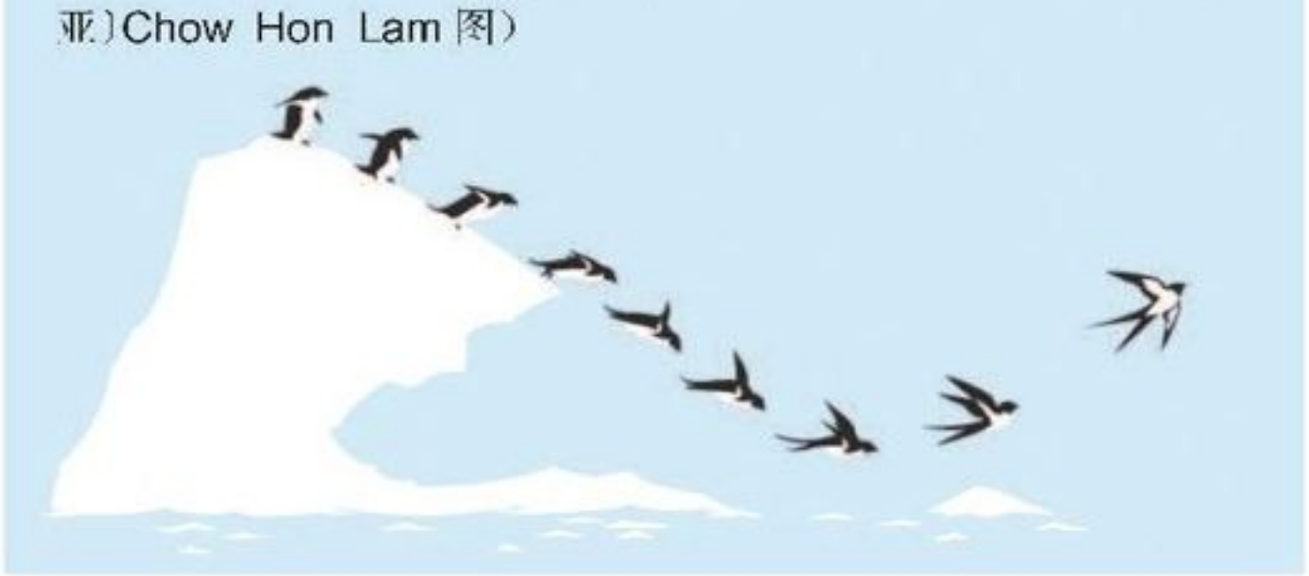
无论对食物、对物品，还是对立场和主张，有自己的"执着"并不是坏事，但这种"执着"和气质是两回事。或许有人坚持用好的东西来显示自己非同寻常，但是这真的跟气质没什么关系。此外，还有不能执着的事，比如一定要出人头地，不由分说地坚持自己的愿望和想法。

我就是这样的人，我的想法就是这样。执着于这种立场与主张的人或许看起来很聪明、很坚强，但事实并非如此。仔细观察那些强调"执着"的人就会发现，他们往往缺乏自信，为了掩饰这一点，才故意表现得很有原则。

希望自己可以像那个人一样得到幸福，希望自己过这样的人生。执着于这种愿望，一旦有不同的人生，另一种幸福出现在自己面前，也往往会视而不见。这是很愚蠢和不幸的事，旁人往往无法理解。

只有具备从不同角度客观观察事物的理性，和随时可以改变自己的勇气，才能够散发出真正吸引他人的气质。

（**月亮狗**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气质》一书，〔马来西亚〕Chow Hon Lam图）



# 美，拯救了巴黎

◉梁文道

1944年8月25日，正是巴黎从纳粹铁蹄下被解放的那一天。这天，希特勒发出一封电报："巴黎到底烧了没有？"

为什么他会问这样一个问题？

### 希特勒的狠心：毁灭巴黎

原来，当年诺曼底登陆成功后，盟军势如破竹，逐渐往德国方向推进时，希特勒就下定决心，将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他心目中将会延续千年的第三帝国在欧洲大陆上最大的战利品——巴黎。

巴黎一旦守不住，希特勒的命令是，那就将巴黎彻底变成一片废墟。他要让盟军即使得到这座城市，也一无所获，甚至要让他们觉得，就算赢了这座城市，也代表着输掉了一切。

为了达成目的，他指派了心目中最忠诚的军官，也就是当时驻守巴黎的德军最高统帅——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

巴黎到底被烧了没有？

今天的我们想必都清楚，巴黎当然没有被烧。巴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希特勒最信任的将领却没有执行他下达的命令？

### 率先拯救巴黎的是盟军

为什么巴黎没有被烧？其实那个时候觉得巴黎可以被毁灭的人，并不只有希特勒，其中比较让人意外的角色，是当时巴黎地下抵抗运动的一位领袖人物——罗尔上校。

他知道德军快要守不住巴黎了，但是他认为巴黎应该由法国人民自己解放，有这种想法的人绝不止他一个，还包括戴高乐以及法国国内其他"戴高乐分子"。只不过罗尔上校的做法更为极端，就是全巴黎人民一起起义、抵抗。他到处散布革命的讯息，准备武器，决心在盟军进城之前自己解放自己，并和驻扎在这里的德国雄师作战。

但是，这种做法并不会有好下场。前车之鉴便是，之前华沙市民在苏联红军已经挺进到城外、但又犹豫不前的时候，自己率先起义，结果德国部队进行了一场近乎"屠城"的行动，杀害了整整20万起义市民，整座华沙城变成一片废墟。

因此，很多人担心，这时候罗尔上校若是领导起义，是否会让巴黎同样变成废墟，牺牲许许多多的巴黎人。但是，罗尔上校认为，巴黎值得牺牲20万人，即便炸掉再多的古典建筑，毁灭那些永恒的美景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巴黎人必须自己解放自己，战后秩序再让由以罗尔上校自己为首



读书交流QQ群：97172793

的党派来维护、领导。

得知这些消息之前，有些盟军将领非常不愿意去解放巴黎，比如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理由很简单，他们的目标是继续向德国挺进，而特意绕道并进攻巴黎，不仅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而且会损耗珍贵的汽油和兵力，以当时战事相当吃紧的情况，非常不划算。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奇特的张力：一方面是希特勒下令，就算毁灭整座城市都要守住巴黎；另一方面是蠢蠢欲动的地下抵抗人士认为，无论如何都要起义；还有一方面是盟军偏偏在这个时候不愿进军巴黎。如果盟军当时只是绕巴黎城而过，巴黎市民自行起义，或许我们今天就不会再看到巴黎了。

这时候有很多重要的人物在中间斡旋，包括后人已经忘记名字的瑞典驻巴黎总领事诺尔丁，一些戴高乐派的间谍头目以及戴高乐将军本人。最终，我们看到的就是几方面的角力、命运的阴差阳错，终于促成盟军统帅最后决定，还是要向巴黎挺进。

尤其戴高乐将军，他基本上已经策动了本来在艾森豪威尔麾下的一支法国军队，要这支法国军队不顾一切，不要管艾森豪威尔联合司令部的命令，自己带人先进攻巴黎。

因此，我们可以说，最先拯救巴黎的，其实是这些向巴黎挺进的盟军。因为他们的进入，才使得原来罗尔上校计划执行的“起义策略”失败。

## 游说肖尔铁茨

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仍然看得见巴黎这座城市，并且保存着它的历史原貌？

这就要说回肖尔铁茨，他来到巴黎之时就决定要执行元首的命令。只不过当时的他，也已经意识到，希特勒似乎过于疯狂了，他甚至感觉到，这场战争德国其实已经输了。

于是问题变得很简单：焚毁巴黎、与巴黎同归于尽，到底有没有必要？

结果，被认为是“法奸政权”的维希政府的巴黎市长泰丁格得知了这个计划，他想劝肖尔铁茨不要这么做。但是，他能用什么理由劝服这位以铁石心肠闻名的纳粹将领呢？

一番劝说后，他引领着肖尔铁茨走到德军司令部大楼的阳台上，请肖尔铁茨看一看阳台外的景象。

在他们身下的路上，“一个身穿花布衣裙的漂亮姑娘骑车经过，一只手按着被风吹起的裙子。在杜伊勒花园的绿色草坪中间，未来的小水手在摆弄他们的玩具，帆船就靠在圆形小池塘的边上。河的对岸，在中午灿烂的阳光下，埋葬着拿破仑的荣军院的金色圆顶闪闪发光。在它背后，埃菲尔铁塔耸立在万里晴空之中”。

泰丁格伸手指着他们面前的景色，向似乎没有感情的军人做了最后一次慷慨陈词。

他指着右边罗浮宫的灰色花岗岩侧楼，和侧楼之间用石块围绕的花园，又指了指右边协和广场完美对称的布局。

他对将军说：“给一个将军的任务常常是毁坏，不是保存。不妨设想将来有一天，你有机会作为游客，又站在这个阳台上，再一次欣赏这些使我们欢乐、使我们悲伤的建筑物。你能说：‘本来我可以把这一切都毁灭掉的，但是我把它们保存了下来，作为献给人类的礼物。’我亲爱的将军，难道这不值得一个征服者感到光荣吗？”

说起来，4 年之前，当时非常窝囊的法国最后决定弃守他们的首都巴黎，其中一个理由也正是，不希望战火波及他们所钟爱的这座城市。

现在，这个投靠了纳粹德国、常被认为是“法奸”的市长，在用他的良心为这座城市做最后一次陈词。

但是，最后将军到底听进去了没有？当时这位市长并不敢肯定，因为肖尔铁茨说，他还有他的任务要完成。当然，最后我们知道，他没有选择毁灭巴黎，他背叛了希特勒。

## 背叛了祖国，却没有背叛人性的价值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最铁石心肠的人，在这个时候拒绝毁灭巴黎，转而选择背叛他们至高无上的元首？

我们可以看一下从佐治亚州来的美国军人的陈述。

29 岁的农家子弟里昂·科尔，跟很多军人一样，攻入巴黎后被热情的巴黎市民带回家。他站在蒙马特一座公寓的第 5 层楼的阳台上，展现在他

脚下的是他以前从书本中读到过的，也是他多年只能在梦中梦到过的景色。

在渐深的暮霭中，它们的轮廓如今仅依稀可辨：埃菲尔铁塔，圣母院的双塔，塞纳河懒洋洋的弯曲河道。他的主人递给他一杯白兰地，然后，那对上了年纪的法国夫妇和他并肩站在那里，一起欣赏巴黎夜色的降临。他是被他们邀来一起喝一杯的，这个身材高大的美国兵肩上还扛着冲锋枪。

在他们一起欣赏的时候，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壮观景色突然大放光明：自 1939 年 9 月 3 日以来，巴黎第一次无所畏惧地灯火通明起来。为了表示庆祝，巴黎市的电工向全市输送了电力。面对如此壮丽的景色，科尔不禁目瞪口呆。在他身旁的那位太太也倒吸了一口气，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仿佛在梦境中，她把酒杯举过阳台铁栏杆，向下面的城市轻声说："光明之城。"

为什么今天我要说起这样一个年代久远的故事？

因为在我看来，在这个故事里，巴黎最终没有被焚毁，恰好说明我们很珍视一种价值——审美的价值。

美，并不只是单纯的、抽象的、冰冷的东西。

像希特勒这样当不成艺术家，但一辈子还是想做艺术家的人，他所知道的那种"美"是粗俗的。真正的美，是一种让人能够从中感受到"人的存在"的美。

真正的美，会让你无法轻易说出"巴黎值得牺牲 20 万人"。在真正懂得美的人的心目中，人是一个具体的生命，而不是为了完成一项历史任务就可以抛弃的冰冷数字。这才是真正的美。

光明之城，巴黎的美。

在我们刚才读到的那个故事里，纳粹德国将军看到的，除了那些宏伟的建筑物，还有漂亮的少女骑着脚踏车，可爱的、穿着水手装的小朋友正在池塘边玩着纸质的帆船。种种景象，最终让他决定背叛他的祖国，但是，他没有背叛自己的良心，以及更高的人性价值。

（**田龙华**摘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

## 凡·高都爱的数学题

在一个实心正方体的 6 个面上，写有 6 个连续的自然数。从某个方向看，看到的面上的整数是 6，7，8。另外，从某 3 个方向上看，看到的 3 个面上的整数之和分别为 16，17，23。那么，6，7，8 这 3 个面的对面的整数分别是（　　）

A. 5，9，4　　B. 4，9，5

C. 10，11，9　　D. 5，4，9

E. 3，5，4

（答案见下期）

## 智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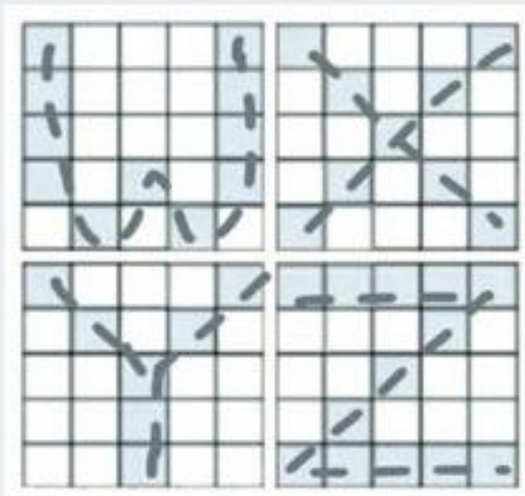
2019 年第 6 期智趣答案：

一、答案：A

解析：（如下图）将 5 号小图放入大图的中心部位，然后把大图依中心点的位置横竖切割，分成 4 个小图。左上角，右上角，左下角，右下角 4 个小图里的阴影小方格刚好组成英文字母 W，X，Y，Z。

二、答案：B

解析：如果长方形表示人民币币值的话，那么从左到右，长方形的颜色分别表示 100 元、50 元、20 元、10 元、5 元、1 元头像的颜色，即长方形从左到右分别表示 100，50，20，10，5，1，所以答案为 120。





读书交流QQ群：97172793

# 在此岸，望彼岸

◉吉普赛

保罗·帕夫利科夫斯基

在柏林看保罗·帕夫利科夫斯基的新电影《冷战》，总显得意义非凡。冷战期间，这座城市被一分为二，一半被社会主义苏联控制，一半被资本主义阵营统治。柏林，是两种力量持续对抗的核心。在1961年柏林墙竖立之前，这里被大量波兰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视为通往西方的入口。电影《冷战》的故事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

1949年，因为要筹备一支能进行对外表演的民族音乐演出团，音乐家维克多到波兰乡村寻找可培养的苗子。他发掘了性格坚毅、天赋异禀的歌手祖拉，两个人很快相爱。当祖拉告诉维克多，她被迫每天将他的行踪汇报给上级时，他萌生了出逃的念头。维克多利用去东柏林演出的机会，穿越检查站，越境到西柏林，而祖拉却迟迟没有来。两个人在意识形态的分岔路口第一次诀别，可他们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游荡刚刚开始。多年之后，两个人在南斯拉夫重逢，又在巴黎共同生活。可即便是爱情，也敌不过去国怀乡的流亡之苦和日常琐碎的折磨。

那一代的艺术家，总在试图找到安放灵魂的故乡。可他们就像历史夹缝中的蚂蚁，总会面临“左”还是“右”、留下还是离开的考验。

在谈到流亡生活时，流亡美国的苏联作家约瑟夫·布罗茨基曾这样说，由于他们从前的生活，他们能更强烈地体会到社会优势和物质优势；然而，他们也会发现，自己完全无法在新社会中扮演任何一个有意义的角色。

对维克多和祖拉而言，离开波兰，让他们躲开了可能的政治迫害，可在新世界里，他们始终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到巴黎后，维克多不再是挥洒自如的音乐家，而是躲在电影银幕后，从事着聊以糊口的配乐工作；祖拉也不再是在舞台上引吭高歌、备受瞩目的歌手，她制作着自己并不热衷的爵士乐唱片，像一朵迅速萎谢的玫瑰。经济困顿，精神苦闷，爱情逐渐由浓转淡。祖拉无法承受日复一日的消耗，最终不告而别，回到波兰。

不久之后，维克多也想回波兰，却被大使馆告知：“你不是法国人，也不是波兰人了。对波兰来说，你这个人不存在。”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问他：“你为什么想离开法国？”他说：“我是波兰人。”“你不爱波兰。”“不，我爱。”最后，维克多以巨大的代价回到他的国家——他因“非法出境和入境”“给英国人做间谍”等罪名获刑15年。

5年后，在祖拉的帮助下，维克多提前出狱。但两个人似乎耗尽了所有力量。他们在一座废弃的教堂“结婚”，然后一起吞食安眠药自杀。在电影最后一幕，他们如两尊雕塑般坐在乡村的十字路口，等待死亡的来临。突然，祖拉说：“到那边去吧，那边的风景更好。”

电影结束后，导演保罗·帕夫利科夫斯基加上了字幕——“献给我的父母”。

帕夫利科夫斯基1957年出生于波兰华沙，14岁后，随父母移居德国和意大利。维克多和祖拉分别是他父母的名字，他们都曾是波兰的知识分子。

（朝　歌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第3期）

电影《冷战》的剧照

# 父亲的字据

◉童庆炳

我的家乡在福建西部的一个山村里，那里虽然偏僻，却有美丽无比的山和水。小时候，我整天在青山绿水的怀抱里嬉戏，当时不觉得有什么，可今天回想起来，那可是一种至高的、不可寻找回来的享受了。

整个村子都被高高低低的山包围着。无论你从哪一条路走，迎面而来的都是山。与北方的山不同，那山总是树木葱茏，一年四季的颜色虽有一些变化，但它整体的色调总是青绿的。我大概从6岁开始进山挑柴，就跟山交上了朋友。山上的杜鹃花开放的时候，就像一位画家将一团团的红颜色泼在绿色的山坡上，远远望去，简直是人间仙境，美极了。幽静的山谷里，会突然传来美妙的鸟鸣声，让你不得不停下手中的柴刀，竖起耳朵接受那天然乐师的馈赠。

在山里，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有自己寻觅到的秘密。在远山深谷的某处，有一棵或两棵只有自己才知道的杨梅树。我们算定它结的果子成熟的时候，就起个大早，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属于自己的杨梅树边，望着那满树的或红或白的果实，大叫大笑，然后一直吃到牙齿酸倒了，才想起父母交给我们的任务。至于各种蘑菇、鸟蛋等，更是大山常见的恩赐，那种美味不是城里人能享用到的。

有山就有水，从我们村子边上绕过的那条小河，是从东往西流去的。河水从深山里流淌出来，在有的地方形成浅滩，河水跳跃着，永不疲倦地唱着歌；在有的地方积成深潭，缓缓流动，平静得出奇，就像一位散步的哲学家正沉思着什么。河水清澈见底，游鱼在水中的身姿都清晰可见。我小时候最愉快的时刻，是用自制的捕鱼器捕鱼。捕鱼器是一个用蚊帐布做的圆形的“乌龟壳”，在“乌龟壳”上挖一个手掌大的圆洞，鱼饵是豆腐拌酒糟，那味道很香。我把“乌龟壳”沉到鱼儿出没的河水中，用石头压住，然后就爬到河边的一棵树上，瞭望我设下的“圈套”。这时候，我总能看见一些小鱼经不起香味的诱惑，在“乌龟壳”的洞口转来转去。一般的情况是，有一条小鱼先进去，然后就会有别的大一些的鱼也跟进去。对我来说，把握时机是至关重要的。一定要在鱼儿进去最多，但还未吃饱，对那豆腐拌酒糟恋恋不舍之际，我突然来到“乌龟壳”旁，用一块瓦片，迅速将洞口封住，然后小心翼翼地把



读书交流QQ群：97172793

“乌龟壳”端起来。这时，我能感到小鱼在里面跳动。那时，我们一家终年难得见到荤腥，饭桌上能有几条小鱼，那是何等的快活，而我获得的则是双份的快活。这么说吧，游水抓鱼的河潭是我儿时的极乐世界。

然而最吸引我的不是故乡的山和水，而是上学。我的最高理想是读完中学，以便将来能当一位山村的小学教师。因为那样，我们一家就会天天有米下锅了——这是从我的好几辈祖宗起直到我父母的最大愿望。可真惨，在我读完初中一年级后，因为无力供给我每周5斤米的伙食，父亲叫我休学了。后来，家里虽然勉强支持我读完初中，可无论如何，我是迈不过高中的门槛了。

在我几乎绝望之际，听说离我家乡约300里的龙岩市有一所师范学校恢复了招生。我背着家里偷偷地去参加考试，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我在口袋里藏着龙岩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回到那四周被青山包围着的村子。我天天割稻、挑柴，终于以特别勤快的表现在一次吃晚饭的时候换来了父亲的笑脸。我赶紧抓住时机，又一次提出继续上学的请求。父亲说：“你死了这条心吧！你是长子，你不种田谁种田？你想上学，从哪里去弄学费和生活费？你就认命吧，孩子！”这时候，我试探着说：“要是有一所学校，既不要学费，还管饭，那……”父亲抢过话头说：“你做梦吧！天下会有这样的学校？要真有，那你就去好了。”全家人都笑我发痴，没有一个人认为我说的话是认真的。我暗暗高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套”爸爸的话：“爸爸，空口无凭，你给我立一个字据，要是真有这样的学校……”他还是不让我把话说完：“我什么时候说了话不算数？你要立字据就立字据，拿笔墨来！”果然，就在饭桌上，父亲给我立了一张字据。我拿了字据，极力掩饰着内心的激动与兴奋，悄悄到姑姑、舅舅以及所有的亲戚家，把父亲的字据给他们看。他们都说：“你是想读书想疯了，这一张字据有什么用？再说，哪里会有吃饭不要钱的学校。”我说：“这你们别管，我只要你们做这张字据的见证人。”临近开学，有一天我趁姑姑、舅舅都在我家的时候，把龙岩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拿出来，放在他们面前。奶奶、爸爸、妈妈、姑姑、舅舅，所有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爸爸苦笑着，什么也说不出来。

在一个清晨，我独自挑着一根竹扁担，一头是一个藤编的箱子，另一头是一个铺盖卷，迈着坚定的步子，翻山越岭，向龙岩城走去。山坡上的野花似乎开得特别鲜艳，山谷里的泉水也特别甘甜，天空中飞着的大雁也特别活跃。那一年我15岁。

（**彼岸花开**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旧梦与远山》一书，**李小光**图）

# 头脑清醒地糊弄

◉罗振宇

有一句话叫“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

就是说，孔子和墨子之后，儒家分成八个派别，墨家分成三个派别，主张各不相同，但都说自己是正宗的。

为什么呢？法学家刘晗老师有一个解释。他说，孔子生前其实做了一件事，就是把有些事情模糊处理。

比如他老人家说“仁”，各种人都可以聚集到这个“仁”的旗号下，但“仁”到底是什么呢？他在不同场合，对不同的人是有不同解释的。

这就是模糊性，他从来不会给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孔子一旦不在了，这个模糊性就消失了。弟子们要追求精确解释，可不就分崩离析，要“儒分为八”了嘛。

所以，美国大法官波斯纳有一句话说得好，做法官，往往就需要头脑清楚地糊弄过去。模糊性，真是实践智慧的一大特色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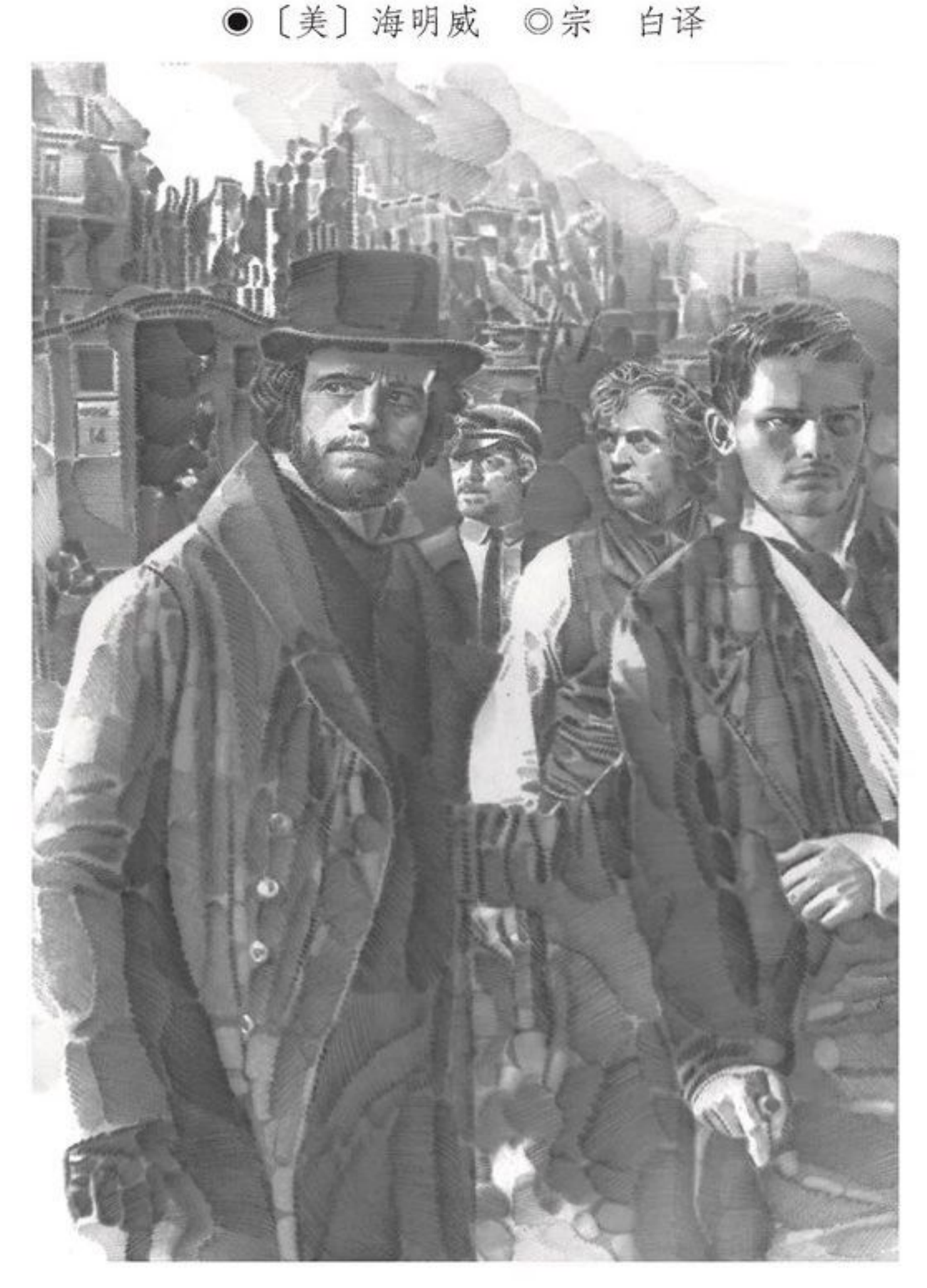
（**田龙华**摘自微信公众号“罗辑思维”，**阎广鸿**图）

# 异乡人

◉〔美〕海明威　◎宗　白译

秋天，战争依旧进行着，但我们再也不去打仗了。深秋的米兰冷飕飕的，天黑得很早。城市转眼间华灯初上，人们如果沿街看看橱窗，会很惬意。店门外挂着许多野味：雪花洒在狐狸的卷毛上，寒风吹起它蓬松的尾巴；掏空内脏的、僵硬的鹿被沉甸甸地吊着；一串串小鸟在风中飘摇，羽毛翻舞着。这是一个很冷的秋天，风从山冈上吹来。

每天下午，我们都上医院去，我们在薄暮时分穿过市区。有三条通往医院的路，两条沿着运河，可是路途太远，所以人们总是走可以横跨运河的那条。河上有三座桥，都可以走，随你挑选。其中一座上面有个卖炒栗子的女人。站在她的炭火前会周身暖和，炒好的栗子放进口袋里，好一会儿都是热乎乎的。医院很古老，环境也很幽美。一进大门就是个庭院，穿过去，对面又有一扇门，从中出去就到医院了。葬礼的仪式通常从院子里开始。老医院对面有几幢新建的砖砌房屋。每天下午，我们在那里相聚，坐在将为我们治病的理疗椅里。大家彬彬有礼，互相关心地问对方得的是什么病。



医生走到我坐的理疗椅旁问："战前你最喜欢什么？玩球吗？"

"不错。我喜欢踢足球。"我说。

"好。"他说，"你会重新踢足球的，而且肯定比以前踢得好。"

我的膝关节有问题，从膝盖到踝关节之间的小腿僵直，没有腿肚子似的。据说，理疗椅能使膝关节弯曲得像骑三轮自行车时那样灵活。可是眼下，它还不怎么能弯，理疗器转到膝关节时便倾斜，不灵了。医生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小伙子，你是个幸运儿！你会重新踢足球的，像锦标选手那样。"

我旁边的理疗椅上坐着一位少校。他的一只手小得像只娃娃的手。上下翻动的牵引带夹着那只小手，拍打着僵硬的手指。轮到他做检查时，少校一边对我眨眨眼，一边问医生："我也能重新踢足球吗，主治大夫？"他的剑术非常高超，战前是意大利最优秀的剑术家。



读书交流QQ群：97172793

医生回到后面的诊所里，拿来一张照片，照片拍的是一只萎缩的手，几乎同少校的一样小——那是在整形之前照的，经过治疗后就显得大一点了。少校用那只好手拿着照片，十分仔细地瞧着，问道："是枪伤吗？"

"工伤。"医生回答。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少校说着，便把照片递还给医生。

"你该有信心了吧？"

"不！"少校答道。

每天，还有三个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到医院来。他们都是米兰人。一个想当律师，一个要做画家，还有一个立志当兵。有时，一天的疗程完毕，我们会一起步行回去，到斯卡拉隔壁的柯华咖啡馆去。因为四人结伴同行，就敢于抄捷径，经过一些激进者的聚居区。那里的人恨我们这些军官。我们走过时，一家酒店里常有人喊叫："打倒军官！"还有一个年轻人，有时跟我们同路，凑成五个伙伴。他的鼻子毁了，有待整形，脸上暂时蒙着一块黑丝绢。他从军校径直上前线，第一次上火线，一小时后便负了伤。大夫们给他整了形，可是，他出身于一个非常古老的世家，医生怎么也没法使他的鼻子端正。他去过南美洲，曾在一家银行里工作。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谁都不知道战事将如何发展，只知道仗还在打，一直在打，不过，我们再也不用上前线了。

我们都佩戴着同样的勋章，除了脸上包着黑丝绢的小伙子，因为他在前线待的时间不长，所以没有得到勋章。那个想当律师、脸色苍白的高个子得了三枚勋章，因为他是意大利突击队的上尉，而我们各自只有一枚。他在前线待过好久，九死一生，故而有些超然物外。其实，我们都有些超脱。除了每天下午在医院里相遇，我们之间没什么更深的交情了。然而，每当我们穿过城里的"禁区"，到柯华咖啡馆去时，或在黑夜中并肩而行，看到酒店里灯光闪烁、听到歌声不绝之际，或者当人行道上男男女女熙来攘往，我们不得不推开众人，才能在大街上前行的时候，便感到我们由于某种类似的遭遇而心意相通，这是那些讨厌我们的人无法理解的。

我们几个都很熟悉柯华咖啡馆，那儿富丽、温暖，灯光也不太炫目，每天总有一段时间人声鼎沸、烟雾弥漫。姑娘们经常坐在桌边，壁架上摆着几份有插图的报纸。柯华咖啡馆的姑娘很有爱国心。我发现，在意大利，最爱国的是咖啡馆的姑娘——我想，她们现在还是爱国的。

起初，因为我佩戴着勋章，那些伙伴对我颇有礼貌，问我是怎样获得勋章的。我便拿出奖状给他们看，上面尽是些冠冕堂皇的词语，诸如"友爱""克己"等。但是，透过这些词语，可以看出真正的含义：我之所以受奖，仅仅由于我是个美国人。打那以后，伙伴们对我的态度有点变了。尽管跟外人相比，我还是他们的朋友。不错，我是他们的朋友。然而，自从看过奖状上的评语后，他们不再把我当成知心人了，因为经历不同，他们是历尽艰险才得到勋章的。诚然，我负了伤，可大伙儿都明白，战时负伤只是偶然的不幸而已。不过，我从未感到过受之有愧。有时，在黄昏时分，喝得醉醺醺以后，我会想象自己也经历过伙伴们为得到勋章而做的一切。可是，在秋风飒飒的夜晚，路边的店门都关上了，我在空荡荡的街上踽踽独行，尽量挨着街灯走，这时便感到自己绝不可能冒过那种险——我是多么怕死啊！时常，夜间独自躺在床上，一想到死我就害怕，担心重返前线后的光景如何。

然而，其他佩戴勋章的三个伙伴却像三只勇猛的猎鹰。虽然从未打过猎的人可能把我也看作兀鹰，但我不是。对这一点，他们三个很清楚，于是跟我分道扬镳了。不过，那个在前线第一天就挂彩的小伙子同我仍是好朋友，因为他现在根本不明白他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人。我喜欢他，因为我想他也不会变成鹰的。这样一来，别人也绝不会把他看作知己。

至于那位少校——杰出的剑术家，他可不相信人是勇敢的。每当我们坐在理疗椅上，他总要不厌其烦地纠正我的意大利语语法。不过，他夸奖我口语流利。我们轻松自如地用意大利语闲聊。有一天，我对他说："意大利语一学就通，说起来挺容易，我不太有兴趣了。""喂，不错，"少校说，

“那你为什么不研究一下语法呢？”于是，他就教我语法。不久，我感到意大利语完全变了样，以致当我脑子里的语法概念模糊时，就不敢同他交谈了。

我可以肯定，少校并不相信理疗椅，可他总是按时上医院，从不错过一天。在一段时间内，我们谁都不信这玩意儿。有一天，少校甚至说：“这些东西都是在糊弄人。”那时，这种医疗器械刚问世，我们正好被当作试验品。“这真是白痴想出的花样，”他说，“纸上谈兵，跟任何理论一样。”当我学不好意大利语语法时，他骂我是个丢人的大笨蛋，并且说，他自己也是个傻瓜，煞费苦心地来教我。少校虽然长得矮小，却笔挺地坐在理疗椅上，眼睛直盯着墙壁，将右手伸入机器，让牵引带夹着手指翻动。

“要是战争结束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的话，你打算干些什么？”少校问我，“注意，语法要正确！”

“回美国。”

“结婚了吗？”

“没有，但很想。”

“你太蠢了。”他看上去很恼火，“一个男人绝不能结婚。”

“为什么，少校先生？”

“别叫我少校先生。”

“为什么男人不应该结婚？”

“不该，就是不该，”他怒气冲冲地说，“即便一个人注定要失去一切，也不该使自己落到要失掉那一切的地步。他不该使自己陷入那种境地。他应当去找不会丧失的东西。”

他说着，眼睛直瞪着前面，显得非常恼怒、痛苦。

“可为什么一定会失去呢？”

“肯定会失去！”他望着墙壁说，然后，低下头看着整形器，使劲地把小手从牵引带里抽出来，在大腿上狠狠地拍了几下。“肯定会失去！”他几乎大吼了，“别跟我争辩！”接着他对看管机器的护理员叫道：“来，把这该死的东西关掉！”

接着，他去另一间诊室接受光疗和按摩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向医生请求借用电话，后来，门关上了。他重新回到这间房间时，我正坐在另一个理疗椅中。他披着斗篷，戴着帽子，径直朝我坐的地方走来，把一条胳膊搁在我的肩上。“真对不起，”他一边说着，一边用那只好手拍拍我的肩膀，“刚才我太失礼了。我妻子刚去世。请原谅。”

“噢……”我惋惜地说，“非常遗憾。”

他站在那儿，咬着下嘴唇。“忘掉痛苦，”他说，“难哪！”

他的目光越过我，望向窗外。接着，他哭了。“我实在忘不掉悲痛。”他边说边哽咽着。然后他失声痛哭，又抬起头，茫然呆视着，咬紧嘴唇，泪流满面。接着，他挺起腰杆儿，以军人的姿态，迈过一排排理疗椅，昂然而去。

医生告诉我，少校的妻子很年轻，死于肺炎；少校直到残废不能再打仗后，才同她结婚。她只病了几天，谁也没料到她会死。她过世后的三天内，少校没上医院。之后，当他照常来就诊时，军服的袖子上多了一块黑纱。那时，医院的墙上已经挂满了镶着大镜框的照片，拍着各种病例在治疗前后的不同形状。在少校坐的理疗椅的对面墙壁上，挂着三张照片，都是与他的情况类似的病例，但已经过整形，完全是正常的手了。我不知道医生是打哪儿弄来这些照片的。我一直以为，我们这些人是第一批来试验这些医疗器械的。不过，少校对那些照片很淡漠，他只是向着窗外，凝望着。

（水云间摘自微信公众号“经典短篇阅读小组”，李晨图）

---

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无论是我们出生、我们成长、我们相爱还是我们成功或失败，直到最后的最后，孤独犹如影子一样存在于生命的一隅。

——加西亚·马尔克斯

---

时间本身倒像冷静的旁观者，像人类沉静而悲伤的音乐那样，平和、安静、不受干扰。时间是由我们数百万行色匆匆的生命构成的，其本身却像永恒那样，一如既往，直至永远。

——托马斯·沃尔夫

---

过去从未消亡，它甚至从未过去。

——威廉·福克纳



读书交流QQ群：97172793

# 意林

## 针与盐

◉蔡志忠

学僧问："此岸与彼岸的区别如何？"

禅师说："众生面对当下时，像一根针在水桶里，桶中有水，有针。"

学僧又问："彼岸的境界又如何？"

禅师说："开悟者像一粒盐溶入一桶水，在水中找不到盐，盐看不到、拿不着，但整桶水都充满咸味。"

彼岸就是让自我融入时空，虽然找不到自己，但整个情境没有哪一部分不是自己。

（**芊　芊**摘自现代出版社《菩提树下的微笑：〈金刚经〉解密》一书）

## 长颈鹿

◉〔墨〕胡安·何塞·阿雷奥拉

◎轩　乐译

上帝发现，自己把最喜欢的树上的果子挂得太高了，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拉长长颈鹿的脖子。

作为脑袋飘在空中的四足动物，长颈鹿曾想到达高于自己身体现实的地方，于是它进入比例失调的王国。得为它们解决一些生理上的问题，不过这些问题更像是工程和机械方面的问题：长十二米的一个神经系统；依靠像深井水泵一样工作的心脏来抵抗重力法则，从而向上涌一股血流；并且，在这样的高度之上，还有一个能向上伸长的舌头，可以够到它的厚嘴唇所及之处再往上二十厘米的地方，像一把钢锉一样去啃食新枝。

大量的本领也让它的奔跑和恋爱变得异常复杂。长颈鹿比谁都更能表演什么是精神错乱：它在高处寻找别人在地面就能找到的东西。

它最终还是得时不时地弯下身子喝水，所以不得不练习反方向的杂技技巧。这时，它便和驴子一样高了。

（**仰　岳**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动物集》一书）

## 识几个字

◉孙香我

沈括《梦溪笔谈》中记一事："梅询为翰林学士，一日书诏颇多，属思甚苦，操觚循阶而行。忽见一老卒，卧于日中，欠伸甚适。梅忽叹曰：'畅哉！'徐问之曰：'汝识字乎？'曰：'不识字。'梅曰：'更快活也！'"一天晚上我发高烧，去医院看急诊。年轻的女医生询问病情，大概看我人很狼狈，又有点答非所问，不大像是有文化的人，女医生便问："你识字吗？"我只好老实作答："识几个字。"

梅学士所叹的"更快活"我当然懂，但我也不后悔我能识几个字。识几个字，便能看看书，书中有真理、有真相，看书便能做个明白人，卑微的读书人便也是自由的思想者。识几个字，又可写写小文章，好恶爱憎，嬉笑怒骂，一支笔写其心之所安，小文章也可以大大方方见世人。

人生识字忧患始，不识字当然更快活。但我辈识几个字，能看看写写，于忧患中得自在，也比较快活。

（**流　风**摘自《羊城晚报》2019年1月29日）

## 可以居

◉刘　墉

国画大师张大千生前曾在美国加州卡莫尔有一间画室，名叫"可以居"。"可以居"这三个字出自《中国画论》："画可以观，可以游，可以居。"意思是说：当我们初看一张画时，常常只能客观地欣赏；然后将自己投入画中，就可以四处游览；等自我完全融入之后，甚至可以居住在画里了。

面对一张好画，如果我们都能由"可以观"，而后到"可以游"，最后到"可以居"，也就能够达到欣赏的极高境界了。

（**一米阳光**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萤窗小语》一书，〔以色列〕Noma Bar图）

# 昌石硕梅

◉林那北

不知道他28岁时长什么模样。

28岁时，这个浙江安吉鄣吴村的矮个子年轻人经历了人生中的两件大事：一是娶了比自己小4岁的菱湖镇施姓女子为妻，二是随交情颇深的金石家兼古董商金杰到上海游历了一番。这一年是清同治十一年，即公元1872年，此时，他名叫吴俊，一个平凡而简单的名字。他还不过是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没有人会把他与后来名声如雷贯耳的大师联系到一起。

28岁之前，他已经经历过太多彻骨的疼痛，先是避战乱，全家九口因瘟疫与饥荒死了七口，包括已经定亲两年的未婚妻章氏。而战乱又驱使他颠沛流离，在江西、湖北、安徽等省辗转，靠给人打杂做苦力，甚至沿路乞讨，千辛万苦，勉强苟活。乱世终于平息了，可返家不到两三年，在他24岁那年的初春，父亲吴辛甲突然撒手西去。如山崩地裂，他孤独地伫立，茫然环顾四周，所有的亲人已经丧失殆尽，整个宽阔无边的世界仅空余一个瘦小单薄的自己。

被命运这样的大斧连血带肉、气势汹汹狠狠劈过的人，多半长叹一口气，心比身先死——既然不被上天待见，也唯有默默低下头老老实实地屈膝承受。他，这个叫吴俊的小个子年轻人，应该也有某些气馁沮丧、万念俱灰的瞬间，但最终，他还是像被踩到泥地里的野草，春风一吹，又蓦然挺起头颅。家散了，他娶进妻子，竭力重筑新巢；业未竟，他从零开始，徐徐抬眼眺望迷离不可测的未来。毕竟在学养深厚的父亲指点下，他6岁就读书识字，14岁就操刀治印，又在同治四年（1865年），21岁那年秋天考中秀才。

鄣吴村无法留住吴俊，这里是他的伤心地。他提着简陋的行李踏上旅程，开始四处寻师访友。在杭州，他拜朴学大师俞樾为师，受到最正统的古文字学的熏陶，奠定了他诗文与书法的扎实功底；在湖州，他给古书和金石收藏家陆心源当助手，近距离接触了一大批珍贵的秦砖汉瓦。之后他去了苏州，并在这座文人墨客成堆的古城结交到许多诗画高手。

正是在去苏州的途中，在苏州吴江一座叫震泽的古镇，他认识了家藏数百种珍贵古董的金石爱好者金杰，二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吴俊书“道在瓦甓”赠予，而金杰则以一个奇特的古缶回馈。这两个原本毫无关联的人，就这样彼此嵌进对方的生命中。也正是因为这次偶遇，才有了后来金杰带吴俊去上海的机缘。

但这一次他没有留下，匆匆数日后，还是离去了。之后他虽多次再来此地，但将一家大小悉数搬来住下，已是10多年以后的事了。

他后来一直深怀内疚之意：选在1887年初冬带着一



读书交流QQ群：97172793

家人抵达上海，是否惊扰了哪位神明，以致天降诅咒、严惩忽临？仕途万般不如意，他天真地以为，后退一步，或许可以在文气涌动的上海凭借卖字画糊口。结果呢？他被现实狠狠地打了一棍子。灯红酒绿之下，其实并没有几个人知道他，更没有人愿意买他的字画。日子万般窘迫，更致命的是，命运再一次向他重重砸下当头一棒：已经16岁的长子突然病逝。

中年丧子，这一辈子他已经历了太多亲人的离去，但所有的痛加起来，都不足以与此次相提并论。是偌大的上海难以容他，还是微不足道的他配不上霓虹闪烁的上海？这是又一个伤心之地，还是罢了罢了。1888年，他犹如惊弓之鸟，带着一家人仓皇逃离，搬到苏州安顿下来。

1912年，清亡。大清王朝日渐朽败衰落的这些年，他潜心钻研字画艺术，技艺突飞猛进。以金石味入诗、入画、入篆刻的实践，令他的作品展现出刚健雄浑、恢宏壮丽的气象。1912年5月，上海实业家王一亭力邀他赴沪定居，他开始多少还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去了。他在吴淞租下房子安顿全家，然后又移居至北山西路吉庆里923号，一直到15年后溘然长逝，都没有再离开这座城市。

就是这一年，他把自己的字用作名字，改“吴俊”为“吴昌硕”。“昌”是兴盛，“硕”是大，似乎也唯有这两个字方能表达心中磅礴汹涌的万千气象。而他的笔下，以金石之气入画，巨石雄浑、花木肥壮、色泽浓丽、疏阔纵放，竟都与新名字呼应暗合。

接下来的故事无须赘述，天下人都已经知道了。年少时吃尽苦头，经历了常人不可承受之痛，青年、中年时又屡屡受挫，处处坑坑洼洼，左右碰壁，眼见着已经在灰头土脸、贫困潦倒中步入晚年了。多愁多病，万事已休，不料峰回路转，上海这座瞬息万变的城市突然张开双臂，热情地将他揽入怀中。

身逢大变革时代，世事纷乱，人心飘摇，但无数图变图强的渴望又在幽暗处磅礴涌动，政治经济如此，文化艺术也如此。而此时，他将金石、书、画、印融为一体的画作，一反旧文人惯常的空灵纤弱之气，在古朴中透出强悍的力度、绮丽的美感以及独特的趣味。花鸟草木在他的刀石笔墨间是那么饱满而苍劲，呈现出一股已经被乱世葬送掉许久的欢腾喜悦之情，在日渐僵化的画界，涌出一股别具一格的清流。声名鹊起，他不再是当年那个无名小卒，而成为“海派”开宗立派的巨擘。

在度过了几十年跌宕起伏、郁郁不得志的岁月后，命运仿佛为了弥补与致歉，终于对他殷勤地展露出充满善意的笑脸，金光万道涌现，将他的人生推向巅峰，并且持续不断地影响后世。1927年，83岁高龄的吴昌硕在上海的寓所里安然逝去，几年后，被移葬浙江超山报慈寺西侧山麓，那里山石耸立，十里梅花。

2018年夏天，我偶然踏入位于浦东陆家嘴东路15号的吴昌硕纪念馆。它修建于1990年，面街而立，古色古香，冷不防一位艺术巨人赫然立在眼前。他生前用过的家具、刻下的印、穿过的衣服、写过的信件、睡过的床、与友人互赠的字画……时光回流，往昔徐徐浮现，从房梁门柱间依稀听得见他行走的足音、呼吸时的鼻息、泼墨的微响、走笔的窸窣。那块他80岁时亲手为自己涂描的帐眉上，肥硕的牡丹依旧雍容华贵地绽放着，色泽如初，鲜嫩依旧，仿佛主人刚刚走开，正伫立侧室洗漱整理……

从纪念馆出来，往前走几步，冲进眼帘的就是一幢幢目前中国顶尖的现代化高楼。吴昌硕纪念馆在此落户的同一年，浦东新区也正式开发、开放。短短的28年过去，这块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弹丸之地，却以飞翔的速度，迅速跻身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佳窗口和上海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缩影，令全球瞩目。

午夜梦回，吴昌硕的魂灵可曾从咫尺之遥的纪念馆内步出？不墨守成规，不甘于平庸，而是以全部的精力与才情赴汤蹈火般奔向既定的目标，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与激荡在他内心的傲然不羁之气多么吻合。目睹脚下土地的沧海桑田，他内心该是欢喜的。

（墨　言摘自《文学报》2019年1月17日，李　晨图）

# 英语在法国

◉孔帆雨农

如今在法国，求职者想要谋得一个管理岗位，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已成为必不可少的条件。要是还会说第二种外语，尤其是德语或者西班牙语，这就又有了加分项。

但现实有点“残酷”。求职网站统计表明，只有1/6的法国人会说两门流利的外语，40%的雇员坦承，自己无法在职业环境中使用外语。这使得法国人丧失了许多就业机会，35%的受询者承认，因为外语水平低，至少放弃了一次求职机会。

一向标榜“自己的语言最优雅”的法国人，如今也因为这种自傲，在就业市场把自己逼到了窘境。

## 民众有法语情结

法国人到底多么以法语为傲？10多年前，如果有人在法国街头用英语问路，有些法国人很可能不愿搭理你，他们更希望你说法语。

2011年4月，法国一个约4000人口的小镇发生了一起小规模罢工，185名陶瓷工人走上街头，抗议公司从英国总部派来的新主管。这场罢工的特别之处在于，陶瓷工人不是因为不满薪水、工时、福利而抗议，而是不接受管理层在工作场所拒绝用法语和员工交流。

陶瓷工人说，新主管除“Bonjour（你好）”以外，一句法语都不会，逼得员工不得不请人把英语文件全部翻译成法语，然后把员工的反馈意见翻译成英文送呈，这导致上下级之间的交流非常低效。迫不得已，这些陶瓷工人“奋起反抗”。

在法国，跨国公司将法语作为公司的官方语言，不仅是为了照顾本地员工的“爱国主义”情绪，而是实实在在的法律要求。根据法国《劳动法》规定，雇主只能用法语和员工交流，任何有关劳动就业关系的文件，如果使用了法语以外的语言，企业将会被处以重罚。“法国人不说外语，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历史的优越感。”卡维安·罗亚埃说。有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字“佳音”的罗亚埃现在在一家杂志社担任主编。

罗亚埃举例说，法国人有一个“默契”，那就是法国人相互之间不讲英语。“历史上，讲英语的人都是‘乡巴佬’。”罗亚埃说，英语最初只是英国一个乡村的土话，历史上英国的上层人士都是讲法语的，“法国人始终认为，法语才是最高贵的语言。”

罗亚埃说，从历史上来看，法语这门“莫里哀的语言”曾有着无比辉煌的历史，从13世纪到20世纪初甚至一度成为国际语言，令无数法国人自豪和骄傲。英语在“一战”以后才逐渐取代法语，占据了世界第一交流语言的位置，这让大多数法国人有捍卫自己国家语言地位的情怀。这种情怀从法国人的角度讲是可以理解



读书交流QQ群：97172793

的，但表现出来的是，他们发自内心地对英语有或多或少的抵触。

“当然了，这个‘传统’已经改变了。”罗亚埃说。现在法国的年轻人喜欢英语，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历史因素不仅影响了法国的外语教育系统，也渗透到法国的日常文化中，并成为法国人学习外语的障碍。

## 普遍忽视学外语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英语在法国的教学体系中并不太受重视。以前，很多法国公立学校直到中学才教授英语。直到2014年，法国政府才规定，所有学校必须从小学就开设英语课程。据统计，15岁的法国青少年中，仅仅14%的人拥有较好的英语能力，而在民众英语水平较高的欧洲国家瑞典，这一比例高达82%。研究显示，孩子在12岁以前更容易学好一门外语，法国的小朋友显然落后在了起跑线上。

2015年的法国“高考”中，一道英语考试题引起法国舆论的持续关注。该考题节选了英国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的作品《赎罪》中的部分章节，因为出题人使用了“cope with”（应对）这个词组，被不少考生认为使用了“生僻”词，造成题目“过难”，因而向法国教育部请愿，要求取消这道试题的计分。请愿书发出后，得到数万考生的签名支持。

外语授课的方式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大多数法国学校的老师用法语讲解英语的语法、发音、词汇、文化、历史等知识，几乎没有纯英语授课的情况。老师依赖法语讲外语，学生依赖法语学外语，这让法国学生难以真正融入外语语境之中。

此外，英语在法国的使用率不如其他非英语国家。最明显的例子是，法国电视上播放的几乎所有进口电影、电视剧都经过法语配音，甚至新闻报道或其他节目中的英语也会被法语配音覆盖。

## 年轻人乐于说外语

如今，越来越多的法国人意识到讲英文、学外语的重要性。在巴黎最大的中央商务区拉德芳斯中心工作的华人袁先生表示，这里的企业管理层，会讲英语是标配，很多人还会第3门外语。袁先生认为，在法国，一般学历越高，外语水平也就越高。

近年来，法国民众学外语的热情提高，尤其是年轻人开始乐于说英语。在法国南部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ITER）计划组织中，汇聚了多国技术人员，电气工程师张艺就是其中一员。她说，英语是这个国际组织的工作语言。由于ITER的总部在法国，法国员工相对多一些，但他们的英语都不错，一些刚开始说得不太流利的，也都通过自觉学习赶上了。

越来越多的法国人开始讲英语，也为这个骄傲的国家带来了更多的机遇。阿里克西斯·罗格农曾经在中国工作，他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法国大学、商学院或工程院校直接用英语授课，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国际市场和国际交往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过去，不少外国学生因为语言障碍不愿去法国求学，如今用英语授课使法国名校广开生源。各国学生之间的接触和交往也推动着越来越多的人讲英语，现在年轻人看到外国人也会主动用英语同对方交流，即使对方说明自己懂法语，他们仍会讲英语。“年轻一代与老一辈已截然不同。”罗格农感叹道。

在过去，来欧洲投资建厂的日本企业不会选择法国。“日本人毫不避讳地说，他们不会讲法语，而法国人又不肯讲英语，语言不通会给管理工作带来很多麻烦。”罗格农说，当时法国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企业落户邻国。如今，法国人不得不承认，不学外语是不行了。罗格农表示，自己的父辈以不会讲英语为荣，而现在的年轻人开始以讲英语为时尚。

当然，除了英语以及在欧洲求职时可以作为“加分项”的德语，学中文的法国人也多了不少。尽管对中文有需求的工作岗位并不多，但现在很多法国中小学都开设了中文课程，大部分法国人知道自己的生肖属相。面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有广阔的市场以及就业机会的国家，法国人学中文的热情着实不低。

（**满　琴**摘自《新民晚报》2019年1月10日，**黎　青**图）

# 迈出这一步

◉张佳玮

在上幼儿园时的某个春天，我被母亲带到纺织厂，放在宽敞的仓库里。在山一般高的布匹中，母亲给我留下一堆从工厂图书馆里借来、售价3毛8分一本的连环画。在我还只能约略明白一些省份、河流和花朵的含义的年纪，图画拯救了我：它们是连贯的片断，连缀成一个又一个故事，可以与电视屏幕或现实生活交相辉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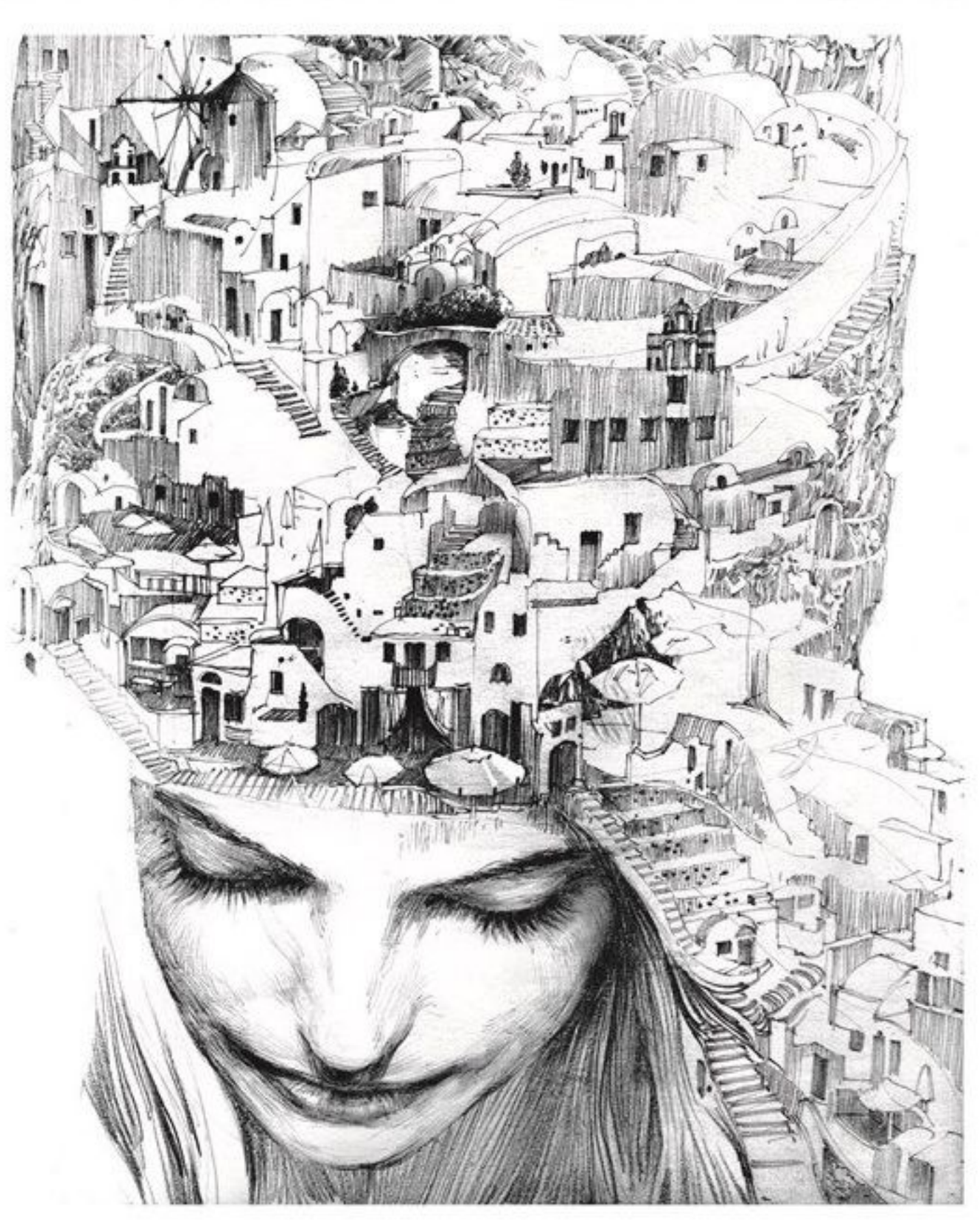
我识字之后，最初与我做伴的是《杨家将》《说唐全传》，还有《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白马银枪、辕门刁斗、沙场尘烟，成了我最初的幻想世界。每次读金戈铁马读得紧张了，我就抬头看看晴朗的天空，便将这种恐慌消解了。就这样，我读了《水浒传》《荡寇志》，然后再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小学毕业时，我读了李青崖先生译的《三个火枪手》。我本指望从中看到豪侠击剑，却被老版小说中的插图迷住。骑士帽、剑与酒杯、巴黎的旅馆与衬衣。于是，那一个夏天，我如蚕食桑叶，跟着线索读这本书。我也读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里面的拉斯蒂涅，年纪轻轻就想在巴黎当野心家……于是，我对兵戈剑侠的爱好，被欧洲的街道剪影取代了。

上高二时，我读了张爱玲的短篇小说《等》。这篇小说写在一个推拿医生的候见室里，一群姨太太在聊天。具体的情节我忘了，只记得结尾有一段对上海景色的描写，写一只猫缓缓走过。不知为何，读这篇时，我很想去上海。于是2002年，我去上海读大学。

从大一到大二，除了完成学业，我自己也写东西。那时我没多想什么，只觉得自己喜欢写东西，那就继续写吧。到2004年3月，大二的下半学期，我出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到2006年时，我读大四，出到第4本书了。大学毕业时，我不想找工作。等我知道单靠写东西养活自己很艰难时，已经是后来的事了。当时我想得很简单：反正我开支不大，也还写得出来，就继续写呗！

那些年，我在上海住着，房间的墙壁雪白。夏天我挂上莫奈的画作海报，冬天我挂上伦勃朗的画作海报——前者光影多变，后者幽暗深邃，分别适合在夏天与冬天挂。

也是2007年夏天，我决定去巴黎。一半原因是我读了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另一半是因为小时候读大仲马与巴尔扎克的书所受的影响。我爸说："巴黎？我知道，巴黎圣日耳曼足球队嘛！莱昂纳多和拉易（两位巴西球星）都在那儿踢过球！"本来大学毕业一年后，我一个月写几篇约稿





读书交流QQ群：97172793

就够我的开支了，但为了攒去巴黎的钱，我开始增加工作量。从2008年到2010年，我还兼职在上海的一个频道做解说嘉宾。当然，我最初去做解说嘉宾，多少也是为了圆自己中学时给父亲吹的一句牛："将来，我要去解说篮球！"

2012年秋天，我去法国的领事馆面签。签证官问我："许多人年纪轻轻就出国读书了，你已经29岁了，这是为什么呢？

我回答道："因为到29岁，我才攒够了钱，可以学想学的东西。"

签证官继续问："那你最初的动机是什么呢？"

我回答说："我读的第一本外国小说是《三个火枪手》，第二本是《高老头》。我到现在还记得《三个火枪手》里的所有情节，对《高老头》虽然不那么熟悉了，但我记得这两本书的主角，一个是达达尼昂，一个是拉斯蒂涅，都是年纪轻轻，就想去巴黎见识一下世界。然后，我喜欢的作家海明威写过一本书，叫《流动的盛宴》，写他在巴黎的生活。所以，我想去见识一下。"一个人年少读书时立下的愿望，会一直跟着那个人一辈子吧？

2014年，我去了莫奈与伦勃朗的故乡后，出版了莫奈和伦勃朗的传记：那是我当年在上海时就存着的心思。我跑去巴黎圣日耳曼队的主场看球，拍下拉易和莱昂纳多的海报，发给我爸爸看。

许多愿望与念头，都是这么循环往复的。

偶尔有人问我，做自由职业者是不是很自在、很开心，是不是特别轻松？并不是。世上的事，苦和累总得占一样。

做自由职业者，到后来大概都有这种感觉：小范围内，享有一定的自由，但也得承担一些风险；大尺度上，并不那么自由。因为自由职业者首先有自己养活自己的压力；即便不必为生活担忧，那么大多数自由职业者也都希望，能在足够短的时间内，更高效地完成工作，并收获快乐，不希望浪费时间。而这种不希望浪费时间的想法，会始终驱动着自己。所以，我知道自己有更多的可能性，知道自己境遇的起伏是和自己的认真程度相关的。甚至你越认真工作，就可能收获越多的自由。所以，自由职业者真正需要说服的，通常不是老板和家里人，而是自己。

回头看看我走的路，如果有什么教训，那就是：当暂时迷惘，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闲下来又有罪恶感时，那就去干活吧。不一定是写东西，可以是读书，可以是锻炼，总之，做点儿什么。

2014年，我开始跑步。通过跑步，我慢慢学会了许多东西。以前不跑步时，我会相信心情决定一切：心情抑郁了，一下午都不想动弹。跑习惯之后，再遇到这种情况，我会第一时间思考，是不是身体缺水？是不是坐姿不对导致的疲劳？是不是疲劳反过来影响了心情？跑步会让一个人成为唯物主义者。跑习惯了，你很容易就能明白，意志和情绪其实是受身体状况摆布的。

将这种思想应用到写作中，也是如此。

持续地跑步和写作，也让我明白：人的潜力是很大的。比如，我曾告诉自己：你可能以后每天都得写一两篇稿子。那时的我一定对这种念头瞠目结舌。但当你习惯了这种节奏，就像做力量训练，不断给自己增加难度，你就会发现，还好，还承受得来。

到巴黎的第6年，我还在写东西，顺便翻译了当初让我来巴黎的动力之一——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现在想想，我人生的大多数转折，都跟所读的书有关系——其实许多人都如此，只是我还记得缘由罢了。读过的书，不一定都记得住，但会存在心里，在不知不觉间就改变了你的人生。

最初的念想在哪里生了根，多年之后，说不定就会在那里发芽。锻炼、读书、写作，包括每个人自己的活儿，只要是朝着那个方向做了，都不会白费。人生在世，非苦即累，一定会占一样。在艰难得不知所措时，踏出第一步，顺着惯性继续走下去，不要多想，走过一段，你多少就会成为一个新的自己。如果一直在原地发呆，那你永远是原来的自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无论在任何惶惑的时刻，朝着自己喜欢的方向，迈出一步，试试看。

（**远行客**摘自《中国青年》2019年第1期）

# 椅子的年代

◉〔英〕威巴·克里根-里德

为什么在《圣经》和近3万行长的《荷马史诗》中都找不到“椅子”一词？写于1599年到1602年间的戏剧《哈姆雷特》中也没有这个词。但到了19世纪中期，情况完全变了。在狄更斯的《荒凉山庄》中，“椅子”一词共出现了187次。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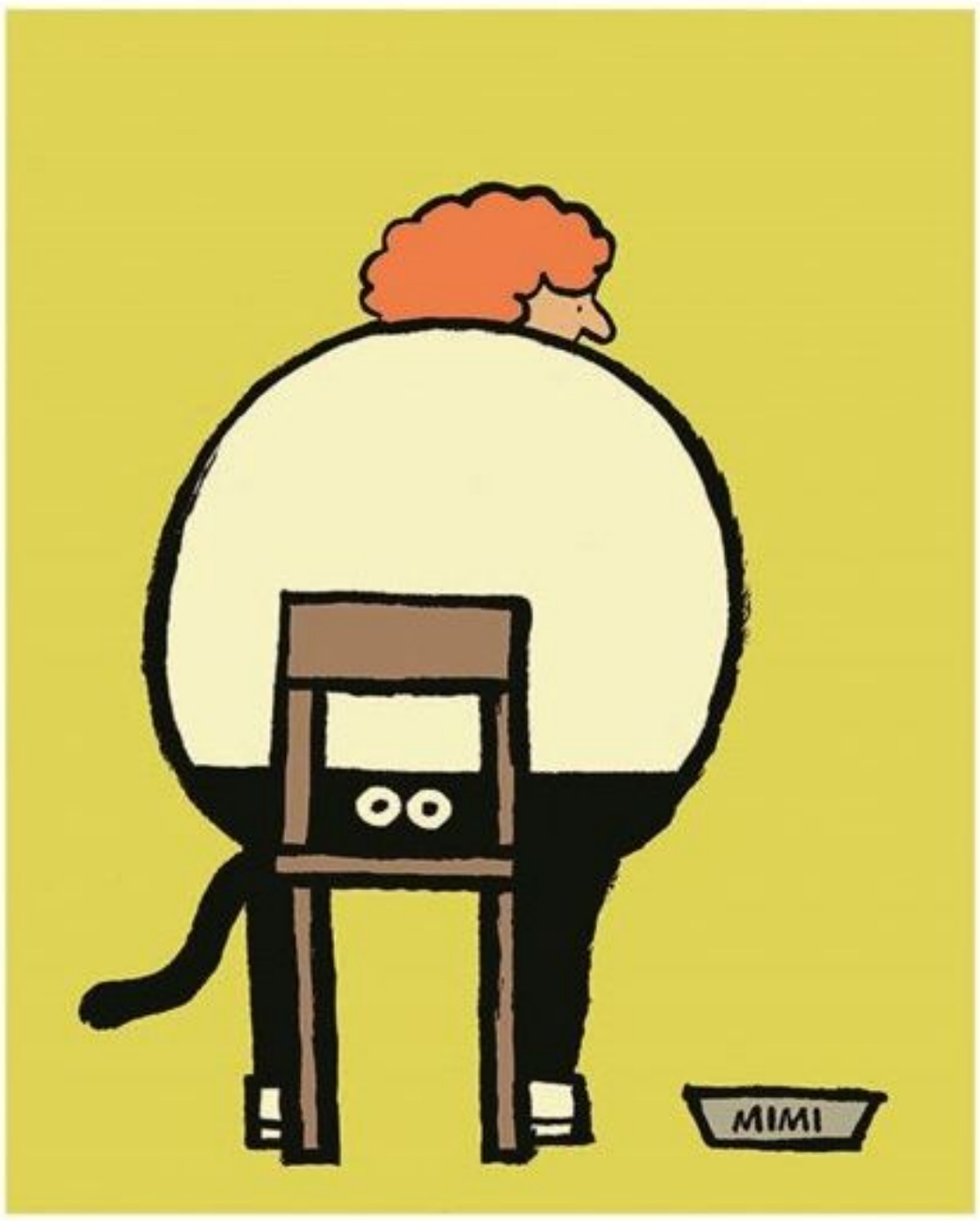
久坐被认为是“新式吸烟”，我们也知道，久坐对健康不好。椅子除了不益于身体健康，还和空气污染一样，是现代人无法避免的问题。

我很意外地发现，椅子曾经非常罕见，但现在却随处可见——在办公室、火车上、咖啡厅、餐厅、医院、剧场、学校、演讲厅、家里，到处都有椅子。如果要我对世界上椅子的数量做一个保守估计，我觉得数量很难低于人均8～10把椅子。按这个逻辑计算，地球上可能有600多亿把椅子。椅子应该成为“人类世”开始的标志之一吧？椅子就和其他划时代的标志物一样，在地球的每一个大洲都可以找到。

至于为什么突然出现了这么多椅子，仍然没有明确的原因。它是时尚、政治、不断变化的工作习惯，以及人们对舒适生活的渴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最后一个需求无须过多解释，因为当下强调放松和舒适的文化正是驱动消费者决策的主要因素之一。

虽然椅子是在近代早期，也就是1500年到1800年间开始出现的，但直到工业革命期间才变得更加普遍。

18世纪前，椅子比较常见，但大部分人还是用不到。即使在今天，在一张硬木椅子上久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当时有软垫的椅子又异常昂贵。但新的放松文化从18世纪的法国宫廷推广开来，使椅子开始被普遍使用。




此前的几个世纪，椅子一直和权力、财富、社会地位有关。无论是农夫还是君主，在广泛的范围里，椅子的使用规则都是一样的。在《李尔王》的第一幕中，有一条舞台指导意见指出：李尔王进场时应该坐在仆人抬着的椅子里。如今，人们仍会认为椅子是地位的象征。我所在的学术领域，最高级别的首席教授被称为“Chair”，这个词的本义就是“椅子”。主持会议的主席也被称为“Chair”，而公司的最高领导——董事长也是“Chairman”或者“Chairwoman”。而且一栋公司大楼里最好的椅子永远是大老板的专座，这也是人们普遍认可的事情。

椅子开始被普遍使用（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宪章运动之后），与人们慢慢变化的工作模式相吻合。维多利亚时期的大多数职业是体力劳动或在工厂工作。

但到了19世纪末，随着打字机、电报的发明，以及电的进一步推广，第二次科技革命得以更快推进，劳动力市场也开始发生变化。办公室文员成为这一时期后半段增长最快的新工作岗位。1851年的人



读书交流QQ群：97172793

# 一条线的故事

◉贾平凹

画完《一条线的故事》，我悟得这么一个道理：大凡艺术作品，比如一首诗、一支歌、一篇文学作品，当然也有画，其中都是有秘结的。秘结包括了回忆、思念、向往，或者愤恨和哀怨。我们读李商隐的诗，读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之所以觉得好，是因为它勾起了我们自己的情事。但是，李商隐的这首诗绝不是为我们写的，古人也不会像现在的作家，为写作而写作。他一定是给具体的人写的，背后一定有一个凄美的故事，遗憾的是李商隐和那个具体的人死在了唐朝，我们无法再知。

《一条线的故事》挂在展览厅，看的人很多，都在猜想这个故事是什么。

有的说，画家曾经向富有的人借过一元钱，而没有如愿。

有的说，画家可能有过一次将最简单的事处理成最复杂的事的经历。

有的说，画家是不是曾经赌博？

“故事肯定是有的，”我笑了，“可你们说的都不是。”

“那是什么呢？”

“为什么要知道呢，鸟在枝头上叫，不要问它在叫什么，只要叫得悦耳就是了。”

（**月亮狗**摘自时代文艺出版社《倾听笔墨》一书）

口普查显示，只有不到4.4万人在做行政工作。仅过了20年，在办公室坐班的人就增至9.1万人，是原来的两倍多。

现在，大部分人都在办公室坐班。而且在整个20世纪，还出现了一系列坐着进行的活动，与我们新的工作模式相匹配。

19世纪时，读小说变得大受欢迎——随着电影院、收音机、电视机的诞生，也出现了越来越多坐着进行的活动。近几年，电脑游戏、在线视频和其他用屏幕打发时光的活动让我们坐着沉思。在“人类世”，人需要椅子来完成上述所有的活动。

现代生活让我们坐着进行活动，如果这像一束花，那么椅子就是这些花朵的茎。椅子无疑是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缺少了椅子，我们的活动将如何进行，真是难以想象。英国心脏病基金会开展的研究表明，我们每天约有9.5个小时是坐着的。这意味着现代人75%的时间都不用来活动，这给我们带来了许多问题。

我们身体的软硬组织健康状况，可以简单归纳为“用进废退”。无论是增加负重，还是停止使用，肌肉和骨头都会对此做出反应。骨骼的密度会相应地变高或变低，肌肉也会变得更强壮或羸弱。靠在椅背上久坐时，我们大部分的背部肌肉会变得松弛。这无疑会让脊椎的支撑力减弱和让背部疼痛成为导致残疾的重要原因。

我们生活在“人类世”，因此也可能把我们自己划分为“人类世”人类。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最容易在婴儿时期死亡，那时暴力和受伤也是人成年后常见的死亡原因。但现代人类，绝大多数死于新陈代谢紊乱，例如心脏病和某些癌症——这些疾病都与久坐不动有关。

2012年的一项研究是针对久坐不动所造成的影响，研究收集了7813名女性的数据。结果发现，那些每天坐10个小时的人端粒更短（端粒越短，细胞老化越快）。久坐的习惯让她们在生理上衰老了8岁。有的研究甚至指出，少量锻炼并不能抵消久坐带来的负面影响。

上述研究和许多其他的研究表明，对于花很多的时间坐在椅子上享受悠闲，我们应该仔细想想这是否应该。

（**一米阳光**摘自《海外星云》2019年第1期，〔法〕Jean Jullien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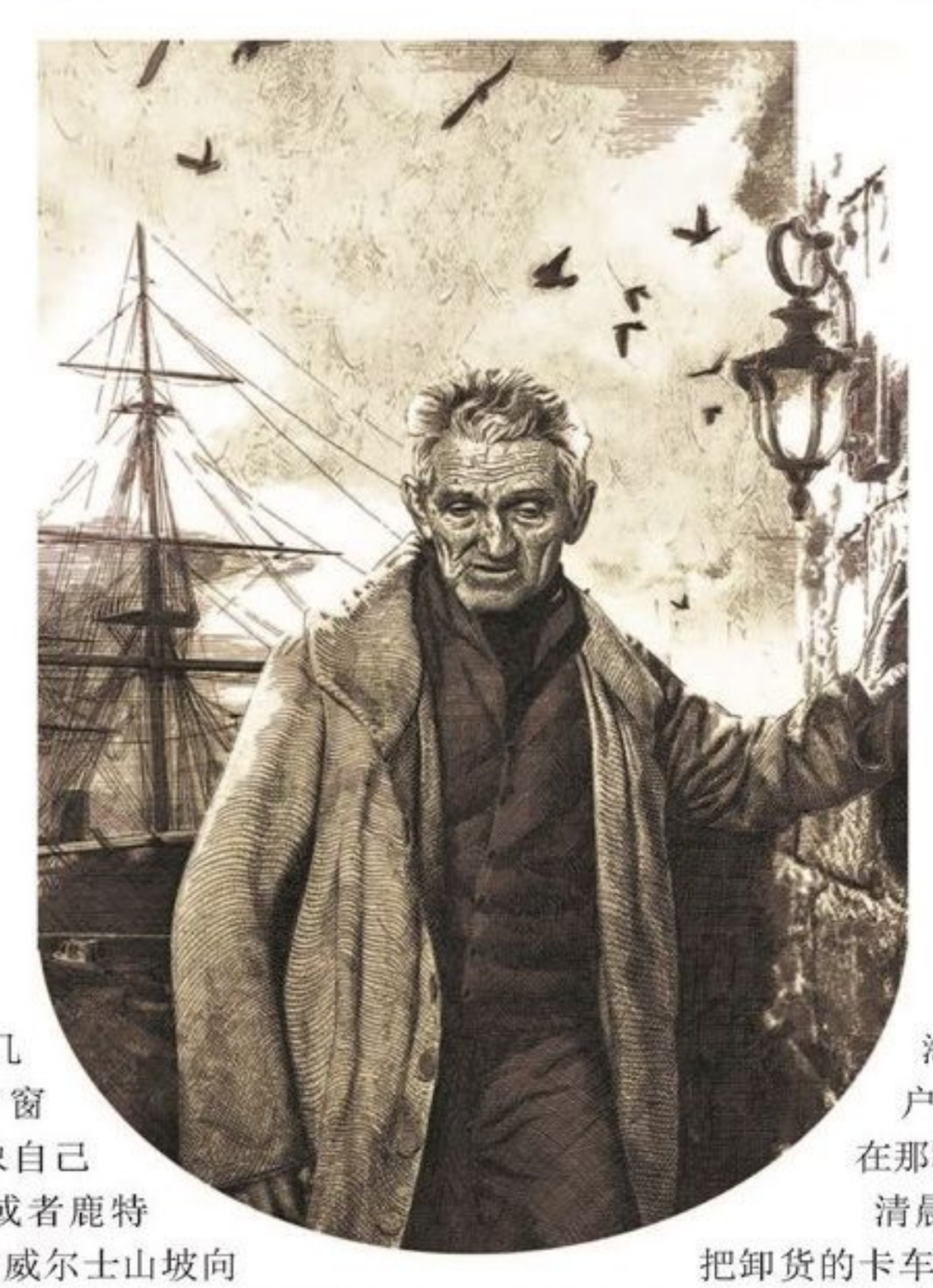
# 遥远的船

◉〔英〕西蒙·范·布伊

◎李　露　卫　炜译

这些日子来，我常常想起里奥。这晚，当我给一辆要去伦敦的货车分类打包的时候，我又想起他。仓库里很冷，我们呼出的水汽像胡子一样绕在嘴边。办公室上周发来一箱手套，但我喜欢用我老硬皲裂的手抱着纸板箱的感觉。我已经为皇家邮政工作了快三十年。二十年前，当我开始不再说话的时候，我曾以为他们会让我走，但他们对我很好。十年后我就能退休了，那时我会得到一笔国家发的养老金，和一个简单的欢送会。我挺喜欢我的工作，除了去海滩漫步，它是我离开房子的唯一原因。

每个包裹都有它们要去的地方，而它们的内容是个谜。偶尔，我会发现，一两个盒子上的地址是小孩子写的。我喜欢把这些盒子放到一边，在我当的班结束之前先不发出去，这样，我就可以研究一下那些笔迹，把它们跟里奥的笔迹做个比较。小孩子的笔迹让文字变成使人疼痛和扭曲的媒介。自从失去了里奥，这些包裹对我来说都成了玻璃的碎片。



仓库被分成好几个区域。这里没有窗户，有时候我会想象自己是在奥斯陆、孟买或者鹿特丹。外面，湿淋淋的威尔士山坡向一个方向延展开去，像苔藓毯子下躲着的古老巨人。在另一个方向，陆地好像惊醒一般戛然而止。在陆地停止的地方，别的东西又开始了，大海一直向北方延伸着，直到开始封冻的地方为止，它像孩子抱着母亲那样依附着陆地。

泥迹斑斑的小型货车从乡村一路开进山谷。包裹会在最近的城市被分好类，由这些货车运来卸货。每两天，笨重的拖船会从这个仓库轧轧地驶向格拉斯哥、曼彻斯特、伦敦和彭赞斯。

每个清晨，当我在黑暗中走回家的时候，我都会想象着拖船的头灯射进夜深处的画面。我爱那些包裹上城镇的名字，就像我爱那些在我家大门口随意长出地表的不同种类的野草一样。

几百年前，这个村子的人靠打鱼为生。在我的起居室里有一本图画书，其中一幅画画的是穿围裙的年轻女子站在悬崖上，看着一艘船在峭壁上撞得粉碎。画的前部，一道阳光照射在海水的表面。我没法告诉你这画是谁画的，但是我能理解那道长长的光柱的含义，我能从画中的这些细节里体会到那种悲痛。现在这个村子里只有极少数人还在打鱼。

尽管货仓运输比渔业提供的收入稳定，可村里的所有男孩还是做梦都想着出海。他们大开着窗户，梦见自己的祖先坐在那种古老的帆船上。

清晨来临，我当班结束，把卸货的卡车数量记录下来。三十年过去了，我一次也没有弄错过，因为对我来说，每辆车都像一个人一样。就像小男孩一样，我认为车子都是有面孔的。

我打好表，在休息室里找到我的外套。桌子上有一个吃了一半的三明治。画着美女的日



读书交流QQ群：97172793

历挂在一个更衣柜的外面。那些女人看上去都很冷。她们的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照片中的人也许能假装欢乐，却从不能假装悲痛。

仓库距离村子有半个小时的路程。首先，我得穿过一条狭窄的乡村小路，然后要穿过一堵厚厚的灌木篱墙，我路过的时候，有很多鸟儿会从它们筑在篱墙上的窝里向外瞧，最后再爬上山坡就能到村子了。夏日里，野生的莓果便会取代鸟儿们的黑眼睛点缀在那里。

再过几个小时，黎明就会淹没整个世界。我停下脚步，靠在一根路灯的柱子上。我的左腿总是很痛，在冬天情况会更糟。圣诞节这会儿，一切都很糟。

路灯的光线照在我的手上，把它们变成彩色玻璃那样的颜色。村子里的教堂就有一扇壮丽的彩色玻璃窗。有时我会跪在那扇窗下，沉浸在五彩斑斓的世界中。当腿上的疼痛变成模糊的抽动感，我便继续向前走。一路上，靴子底的小石子刮擦着混凝土地面。我想念秋天——当夏天承受着对自己必将逝去的宿命的回忆。之后是冬天。然后便是这充满奇迹的季节，一切又会无畏地获得新生。

回家的路我总是走得很慢，一排排石板瓦的房子闪烁着灯光。窗帘从里面拉上，挡住了外人的眼睛。

一只鸟儿在路灯杆下单脚跳跃着，嘴里衔着一条又圆又胖的虫子。我走近的时候它就飞走了。

我走过街角的小酒馆。即使违犯法律的规定，村里的酒馆还总是开着，那少数几个坚持下来的渔夫会在黎明前的一小时左右回到这里，带着一种因漂浮在不能饮用的水上而生的干渴。光线和欢笑声一起泼溅到街上。我闻到了啤酒的味道，自动点唱机模糊的撞击声让我想到了我的腿，而那又让我想起了里奥。

雾气笼罩着整个村子，如同白色的胳膊在街道上伸展开。狗儿们在厨房的后门叫了起来。

我以前总会进酒馆去喝一两个品脱。可现在，我已经有六年没进去过了。这些酒精对我来说都是没用的。

二十年前，杰妮把里奥的东西都带去了美国，我感觉到一种释放。房子是如此宁静，出于某种理由，我开始想起我的母亲，她在六十八岁那年去世，跟我和杰妮结婚在同一年。我母亲在冰面上滑倒，摔断了髋骨，然后没有任何征兆地在医院里死去，就像一本我以为永远也不会读完的书的结局。

上个周日，我一直在看渔船轧轧地开回码头，船体被一网网银色的鱼覆盖着，变厚了。

二十年来，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过，不过曾经有段时间，我是个无法闭嘴的人。没有语言的痛苦，我过了如此之久。我的人生就是一封没有投递地址的信。

如果你用一个下午的时间来观察我，你会注意到我的手一直在动。它们总是在碰触彼此，就像眼盲的兄弟姐妹那样。

我喜欢观察那些渔船。每条船的抵达都会被鸟儿们的哄散所庆祝。远远看过去，海鸥就像浪花上漂流的眼睛一样。上个星期，那些年轻船长中的一个问我是不是需要工作。我摇了摇头。他是个挺帅的小伙子，里奥如果活着，应该就是他那般年纪。我想知道是谁继承了里奥留下的生命。

我一直住在我从小长大的那栋房子里。父母的房间还是原来的那间。其实那只是间客房，但我们唯一的客人就只有梦中那些在门前车道上飘浮的幽灵。

村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我的人生是怎么回事。不过我已经太老了，老得不会再觉得我的悲哀是与众不同的。

杰妮的年纪跟我一样，但她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在这个村子里，伴随着潮湿的鞋子和周日的赞美诗，我在我爱的某个人死去的时候老去了。然后整个周日的时光就被我用来观看光线的移动，它从又小又热的房间里穿过花园，闻上去像是有人在熨烫衣物。

杰妮生活在洛杉矶。我们依然是夫妻，虽然自从里奥的事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说过话。人们在洛杉矶拍电影，也许她的人生就是一支漫长的幻想曲。

有时，我会在山脚下的小学外徘徊。每年的这个时候，圣诞节的装饰都已经挂在窗户上了。学校的另一边是满布着星星点点羊群的山脉，还有正在回家路上的拖拉机的零星灯光。

我有时会计算好自己的步行时间，在学校打三点的铃声时抵达那里。这时，孩子们像热水一样飞奔到操场，冲进他们父母的怀抱。我愿意用任何东西——甚至是我的回忆，特别是我的回忆——去交换把里奥拥进怀里的那一瞬间。他不在我怀里，那缺失的重量，是整个世界的重量。

那起意外发生后，我很快就不再说话，希望那样就能让我在回忆里留住里奥柔软的、咬着舌头说话时的声音。有时候，我用手捧着和里奥有关的某个字眼，手抖得就像一只颤抖的鸟儿。意外发生之后，医生说我只有几个月可活了。杰妮回到美国，而我在自己的家里等着那死亡的旅程。那感觉就像你要打包一个箱子，却不知道该往里面放些什么。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再也不去看医生了，他们只相信他们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他们就像牧师一样——被某种宗教的神性弄得盲目了。

如果杰妮能看到这里的一切是多么没有希望和暗淡凄凉，她会很震惊的。现在除了汽车被允许开到市场上来，还有一条卡车可以通行的公路通到山上，这座村子没有任何变化。当我认为我在那次事故之后不久也将死去的时候，我开始写一本书，然后再也没有停下来过。它的名字叫作：《梦想是童年丢失的城市》。

二十年来，我并不是每天都写。在我死去之前，我是不会完成它的。我在写的这本书是终结其他所有书的那一本，我的死将会是结局的那一章。我也画了书里所有的插图。这本书是关于我和里奥还有杰妮在一起的生活的。我没办法把我自己画出来，所以我在画上用一个“X”代表我自己。有时当我阅读之前写的章节时，我会突然置身于旧日时光之中——就像置身于有人用你的人生搭建的剧院布景里。回忆就像由演员来扮演的人生。

杰妮总在阳光中醒来，她总是喝着橙汁。就算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洛杉矶依然很温暖。在美国，有些人是在沙滩上过圣诞节的，在澳大利亚也是。而我总是在雨点敲打窗户的声音中醒来，那声音就像一百个威尔士母亲的唠叨。每个雨点都是带有微小锈迹的一个记号。

杰妮是到我们这里来研究气候的。班戈有一所大学，世界各地的学生都到那里去观察云朵。我还记得她对那一大团白色的、缓慢地打着旋儿扩大的东西是多么吃惊。我给了她一纸杯的鸟蛤。以前你可以从运货的马车上买到这些东西，但那些鸟蛤都已经死了很久了。杰妮的口音非常柔滑和浓郁。我以前总希望我的祖先也去了美国，也许那样的话一切就都不一样了。也许我们会在剧院相遇，在车辆入口处相遇。也许里奥和我就可以一起组装出一部老破车——就是人们会在车库里鼓捣出来的那种车。

二十年前，我开着车冲下了悬崖。我只是想转向里奥，冲他做鬼脸，好让他高兴地笑起来而已。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里奥的尸体在汽车残骸的半英里外被找到。他看上去就像是睡着了，只是他的内脏都碎了。我愿意认为，他是从车里被那些弥尔顿和布莱克书里写着的、我一直相信存在的天使给接走了。他们是在也同样照耀着我们村子的月亮下写下那些书的。月亮，看见了一切发生的事情。

他们告诉我，我是那起意外的幸存者。

现在是星期三的早晨。这个时刻的黑暗很少被人记得。大多数人正要醒来。我站在自家大门外的一边，那并不真的是一道大门，而是通向悲哀的另一条道路。天开始下起蒙蒙细雨。雾气消散开来，缓缓地升上黑暗的山头。火点起来了。威尔士的早晨充满了煎鸡蛋和木头生火的烟味。孩子们在温暖的床上打着滚，他们很快会从梦的怀抱中挣开。所有的怀抱都是上帝的使者。这里现在还是夜晚，但在别的地方已经是白天，日夜的交替轮回以某种方式一直在继续，继续，不管我们是否置身其中。

突然之间，天空充满了雨，雨点有拇指那么大。很快就是圣诞节了，学校里的孩子在排演一出戏，他们还自己做了戏服。夜是悬挂着的破旧的面纱。现在是满月，但是总有月亏之时。里奥的脸在每一面镜子里等待着我。梦是我们的灵魂未完成的羽翼。

（长　日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黑暗中的绽放》一书，王　娓图）



读书交流QQ群：97172793

# 百分百的孝子

◉毛 利

在冬日四五摄氏度的夜晚，我穿着厚厚的羽绒服，从出租屋往父母家走去。

如果是10年前的我，看到自己在街上溜达着主动回家，那我一定会觉得荒谬极了。那时候，我经常想方设法地躲着我妈，双方直线距离没有1000公里，我心里都有一股恐慌感。

但这天晚上，我内心的确有着相当的渴望，因为沈女士好久没出现了，她竟然好几天没给我发消息。她上个礼拜去探望一个开刀的亲戚，回来都没跟我讲一句八卦。她留在我家的锅没拿走，托我买的药膏一个字都不记得提。

她到底在忙什么？

上海乡下的独生女儿，都是流行养在家里的，带着老公、孩子住在自己原来的家里。

独生女儿总的来说，都是一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我真的瘫在家里，什么都不用做，每天只管坐下来吃饭，一边吃，一边挑剔："这个菜烧得怎么这么咸！"

她不会生气，只会皱紧眉头辩解一下："我真的几乎没有放盐。"

以前每次坐国际航班回来，我都会提前打电话给我爸："爸，来接一下，深夜两点到。"我丈夫在旁边翻着白眼说："这么晚了，不要让你爸来了。"

我爸坚持："还是让我接吧，太晚了不好叫车。"

啊，这种在家叱咤风云的感觉啊！

新家离我家只有3.3公里，来回走一趟，9000步。

他们来了一次，在寒夜里步行40分钟，进来只坐了10分钟，丢下几个进口杧果、一个哈密瓜，就说要回去了。我回报给他们3个小小的砂糖橘，说："在路上吃吧，注意安全。"

父母和子女之间，没有公平可言。

我已经一个多星期没回去了。到家的时候，我父亲正在一个人吃晚饭。

我妈不在家，出去玩了，至于去的地点，我爸说不出来，似乎是去逛街了。

我在家里跟小猫贝壳玩了一会儿，终于没忍住，给沈女士打了电话。

她说她在泡牛奶浴。

她最近一次跟我见面，还是一周前的下午。她忽然打电话来，问我要不要吃银耳羹。

当时我一个人在家，饥肠辘辘，便爽快地同意了。

沈女士开着小电动车风驰电掣地赶来，比那些送外卖的快多了。她拿着一口巨大的保温锅，还拿了一袋给我买的零食，里面是话梅、蜜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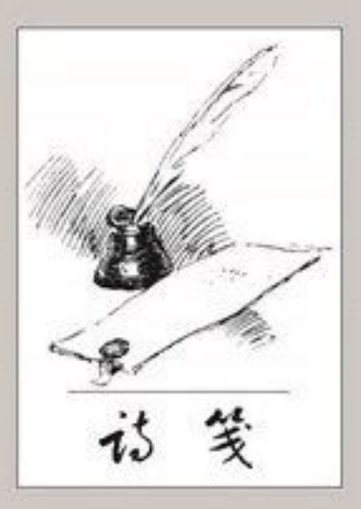
走之前，她跟我说了说小猫的情况，说最近她不打麻将了，老是输钱；说她想跟人一起坐游轮去法国……我过了两个小时才写完稿，打开保温锅，发现里面的银耳羹还是热的。我鼻头一酸。我不应该这么脆弱的，只是离家3.3公里。

躺在沈女士经常坐的沙发上，听到我爸忽然很不客气地给她打了个电话："小姑娘都回来了，你在外面干吗？"

沈女士终究没有回来，我又在冬夜里走回家去了。

我无比思念沈女士。

（**林冬冬**摘自微信公众号"和毛利午餐"，**连培伟**图）




# 天数

◉〔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林之木 译

自从那个如今已经无法追回的夜晚，
或者，从你那蒙眬的双眼
于黄昏乍始的时分平生头一次
在一处花园或庭院得识月亮的容颜，
那皓月就怀着脉脉情意
（维吉尔大概是这么说的）与你为伴。
永远都会这样吗？我知道，
总有一天，会有人坦白地告诉你：
你将再也见不到那轮明月，
天数有定，谁也不能改变，
你已经到了限定的终极。
即使打开世界上所有的窗户
也于事无补。晚了。你再也找不到月亮的踪迹。
我们活着，一次又一次地
看到又忘却夜幕下那甜蜜的景观。
应该好好珍惜。这可是最后的机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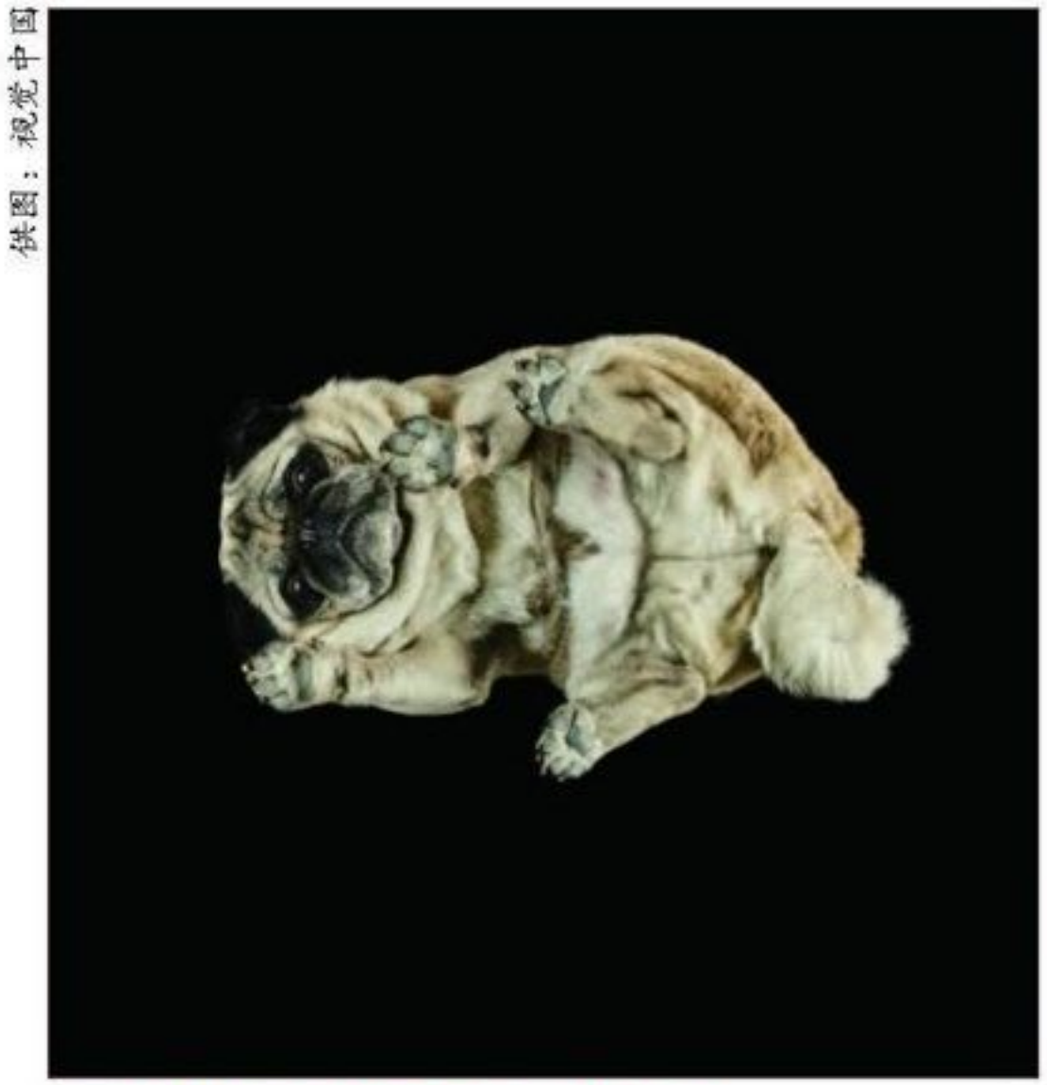
（**彭慧慧**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天数》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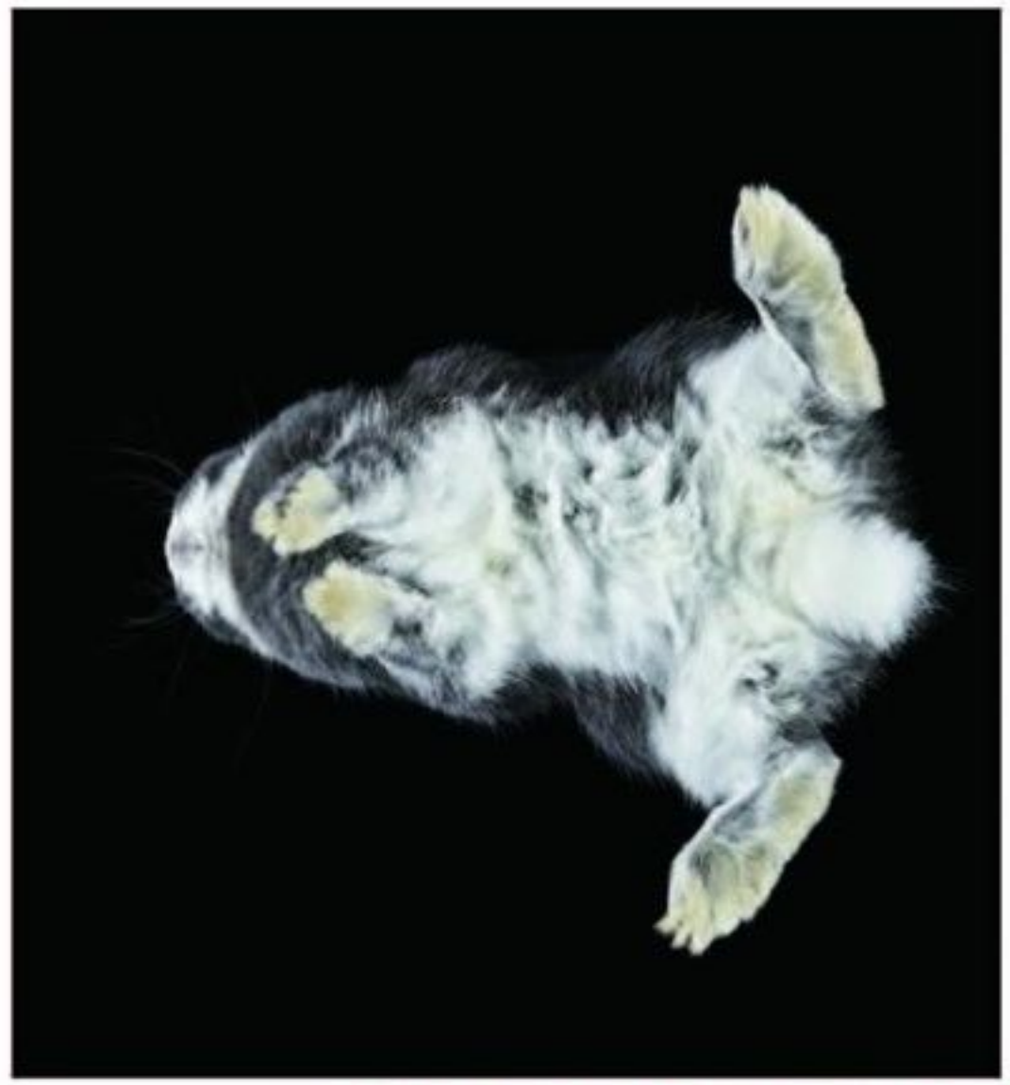
牧羊场·月光/〔法〕让·弗朗索瓦·米勒/布面油画



读书交流QQ群：97172793

供图：视觉中国





# 捕捉宠物的另一面

摄影：安德留斯·布尔巴

安德留斯·布尔巴在宠物家里拍摄了一组『动物主题』，他长期采用自拍的手法，从熟悉的背景下挖掘动人的瞬间，捕捉宠物睡觉的状态，捕捉母子在松软的床垫表情，捕捉母亲们的另一面，新出心裁。